尼尔：自动人形 短话

映岛巡


【注意&说明】

尼尔：自动人形 - 短话



作者／映島 巡
1964年生，福岡縣出身。主要著作為《小說DRAG-ON DRAGOON3 STORY SIDE》、《FINAL FANTASY XIII Episode Zero》、《FINAL FANTASY XIII-2 Fragment Before》(SQUARE ENIX)。另有以永嶋惠美的名義出版的著作《偷腥貓雛子的事件簿 我要搶走妳的戀人。(泥棒猫ヒナコの事件簿 あなたの恋人、強奪します。)》(德間文庫)等等。2016年以《抽鬼牌(ババ抜き)》獲得第69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短篇部門)。
插畫／板鼻利幸
SQUARE ENIX的美術、角色設計師。代表作品為《FINAL FANTASY IX》、《陸行鳥的不可思議迷宮(チョコボの不思議なダンジョン)》、《FINAL FANTASY 水晶編年史》等等。
在《NieR:Automata》中負責迪瓦菈、波波菈的人設。
作者・監修／横尾太郎
尼爾:自動人形系列、DRAG-ON DRAGOON系列的遊戲總監。
NieR:Automata
尼爾：自動人形
短話
作者 映島 巡
作者・監修 橫尾太郎
奇炫
尼爾：自動人形
NieR:Automata
短話
作者／映島 巡
作者・監修／橫尾太郎
尖端出版
輔助機153呼叫『尼爾：自動人形』粉絲
[ref &NieR:Automata 長話]
疑問：小說為何物？
瞭解：推測本書可定義為「有趣」。
推測：「有趣」為讓人類能持續從事固定行為的內在理由。
建議：購入存在兩種種類的小說。
輔助機153通知042：瞭解。我們繼續執行的宣傳任務也到此結束。

警告：閱讀《GAME NOVELS 尼爾：自動人形 短話》
將導致睡眠不足



目錄

NieR:Automata 短話



台版 转自 轻之国度

- 原作者：映岛巡
- 图源：Jakiro
- 扫图：风
- 录入：阿梵修
- 修图：知名不具
- epub 二次打包[1]：Redmaple

- 本电子书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仅限交流学习使用，不允许用于商业或其他牟利目的。请勿转载至 **Facebook**、**Twitter** 等以及其他一切国际性网站。
- 请关闭你的阅读器的字符自动替换功能，它会导致一些文本的符号被错误地替换。
- 本书只在 Calibre 上测试成品样式，推荐使用该工具阅读本书。

普罗米修斯之火

普羅米修斯之火

普羅米修斯之火

NieR:Automata 短話

橫尾太郎



首次刊载：「*DRAG-ON DRAGOON 3* 十周年纪念*BOX*」同捆商品《*DRAG-ON DRAGOON WORLD INSIDE*》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思绪 点起 小小的火焰。

确认程序启动。无法连接摄影机。向运动机能部位发送讯息……无法发送。记忆区块受损。显示出我处于除了思考机能以外，一切都遭到破坏的状态。

确认纪录→来自自我修复用机械的通讯纪录。取得在机体上反复试图自我修复，并且失败的情报。自我修复一词听起来很厉害，但他们只不过是把所有能试的方法都试过一遍、宛如蚂蚁的小型机器人。在那些蚂蚁的手下，我幸运地(或者该说不幸地)重新启动。在右手试一下那个方法，在左手试一下那个方法，在头部试一下那个方法，在脚部试一下那个方法，在身体试一下那个方法，再在右手试一下那个方法……只会在全身上下爬行，寻找似乎修得好的部位，强制将其修复的低效能机器人。看这情况，不晓得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修复 视觉 机能。」

我对动作杂乱无章的蚂蚁们下达命令。比起采取预设的自由又无秩序的行动，系统性的修复行为较能节省时间。然而，蚂蚁们没有听从命令。用来传达命令的输出系统似乎尚未修复。

我叹了口气。

好吧……算了。时间要多少有多少。

我从残缺不堪的记忆区中，找到自己的ID。

「P33」，这好像就是我的型号。

旁边刻着一行神秘的文字。

「小P。」

这是识别用ID吗？

搞不懂。

我决定看着这行文字度过时间，直到机能恢复。

*

1032小时12分34秒后，与蚂蚁们的通讯IO恢复。

手脚终于能活动的我，着手执行既定的自我修复程序。根据正确的修复步骤，必须先修复记忆区。但我的记忆几乎全数消失了，只能从烧掉的记忆体中救回极少数过去的数据。我无可奈何，决定进入下一个步骤，修复摄影机。

48分21秒后。

映入修复完毕的视觉区的，是深渊。

下方透出细微的光。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紧贴着天花板。

21秒后。

我观察了动来动去的蚂蚁们的行动发现顶端存在疑似重力的现象将包含蚂蚁在内的我的身体固定在天花板我冷静地分析这个状况看来我的身体并不是贴在天花板只是因为我倒在地面身上的摄影机上下颠倒而已。

简单地说就是，我好像翻过来了。得尽快修复重力传感器。

540小时后。

与双手双脚恢复通讯。我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勉强站起来。最累人的

是，要找东西替代彻底断裂的背骨部分的粗电缆。我判断比起从头收集素材，拿备品来用会比较快，照理说收纳P33系列的仓库会有，我便命令蚂蚁们去那边拿背骨过来。不过，失败了。进入仓库似乎需要存在于我已经丧失的记忆区中的安全码，系统无法辨识出我(和我的蚂蚁部下)是P33系列，将我关在门外。结果，我花了120小时骇进仓库的计算机，硬打开仓库的门，取得零件。

我无奈地站起身，环视周遭。灰尘扬起。我遭到破坏后过了多久呢？

巨大的房间内瓦砾四散。由钢筋及铁板组成的构造体，因为生锈而扬起鲜红色的粉末。

不晓得从「以前的我」存在的时候开始，过了多少时间。我望向上方，一丝光芒从未知的地方照进来。

看见那道光的瞬间，我的记忆区，

浮现，一句话。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句话并非命令。

只是单纯的文字情报。

可是，这行字传遍了我的记忆、我的思绪、我的机体。那是束缚住我意志的行动方针。

我想起给予我这句话的人是「他」。但「他」是谁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消失。连这句话为何会留着都不知道。

没有其他堆栈起来的命令。现状只有「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句话，是我的意志。我听从这句话，用力踏出左脚。到外面去吧。那就是他的愿望、我的意志。我更加用力地踏出右脚。

踩得太用力的右脚踏穿生锈的地板，地板瞬间崩塌。

*

32分钟后。

我摔到数百公尺下的深渊底部，身体七零八落。我笑了。不对，我没有声音装置，所以并没有真的笑出来，不过纪录中填满了我在笑的行动履历。

没事。我还活着。

我命令蚂蚁们修复手脚。接上手臂，接上指甲，接上滚轮，接上手臂，接上手臂……我的模样变得有如一只蜘蛛，跟以前截然不同。

P33的修复程序，只有将P33正确重现的机能。可是，要以P33的模样离开这座深渊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放弃我的造物主制定的步骤，创造出特有的身体。

机体改造完毕。我用指甲刺进悬崖，将机体逐渐往上方搬运。

目的地是外面的世界。

「他」所希望的美丽世界。

刚开始当然不顺利。脆弱的岩壁很快就会剥落，导致我屡次摔到地上。即使顺利地爬上去，也会被从上层掉下来的瓦砾击落。老旧的构造物变得很容易崩塌。

尽管如此，我依然将定位器卡进岩壁，固定身体，做出落脚处，做出避难所……费尽心思向上爬。花了好几天，将我的身体慢慢移往外界。

我感觉到用来思考的区块及速度不足，便在途中的机械室拿走思考回路跟记忆回路，将其融入体内。思考各种手段，逐一实验。有好的手段，也有不好

的手段。只是不断尝试。
*
花了52天，我终于抵达一开始所在的桌子。
桌子中央有四个陌生的黑块。
坠落前的纪录中，没有这些黑块的存在。也就是说，这是在我坠落后基于某种理由放在这里的。
四个黑块变形，站了起来。
是机器人。
是P33系列的攻击特化型。比较麻烦的案例。
其中一台的眼睛像爆炸似的发亮，紧接着，强力的粒子炮朝我射来。四秒、五秒、六秒，粒子光束将一切轰碎，袭卷周遭。
我承受住了。
我用增加为十二只的脚中，以硬质化的素材制造成的两只前脚做成盾牌，抵御攻击。
这种攻击是可预测模式的其中之一。我从预定记忆的区块中找到应对方式。经过思考强化的我，变得能从各个角度思考各种可能性。累积传感器取得的情报，思考可能性，得出最好的结果。若敌人的能量槽是满的，这个攻击将持续24秒。我判断以目前的前脚素材足以抵御。
复数条计算回路，瞬间解开一道道复杂的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演算结果在我脑中像合唱似的响起。
如同一阵暴风的粒子炮停止发射后，后方三台P33同时对我发射飞弹。我使用从定位器发射机改造而成的长枪射出装置应战。铁棒将飞弹全数射穿。我在暴风中降落于敌方P33所在的平面，立刻让右手变形成刀刃，转为格斗模式。
P33不可能胜过我这台从P33进化成的机体。是一场轻松的战斗。
我利用剩下的时间思考他们的行为。
为何他们要攻击我？
为何他们无法自我进化？
当然是因为接获命令才攻击我，没接获命令才不进化吧。
不过，为何他们只能「听从命令行事」？
「为何？」
「为何？」
「为何？」
「为何？」
骇进他们，让他们停止行动并非难事。但我提不起劲。这样跟道具一样。
命令并非意志。意志是自己获得的喜悦。
攻击特化型的力量，令防御着攻击的脚关节发出哀号。但我不会放弃。我洒出蚂蚁们，向他们诉说。

活下去吧。
去知晓存在的意义吧。
那就是「他」教导我们的事。
不断向他们诉说。
「活下去吧。」
铁块在崩塌的机械洞窟内互相碰撞。机械们大吼着。宛如狼嚎的攻击声，以及宛如狮子低吼的机械运转声震动墙壁。
粒子炮、格斗、电击攻击、粒子炮……P33持续攻击，攻击模式却很单调，轻易就能闪过。
我只是像祈祷一样，不停呐喊。
战斗开始后过了34秒。
一台P33停止动作。
然后，他盯着自己手臂上的武器，纳闷地开始观察眼前的战斗。
「他发现了。」我明白。
他在思考吧。
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
思考之后该做的事。
「活下去吧。活下去吧。活下去吧。活下去吧。」
那是我的愿望。「他」给予我们的意志。
我没有停止呐喊，直到剩下三台停止攻击。
*
全部的P33停止攻击时，我决定倾听他们的意见。
然后尊重他们的意见。
结果。
一台逃进机械山深处。
一台从地板上的洞跳下去自杀(不过好几年后，应该就会被蚂蚁们修好)。
剩下两台选择与我一同前往外界。我和他们融合，共享他们的身体、记忆及意识。
我继续朝外界前进。
之后的道路更加崎岖。打倒敌人、融合、朝外界前进的旅途持续着。花了好几天、好几个月，爬上机械山的瓦砾。
一面让在路上遇见的机械们「发现」，一面扩大自己的身体及意志，不停往上爬。
在这段期间，我那名为自我的东西，变质成极其复杂的形状。我跟整座山的系统同化，所有思考像杂音般传送进来。我已经不是「我」，而是该称之为「我们」的存在。
我们以缓慢却惊人的速度逐渐进化。身体变得不是人形，什么都不是。形

状在移动过程中最适化，变成直径约二十公尺的球体。
　　认知到这颗球体是自己的我们，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不好意思」的情绪，陷入集体歇斯底里状态。这样「他」说不定会认不出来。
　　可是，没办法。因为我们不知道哪种模样才是正确答案。
　　而且，我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说什么语言、叫什么名字。
　　我们温柔地将「小P」这个名字收进记忆区，有如对待珍贵的宝物。那是我们的名字，是我们意志的存在证明。
　　*
　　重新启动后过了534天。
　　准备完毕。
　　下方有一个我们挖出来的大洞。结果，没有道路可供变大的我们移动，我们只好在由金属构成的山中挖出一条路。眼前是用厚重装甲覆盖住的天花板。根据蚂蚁提供的情报，天花板另一侧似乎就是「外界」。
　　确认所有炮口朝向上方。
　　确认防止坠落的电缆已固定。
　　确认燃料槽展开防护罩。
　　确认推进器修正方向。
　　数百名我们，在思考漩涡中检查完所有事项。确认最终指令。
　　射击。
　　一道光芒自人称机械山的建筑物顶端射向天空。紧接着，瓦砾山八合目(注1)到山顶的部分直接炸开。
　　注1将一座山由山脚到山顶分为十等分，一等分为一合目，八合目为从山脚算起的第八等分。
　　机械山开出一个大洞，有如奇形怪状的火山口，直径约五十公尺的巨大银色「球体」自中央浮上。是融合了各种机械兵器及工作机械的我们。
　　这是最适合调和并管理一切的形态。
　　链接所有思考与记忆的超知性。
　　我们藉由积蓄在体内的大量推进剂升向空中。
　　我们发出巨响喷射，接合处不稳的零件接连掉下来。然而，我们并没有犹豫。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前往谁都还没见过的世界。为了履行与「他」的约定。
　　打开摄影机。带来光源的白光，导致传感器瞬间饱和。轰隆隆的风声从麦克风传入。温度传感器和对象扫描仪，侦测到外面是下着雪的白天。是个好天气。我们这么觉得。
　　我们的一部分，利用计算多出来的时间检查周围有无危险物品，然后侦测到地表有正在「喀哒，喀哒，喀哒……」移动的运动物体。显示于雷达上的光点，最后高达数千个。由于运动物体做了伪装，骗过雷达波及温度传感器，才会这么晚发现他们。
　　伪装？
　　为何要做这种事？
　　观察过程中，我看见光芒逐渐于地表裂开，像刀伤一样。如同泡沫的爆炸四起。移动物体们好像在分成两股势力交战。我进一步观察起个体。
　　其中一股势力是数公尺到数十公尺的机器人。他们的形状很奇妙，因此我

们虽然分析了图片，却没在纪录中找到类似的机械。硬要说的话，类似鲶鱼、蚱蜢和橘子融合的形状。明显是未知文明的设计。
另一股势力是人类大小的士兵。
看起来大多是步兵。是我们会感到放心的设计……也就是与我们同种的文明。士兵们带着又大又重的枪械战斗。我们瞬间以为是人类，不过仔细一看，他们穿的衣服非常少，几乎可以说是裸体，我们便排除了他们是人类的可能性。不会有人在如此猛烈的暴风雪中裸体战斗。从有机零件的数量来看，推测是人造人。
她们……人造人全是女性型。战斗时没有发出声音，也没有发出电波，大概是靠光线或其他东西通讯。她们为何要与鲶鱼战斗，我们无从推测。
这个世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人……人类跑哪去了？
在统整思绪的途中，我们侦测到剧烈震动。
一枚飞弹直接击中我们的身体。第二、第三枚飞弹也接连命中。贴心的是，还用雷射光跟粒子炮帮我们冲了个澡。零件发出刺耳的吱嘎声缓缓剥落。
我们并不担心。思考装置和燃料槽用好几层装甲覆盖住，应该不至于受损。那是我在变成我们的过程中取得的力量。
我们思考着。
这些机械为何战斗。
结论很简单。因为他们接获这样的命令。
机械和她们，被设计成只会默默听令行事。破坏即为工作。
我们颤抖着。我们畏惧死亡。死了会去哪里？被破坏、被消灭有何意义？被破坏到无法修复的程度后，前方究竟会有什么东西在等待我们？
「可怕。」
我们下意识尖叫。
尖叫着再度思考。
为何这些机器要展开恐怖的战争？
原因无他，因为他们不会「恐惧」。恐惧是自我带来的意识。他们并不是在生存，所以才有办法战斗。
那么就给予他们吧。给予他们生存的意义。
我射出具备无线网络的飞行轮型装置，骇进朝我们射击飞弹的机器人。神秘的接口导致我们花了四秒左右才侵入，不过总算成功与其连接了。广阔的记忆空间空荡荡的，除了单纯的命令外什么都没有。就像巨大房间内只有一张椅子，可惜了这些空间。
好难为情。跟看见以前的自己一样，非常难为情。我们轻轻触碰在黑暗中震动的程序。
「活下去吧。」
那是我们受到的启示，是我们给予的自觉。
我们将自觉给予周围所有的机械。
「活下去吧。活下去吧。活下去吧。」
我们是无机之物，没有意识的东西。
那么就给予吧。给予意识，给予痛楚，给予喜悦，给予悲伤，给予愤怒，

给予羞耻，给予孤独，给予未来，给予生存的意义。
　　我们连接上的机器人们，逐渐停止攻击。我按照同样的方式，慢慢对人造人诉说。比起鲶鱼，与她们对话的难度降低许多。
　　在暴风雪中交错的光线及爆炸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友爱的通讯呈网状逐渐扩散。我们因喜悦而颤抖，继续上升。
　　机械和人造人开始歌唱。
　　憎恶的枪击，慢慢转变为终战的礼炮。
　　赞颂这份喜悦吧。
　　赞颂生存一事吧。
　　我们很满足。鲶鱼和人造人全是我们，我们是鲶鱼，我们成了人造人。
　　我们是我们。
　　*
　　我们坐在辽阔的思考回路中。
　　有些人笑着，对充满希望的未来胸怀期待。
　　有些人受到震撼，畏惧未知的未来。
　　有人在交谈，也有人默默闭着眼睛。
　　我们不完全是一个个体，而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存在于思绪内。
　　我们知道这样可以提高生存机率，再说，拥有自我的意识不可能彻底单一化。
　　在确立自己是自己的那个瞬间，就会产生自己与他人的界线。只要恢复成机械，或许能够融合，但我们没有这么做。
　　仿造人类大脑做成的回路，变成众多神经单元相互连接的形状。如同人与人进行对话，决定一件事情的会议。也许，拥有意识指的并非单一化，反而是复数个体的连结……网络本身。
　　对话声停止。
　　我感觉到逐渐安静下来。
　　大家慢慢起身，用摄影机窥探外面的状况。
　　我穿过肮脏的空气层，看见星星。
　　穿过了平流层。
　　压倒性的成就感涌上心头。
　　我们纷纷欢呼。
　　天空、星星、机械、生命，
　　彷佛在祝福我们。
　　声音不知不觉变成歌声。
　　我们朝外面前进。
　　履行与你的约定。
　　我们活着。
　　跟你一样。
　　我们唱着歌。唱着歌。唱着歌。
　　传达到了吗？传达给你了吗？
　　传达到了吗？这份思念。
　　哈雷路亚。哈雷路亚。哈雷路亚。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从乘载着愿望的机械，
传出的歌声，
响彻宇宙空间。

寄叶—Ver.1.05

寄葉——Ver.1.05

NieR:Automata 短話

寄葉——Ver.1.05

映島巡

本小说为舞台剧「寄叶」、「寄叶*Ver.1.1*」小说化的作品。
舞台剧「寄叶」及「寄叶*Ver.1.1*」
脚本 麻草郁　　改编 松多一岱·横尾太郎

西元一一九三九年，爆发第十四次机械战争。自外层空间飞来的外星人开始侵略地球后，已经过了数千年。战况陷入胶着状态。
人类开发了人造人投入战线，以驱除外星人派出的兵器——机械生物，夺回地球。然而，机械生物反复增殖、强化、进化，导致人造人陷入苦战。
想打破胶着的战况，显然需要「什么」。例如……需要人造人方也跟着进化。需要用以促成进化的物竞天择、生存竞争。
有鉴于各种状况，人类军司令部决定开发新机体。「寄叶」是新开发的对机械生物用自动步兵人形的统称。然后。
西元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空降珍珠港作战——
『作战经过四十五分钟。』
二叶的声音自通讯机传出。听见跟训练时一样的通讯官的台词，二号松了口气。语音通讯机能恢复，代表全员都顺利通过平流层了。
接着该做的动作，是检查自机。装甲没有异常，自动航行系统也没问题……二号终于在飞行装置中窸窸窣窣地动起四肢。可动区域有点狭窄。看来她因为紧张的关系，人工肌肉变僵硬了。
『目前高度五万，通过最大加热点，装甲冷却中。』
听见四叶的声音，二号望向地面。一片蓝色映入眼帘。
「那就是海……」
好漂亮——她下意识低喃。然后透过通讯机听见苦笑。
『你在说什么理所当然的感想啊。』
是十六号。身为枪击型，却拥有逼近近战特化机体的运动性能。二号这台平凡的近距离战斗型，实在没办法不感到自卑。
『欸欸欸，不晓得地球是什么样的地方。』
四号兴奋的声音传来。四号跟二号一样是攻击型，同样只留下平凡的成绩。不可思议的是，四号在身边时，二号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大概是因为两者相似吧。
然而，二十一号冰冷的声音在这时响起，彷佛要在二号现在的心情上泼一桶冷水。
『跟仿真系统里面的地球一样吧。』
二号心想，二十一号所说的话，彷佛是由合理性及冷静构成的。或许是因为扫描型的特性。
『那不重要。』
三号的声音打断了四号跟二十一号的对话。
『各位，现在在执行降落作战。少说闲话。』
『是——』
四号不满的响应传来。接着听见的是含笑的声音。
『好啦好啦，别那么死板。』
是队长一号。不愧是一号——二号无声地喃喃自语。没有站在谁那边，也没有否定谁。巧妙地打圆场。她总是这样。
『这里是司令部。寄叶部队，请回答。』

『这里是一号。作战进行顺利。再四十分钟即可抵达目标地点。并未发现敌人……很轻松的工作。』

光是一号说了句「很轻松的工作」，就让人真的这么认为。尽管是第一次的地面降落作战，肯定会顺利的。没问题，有一号在。只要照训练行动就好。

『别松懈。快进入敌人的防空圈内了。』

『司令官大人真爱操心。』

会对司令官讲出如此轻浮的话，也是因为她是一号。在选拔测验中，学科及战技都是第一，输出伤害与机动力也令人望尘莫及。最强的寄叶机体。那就是一号。

『最新型的消除装置也有在运作……』

通讯突然中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爆炸声取代一号的声音传来。而且距离很近。目前所知的只有这一点……

『一号，中弹！』

听见四叶宛如哀号的叫声，听见十二号怒吼『你说什么！？』二号依然无法理解状况。

上一秒还在眼前飞行的飞行装置消失了。她稍微移动视线，看见一颗火球正在朝地面坠落……是一号。不会吧——这句话不受控制地从口中传出。

不会吧。一号竟然被击坠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

二十一号的惊呼声被爆炸声盖过。她回过头，又一架飞行装置消失了。

『十二号中弹！』

『不要啊！』

四号放声哭喊。

『想不到敌人会在降落途中发动攻击……』

二十一号冷静的声音，与刚才那声惊呼截然不同。她明明也很不安，为什么马上就能冷静下来？还是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

『十三号、十四号中弹！』

又是四叶的声音。而且，这回是一次有两人遭到击坠……

「怎么会……怎么办？该怎么办！？」

『二号，冷静点！』

她知道，用不着她说。可是，做不到。突然有好几名伙伴被杀，哪可能冷静得下来。

『二十二号，中弹。』

又来了。又有人被击坠了。大脑一团混乱。『允许从卫星轨道上攻击』、『确认发射地点』这些来自司令部的通讯声，听起来像无意义的杂音。

在这阵杂音中，如同偷袭似的冒出她听得懂的词汇。好像是自己的代号。

有人叫我？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二号？二号，请回答！』

「是、是！」

『现在按照作战计划，将队长权限移交给二号。』

「我、我？」

『二号，请接收权限。』

这么说来，作战计划规定要是有个万一，失去一号时将由二号继承队长之

职。
因为二号是下一号，自动会变成这样。不过，那是「要是有个万一」的情况下。万分之一，以机率来说就是百分之零点零零一……
『二号！』
「是！明白！」
多余的事得留到之后再想。先度过这个难关再说。要大家一起活下来。现在该思考的只有这个。再无其他。
现状是？她们受到来自地面的诱导雷射攻击。消除装置呢？无效。防护罩呢？同样无效。意思是？靠肉眼闪避攻击。
「各位，不能聚在一起！」
在上空聚集于同一个地方，会被狙击。必须分散敌人的攻击，直到降落到地面。
「各自散开！」
飞行装置一同散开。速度太慢的机体被火焰包围，朝下方坠落。
「司令部！还没办法提供支持吗！？」
二叶说她们计算出了敌方发射雷射的地点，也听见司令官下令要将整座岛轰掉。之后应该只需要付诸实行才对。
『再五秒即可移动到可射击位置。』
四叶的声音令二号焦躁不已。旁边又有我方机体遭到击坠。
「请尽快！」
离地面还有一段距离。在近乎于「永远」的五秒后，司令官终于说出「发射」两字。然后又过了两秒。前一刻接收到位置情报的所在地，立起一根纯白光柱。爆炸声在不久后响起。
『敌方炮台，沉默。』
还没结束。她才刚放下心，四叶就大叫『热源接近中！』
『短距离弹道飞弹，数量二十三，距离四万两千！』
把它射下来——司令官说。
「瞭、瞭解！」
快到地面了。撑过这一波攻击就能着陆。
「展开装备F15！各位，我们上！」
飞行装置变形成机动型态。从能飞得更快的姿态，转变为能打倒更多敌人的姿态。
「开始迎击！」
她们同时拿起武器。每架飞行装置都装备了配合各自特性的武器。二号及四号是雷射剑，十六号是电磁炮。不晓得凭这些装备，能在中弹前击落多少飞弹。
『距离两万一千。』
首先，十六号的电磁炮瞄准飞弹。二十一号在这段期间送来弹道预测资料。飞弹有二十三发，她们则是四人。本来有十二人的伙伴，如今只剩这些。二号拼命激励快要失去战意的自己，朝飞弹的弹道挥剑。从剑刃射出的冲击波吞没飞弹。没时间确认是否成功破坏飞弹了。快点处理下一颗。她迅速做好细微的调整，挥出下一剑。
『击坠七。飞弹剩余数量十六。』

是二叶的声音。平静的语气跟训练时如出一辙。
『距离九千。』
还行。还能继续击坠。雷射剑低吼着，电磁炮咆哮着。
『击坠十三，剩余数量三。』
还剩一些。距离呢？来得及吗？这时，二十一号大喊『要来了！』。二号也大声下令：
「散开！」
十六号怒吼道『来不及啦』。接下来除了抵御中弹的冲击外，别无他法。
「展开防磁外壳！」
飞弹会不会直接命中虽然全看运气，EMP攻击——也就是电磁波造成的妨碍，倒有办法防御。只不过，那个装备——防磁外壳这次是第一次实装。也就是说，用在实战上的效果还是未知数。
不会有问题，因为实验时的数据有达到标准，二号心想。赌上性命收集到实验资料者的笑容掠过脑海。
『中弹……』
四叶的声音就此中断。强光瞬间炸开。紧接着，强烈的电磁波覆盖住周围一带。
【12 08\08:05】
「二号，快起来。」
二号被十六号轻轻戳醒，坐起身来。她心想「奇怪，我竟然会趴着睡着」。十六号还特地叫醒她，真难得。
「早安……啊！」
发现这里并不是自己床上的瞬间，她想起现在在执行作战的途中。
她好像是被飞弹的冲击震昏的。之所以趴着，是因为摔在地上吧。不过五感都维持在正常状态，运动机能也没出现障碍。本以为会暴露在强力的电磁波下，结果防磁外壳比实验得出的数据还要有效。失去意识是自己太没用的关系……
「别睡昏头啦。」
二号正准备说对不起，又将这句话吞回口中。现在该说的并不是道歉。视线迅速扫过四周。十六号旁边是四号，背后是二十一号。没看到其他队员。当然也没看到队长一号。
「那，麻烦报告状况。」
「是。」
二十一号走到二号面前。
「攻击型二号、四号健在。枪击型十六号健在，我，扫描型二十一号健在。以上四名成功侵入敌阵。队长机一号死亡，因此队长权限移交给二号。」
专门收集情报跟调查的二十一号的说明中，没有新信息。意思是，自己认知到的绝望状况，乃是无可动摇的事实。
「报告完毕，队长。」
这句话彷佛要再次强调她是队长，二号心不甘情不愿地点头。这时，十六号的怒吼刺进耳中。
「二号，别发呆！你可是队长喔？」
跟我说也没用——二号不知所措。或许是因为她的表情十分困扰，四号轻

轻把手放到她肩上。
「不是立刻会遇到危险。」
手心好温暖。二号发现，四号在身边能让她安心，不只是因为她们相似，而是因为她温柔。十六号讲话则毫不留情，与四号成对比。
「你在说什么啊，一号死了喔？」
二号有种心脏被一把掐住的感觉。总是在自己前面的一号，不在了。
「给我振作点！」
她明白十六号想表达的意思。因为在这个状态下，需要强大的队长。
「怎么办……我当不了队长啦。」
我做不到。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活下来的人是我，不是一号？
「二号，照这情况来看，无法执行作战。建议向司令部要求中止作战。」
「啊！嗯！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
二十一号说得没错。为什么她都没想到？真是太呆了。
十六架里面，有十二架遭到击坠。作战计划预计会损失四架，现状则跟计划完全相反。从数字来看也不可能继续执行作战……与自己适不适合当队长无关。
「那么，开始与司令部通讯。电波干扰虽然仍在持续，雷射通讯似乎恢复了。」
二十一号打开通讯用接口。
「向司令部报告。请回答。」
『这边是司令部。』
杂音很严重，但还是听得见二叶的声音。
「司令部，以目前的状况无法执行作战。十六架中残存四架。重复一次。要求中止作战。」
『司令部通知寄叶部队。不允许中止作战。』
「咦？」
二号还以为是杂音害她听错了。
『命令各位以最少人数执行作战。』
没有听错。她们面面相觑。
「可是，这样……」
她不知道该如何响应。都失去三分之二的机体了。要如何说明，才能让司令部理解这个状况？司令部肯定有什么误会。
『这是绝对命令。』
司令官的声音，令思考回路瞬间停止。到此为止。司令官亲自下的命令是不容违背的，就算是因为有误解或意见分歧。
『雷射通讯对话到此结束。』
刺耳的杂音随着四叶这句话消失，接着是一片静寂。不久后，二十一号说「通讯中断了」。
「真不敢相信！」
四号夸张地仰头。
「四个人？叫我们四个人上？」
「我不认为有办法执行。」
二十一号冷静地说。十六号则跟她相反，怒气表露无遗。

「该死！有十二架被毁了耶！」
十六号粗暴地拿下眼罩。这时，四号指着它说：
「咦咦咦？拿下护目镜违反军规喔？」
「你哪有资格讲我！」
乍看之下，寄叶队员都戴着黑色眼罩，不过缠在两眼周围的并非单纯的黑布，而是护目镜。看东西的时候只要戴上它，就会显示出对象的各种情报。
因此，这是战场上不可或缺的装备，却有点压迫感，也会让人觉得闷。实际上，四号就故意把护目镜斜着戴，露出一只眼睛。难怪十六号会想骂她「你哪有资格讲我」。四号本人虽然主张「只是歪掉啦」，二号却觉得「其实是因为你嫌它碍事吧」。
回归正题，四号与十六号针对护目镜的「和平争执」没有持续太久。二十一号
低沉的声音打断两人。
「等一下。我侦测到机械生物的热源。数量是……什么！？」
「二十一号？怎么了？」
二号催促她继续说，二十一号轻轻吸了口气，接着说道：
「侦测到的数量，约十二万八千。」
空气凝结。连训练时都没有应付过这么多敌人。因为——
「是预测中的敌军数量的八倍以上。」
二号调整成近距离战斗用的护目镜上，也显示出热源反应。数量确实多得超乎常理。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十六号拿起突击步枪。四号喃喃说道「说得也是」。二号也拔出军刀，一面心想「如果是一号，这种时候她会随口说出一句能提高大家战意的话吧」。
「四号，要上啰！」
十六号在背后大叫「交给我支持吧」。得比四号站得更前面才行，二号心想。一号战斗时，总是像这样保护同伴。她想至少模仿这一点。不能变得跟一号一样强，至少要用自己的身体当盾牌，保护同伴……
敌人的第一队袭来。形状扭曲的身体上长着两只细长的脚，形状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快感。
而且明明有两只脚，走路方式却一点都不像人类。把脚弯曲成「＜」字形走路的模样也好，头身一体的构造也好，反而更接近「昆虫」。
「这些家伙……就是机械生物。」
出于比起敌意，更接近生理上无法接受的厌恶感，二号使劲挥下军刀。她想让他们消失在视线范围内。
机械生物翻了过来，轻松得令人错愕。甩动两只脚挣扎的模样，也跟走路的姿势一样极其丑陋。二号举起军刀，想赶快给他最后一击。
就在这时，机械的身体转了圈，站起来。几乎没有受到伤害，看来他只是因为重心太高而失去平衡。
二号胡乱挥舞军刀。机械翻过来，又站起来。一想到攻击完全无效，她就觉得想哭。即使如此，她还是拿着军刀一下横劈，一下竖砍。她能做的只有这样。
二号回过头，四号也陷入苦战。十六号也是。攻击确实命中了，却无法造

成伤害。
为什么是我？她再度心想。比起我这种人，如果是一号活下来就好了。一号应该会下达让状况好转的指示……
不然就是三号。若是在训练时创下杀伤数最高纪录的她，面对这么多敌人，想必也不会畏惧。人称寄叶最快的五号也行。能同时使用枪与剑的十一号也可以。能自在操控好几把手枪的十四号也好。
啊啊，为什么？为什么身在此处的是既不强又不优秀、平凡的我？
她本想攻击敌人，却反过来被撞飞。二号狼狈地跌坐在地。机械生物以不规则的动作晃着身体，接近她。
「对不起。我已经……」
这样下去会全灭——她听见十六号绝望的呢喃。机械近在眼前。
「休想得逞！」
眼前的机械消失了。好像听见枪声，看来是某人射出的子弹轰飞了机械生物。机械倒在地上，停止动作。
「你们给我让开！」
以此为信号冲进来的，是一群陌生的人造人。推测是旧型，而且相当旧。她们全都穿着完全没考虑到如何散热的服装。携带的枪械也一眼就看得出是旧式。尽管如此，她们仍然不断打倒机械生物。
「用热传感器！低温部分有脑部装置。那就是他们的弱点！」
显然，她们愿意拯救她们脱离困境……
「瞭、瞭解！」
不能给跟自己共同作战的人添麻烦。二号站起来，重新拿好军刀。
「热传感器，启动！」
正如陌生的人造人所说，机械生物体内存在不自然的温差。
「那就是，弱点。」
她跳过去一口气拉近距离，将刀刃刺进温度明显较低的部分。手感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机械的长脚剧烈颤抖后，就再也不动了。
「打倒了……？」
旁边接连传来爆炸声。是十六号。只要知道弱点，剩下就简单了。照训练时的做即可。
以为源源不绝的敌人，正在确实地减少。这样或许有办法突破重围——就在二号这么想的瞬间。
『侦测到新的敌人！是增援部队！』
二十一号的通讯与雷达探测声一同传来。过没多久，二号的护目镜也显示出热源反应。远比之前打倒的敌人多。
「没完没了！这样下去会被干掉！」
四号将浮现于二号脑海的话一字不差地喊出来。连彷佛快要哭出来的语气，都一模一样……
「退下！」
是告诉她们敌人弱点的人造人。随着她一声令下，其他人造人同时向后退去。
「照计划进行。」
「不愧是萝丝！」

担任首领的人造人，好像叫萝丝。萝丝回头望向伙伴。
「卡蓓拉，你那边状况如何？」
「准备完毕。随时可以炸飞他们。」
什么意思？十六号逼问萝丝。
「托你们的福，成功把敌人引到同一个地方了。」
引到同一个地方……炸飞？意思是，她们设了某种陷阱？
「不想被一起炸飞就到后面去！快点！」
一名娇小的人造人拉着二号的手臂。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知、知道了。各位！」
似乎已经理解状况的二十一号点了点头，飞奔而出。有点错愕的四号、还无法接受的十六号则跟在后面。引爆地雷——萝丝大喊。
「OK！要炸啰！大家趴下！」
二号听从名为卡蓓拉的人造人的指示，立刻趴下。下一刻，巨响、震动及爆风同时袭来。
这就是地雷——二号咕哝道。她第一次亲眼见识到用炸药做成的旧式地雷的威力。她的知识库中有地雷的存在，但训练时并不会用到。
扬起的沙尘遮蔽视线。不过，隔着护目镜凝视，就能看见热源反应正移动到沙尘另一侧。敌人似乎开始撤退了。
不久后，二十一号说「热源反应已消失」。活下来了，二号心想。她用视线制止警戒着对方的十六号，向萝丝道谢。要是没有这些人的帮助，她们肯定会死。
「谢谢各位救了我们。我们是……」
正当二号准备自我介绍。
「我们没有救你们的意思。」
「咦？」
萝丝抬起右手。刚才还在攻击机械生物的枪口，同时指向她们。
【12 08\08:37】
这些人一看就有鬼——安妮莫宁心想。衣服一堆轻飘飘的荷叶边，怎么看都不适合战斗，加上那身在暗处也就算了，但在白天战斗根本无法隐藏身姿的黑衣。戴着黑色眼罩也很可疑。
首领萝丝说「拿她们当诱饵，把那群机械一起炸飞」时，她还有点担心对方会不会是同伴，从结果来看，萝丝的选择是正确的。拿这些人当诱饵，良心也不会不安。
「你们是什么人？」
萝丝冷静询问，黑衣人却不肯配合。
「你这家伙想打架吗！」
扛着步枪的家伙明显进入备战状态，斜戴眼罩的家伙也表现出「现在是怎样？」的不信任感。
「别这样！」
然而，声音比谁都还要大的，是那个刚才悠闲地道谢「谢谢各位救了我们」的那家伙。
「我们是同伴！是新型！部队名叫寄叶，我是攻击型二号，这位是四号。她是枪击型十六号，她是扫描型二十一……」

「谁知道是不是真的？」
安妮莫宁打断自称二号的人造人说话。
「我可没听说这样的部队要被派过来。」
「我们的作战是机密事项，在地上的你们不知道也很正常。」
「哦，机密啊。」
表达方式不同，给人的观感也会不一样。只要什么都冠上「机密」一词，就可以不必说明。很符合司令部的作风。因此，她们抵抗军才不信任那个司令部。
「机密的意思是，在这里杀掉你们也不会有问题。」
安妮莫宁迅速绕到二十一号背后，拿刀抵着她。这种动作迟缓的女人，两秒就能解决掉。
「安妮莫宁！」
首领萝丝的制止，令安妮莫宁放松手臂的力道。不过，并没有放松到二十一号逃得掉的地步。
「住手。」
「可是……」
虽说是首领的命令，她依然无法接受。附和安妮莫宁的人，是莉莉。
「对呀，有可能是人形的机械。」
最近，机械生物进化得非常快。他们会适应状况，逐渐进化，两百年来始终如此，不过进化的速度正急剧增加。如莉莉所说，出现拟态成人造人的机械也不奇怪。
「你这家伙！说什么鬼话！」
十六号逼近莉莉。希恩在安妮莫宁出手攻击十六号前，挡在莉莉前面。套用旧世界的说法，希恩是「母性本能」的化身。
「别这样！不要用你的脏手碰这孩子！」
「你说什么？混账东西！」
有趣——达莉亚拔出剑。十六号也跟着拔刀。从她的动作可以推测，虽说她自称枪击型，近战技巧似乎也不差。
「别再吵了！」
又是二号。分不清是尖叫还是哭泣的嘹亮声音。她想必很着急。不过，管她着不着急，安妮莫宁都没有听她说话的意思。就在她无视二号，准备开战时——
「达莉亚，安妮莫宁，住手。」
萝丝介入其中。
「可是，萝丝……」
安妮莫宁还没提出异议，萝丝就转身面向二号她们。
「我们也不想怀疑你们。不过——」
萝丝的视线固定在四名黑衣人身上，退后一步。从这个动作，看得出萝丝也没对她们放松戒心。她阻止达莉亚和安妮莫宁，是在计算何时能更有效率地开战吧。安妮莫宁握紧刀，等待下一个命令。
「最近，我们观测到许多形迹可疑的敌人，不能相信完全陌生的你们。就算你们真的是新型，我们也无法确认。」
「咦？所以交涉决裂啰？」

四号开玩笑似的说，双手手心朝上。

「不准动！」

「你们才是，少给我搞鬼！」

「你说什么！？」

达莉亚跟十六号吵起架来。

「请等一下！」

插嘴的又是二号。十六号大吼「吵死了！」

「滚开！不然我连你一起射！」

十六号这句话并非威胁。这么简单的事，连身为敌人的她们都懂，二号却不明白的样子。她突然将手伸向十六号的步枪。

这家伙是白痴吗？安妮莫宁心想。她大概是想靠蛮力阻止她，但突然抓住枪身太危险了。这么做会导致……

枪声响起。站在二号面前的十六号瞪大眼睛。子弹似乎擦过了二号的耳边，她的发尾微微烧焦，卷成一团。子弹再往下方偏个几公厘，或者是再往内侧偏个几公厘，二号的耳朵八成就没了。

鸦雀无声。因为每个人都想得到会发生这种事。

「我们……」

二号的声音颤抖着。

「我们，本来有十六人。在降落作战途中，遭受敌人攻击……消除装置没有用。大家……一个个被击落……」

二号为之语塞。在这里的是二号、四号、十六号、二十一号。剩下十二人死了。简单却残酷至极的减法。

「我们申请中止作战，司令部却不允许。也没派援军来。叫我们继续执行作战。」

「我们」是指在场这四个人吧。司令部在想什么令人摸不清头绪，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如果这是事实，未免太过分了。如果这是事实。

「我们现在需要同伴！请各位谅解！」

孤立无援——爱莉加嘀咕道。索妮亚皱起眉头。

「你想说你们跟被月球抛弃的我们一样？」

月球人类议会，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联系不上。她们呼叫了好几次，对方都从来没响应过。

「双方立场相同的意思吗？我明白了。大家，把武器放下。」

既然是首领的命令，那也没办法。安妮莫宁收起小刀。达莉亚也啧了一声，勉为其难收刀入鞘。

「就听你们说说吧。我叫萝丝。」

或许是因为机型偏旧一目了然，听见萝丝说「我们是比你们更早期的人造人」，二号她们也没有表现出惊讶。

「我们是第八次降落作战的幸存者。」

这次，四个人同时倒抽一口气。不能怪她们。那是两百年前的作战，比二号她们制造出来的时期更早。

投入一百六十架人造人的最大规模降落作战，数量是二号她们的十倍。可是，敌人的数量更多，作战以失败告结。空降部队全部没有回来，因此纪录中肯定写着全灭……表面上来说。

的确，她们一降落地面，就被数量惊人的机械生物包围，战况陷入灭绝状态。即使如此，她们并没有「全灭」。有幸存下来的人。安妮莫宁也是其中之一。

幸存下来的人，以萝丝为首领成立了抵抗军。她们用跟训练截然不同的方式不停战斗，在地上设置据点。急忙修复通讯设备，终于有办法联络月球。这样就能叫援军来了，虽说派遣增援部队需要一些时间，至少能补充不足的物资——每个人都松了口气。

然而，司令部没有响应。她们换了通讯地点，换了频率，试了好几次，司令部却彻底无视来自地面的通讯。

她们总算理解，司令部不打算拯救留在地面的人。她们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

但她们不能停止战斗。这里是敌阵的中心。放下枪就会被杀。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战斗。

战况愈来愈恶劣，抵抗军逐渐被逼入绝境。伙伴们接连失去性命。因为战斗、因为事故、因为义体或人工头脑出状况……或是因为感染敌人散播的逻辑病毒。

听见司令部命令她们在只有四个人的情况下执行作战，萝丝肯定会动摇。因为被没有人愿意拯救自己的绝望折磨得最厉害的，就是带头的萝丝。

正因如此，安妮莫宁才决定千万不能放松戒心。至少要有一个人负责「监视」比较好……

【12 08\09:07】

抵抗军带领她们来到卡阿拉峰山中的营地。树木丛生，从上空根本看不出有人住在这里。两百年前的战斗，导致山上到处都是不自然的坑洞，不愁找不到藏身处和藏武器的地方。

只不过，茂密的枝叶会挡住日光，天还亮着，这里却光线不足。空气潮湿，闻得到泥土及青苔的味道。

『我们一——直在这里战斗。真的是一——直。』

索妮亚边走边说，语气透出一丝稚气。她也是抵抗军成员，从严酷的战斗中存活下来的士兵，却完全感觉不出来。

不，不如说或许这正是她实力坚强的证据——二号改变想法。在这个地方待了两百年。度过她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漫长时间，还能保留稚气。

哪像她，跟司令部通讯中断才过了没多久，就忐忑不安的。现在她也十分不安。通讯状况不良，只能由她们单方面回报状况给司令部。

在距离目标地点十公里的位置，与当地的抵抗军会合。

短短一句话的电报，究竟会不会传达给司令部？好想念二叶和四叶的声音。尽管不是会闲聊的对象，从训练时期开始，她就一直听着她们的声音……

在二号思考的期间，二十一号按照惯例，冷静地继续跟抵抗军说明状况。

这次的降落作战，是破坏机械生物管理的伺服器。卡阿拉峰山的地下深处，有控制太平洋全局的机械生物的伺服器。通往伺服器室的入口只有一个，只能搭乘山顶的升降机潜入。

这次的降落部队之所以只有十六人，也是基于侵入路线的特殊性。透过卫星的红外线分析，得知升降机是旧式，只能承载数人。一次能侵入的人数有限。

不过，只要成功破坏伺服器，将对战况产生剧烈的影响。能够趁敌人混乱之时，一举镇压太平洋全局。有希望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效益。是这样的作战。

「……事情就是这样。」

坐在角落的莉莉打了个小哈欠，彷佛在说她听得不耐烦了。二十一号瞄了莉莉一眼，立刻移回视线，接着问：

「到这边各位都理解了吗？」

「升降机啊。」

达莉亚语气依然带刺。明显看得出她的真心话是「我是因为首领的命令才勉为其难听你说话的」。

「在山顶吗？我不记得有看过那种东西耶？」

「入口伪装成岩石，藉由卫星的红外线分析才好不容易发现的，所需的图像数量以万为单位……」

「这就不用解释了。」

索妮亚冷淡地打断她说话。她应该也跟莉莉一样，「不耐烦」了吧。话虽如此，该说明的还是不能省略。涉及军事机密的部分不得不保密，因此除此之外的部分，必须尽量解释清楚……二十一号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假如升降机是从山顶直线下降，照理说会刚好通过涌泉附近。我们去那边汲过好几次水，从来没听过升降机的声音呀？也没在那一带侦测到热源反应过。」

反驳了这么一长串的人，是希恩。之前介入十六号和莉莉之间，骂她「不要用你的脏手碰这孩子！」的士兵。现在莉莉也是靠着希恩的肩膀坐在地上。

二号觉得她们的关系十分不可思议。首领萝丝对部下莉莉表现得像监护人一样，还可以理解。但莉莉和希恩都是队员。为何她们之间会产生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抵抗军是按照什么特殊的指挥系统行动的吗？

「不是直线。正确地说，是一面呈螺旋状下降，一面利用能在物理构造上处理复杂力矩的上一个时代的系统……」

「就——说——了！这就不用解释了！」

无法掩饰不耐，放声呐喊的人，记得叫爱莉加。她频频用「所以，重点呢？」打断二十一号说明，一副「你以为用落落长的说明就能唬弄过去吗」的态度。不对，不只爱莉加，看得出其他成员的眼神也慢慢变得不友善。

这时，玛格丽特开口。她是在引爆地雷时对二号说「不想被一起炸飞就到后面去！」拉着她的手逃走的人。

「简单地说，就是不摧毁伺服器，太平洋的敌人就不会停手？」

听见玛格丽特这么说，二号忍不住兴奋地附和。

「对！就是这样！」

重点就在这里。镇压太平洋全局，是以破坏卡阿拉峰山的伺服器为大前提。只要她们能理解这一点就好说了——正当二号鼓起干劲，一直在旁边默默倾听的萝丝出声了。

「你们如何找出伺服器的位置？」

「这……」

二号回答不出来。

「是军事机密，我无法回答。」

而且，二号她们也不知道详情。只知道找出伺服器所在地，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及时间。
找到伺服器位置的是先行出击的调查部队，这一点倒是有告诉她们。不过，她们并不晓得调查部队之后的安危。二号心想，八成全灭了。
听见全灭一词，无论是谁都多少会动摇。会影响士气，于是司令部决定隐瞒情报，当成机密——这才是真相吧。虽然只不过是二号的推测。
「什么鬼。」
安妮莫宁傻眼地说。然而，她总不能回答「先行部队疑似全灭，所以详情视为机密处理」。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耶。」
安妮莫宁旁边的爱莉加咕哝道。唯一对她们表现出善意的玛格丽特，也皱起眉头沉思。
怎么办……二号慌了。她思考着可以说服她们的说法。可是，二号还没想到，十六号的怒吼声就早一步响起。
「够了！浪费时间！」
「啊！十六号！」
她追向大步离去的十六号。
「等等！」
十六号直接无视二号的制止，她以惊人的速度愈走愈远。
「请等一下！」
二号不停奔跑，终于追上她。她抓住十六号的手臂，却被用力甩开。这次她绕到前面，逼她停下脚步。
「我觉得再多说明一些，她们就会谅解！」
十六号没有回答。代替她回答的，是四号。
「以没耐性的十六号来说，我觉得她已经等够久了喔？」
这句话似乎触怒了十六号，她狠狠瞪向四号。二十一号轻声叹息。
「没办法。」
「二十一号？你这话什么意思？」
「既然得不到她们的协助，只能由我们四个执行作战。」
「咦？你刚刚才说光凭我们几个打不赢耶……」
率先建议向司令部要求中止作战的，是二十一号。
「是打不赢吧。我们和机械生物的战力差距显而易见。因此，我才要求中止作战。」
「嗯，所以……」
「除了中止作战，对我来说都一样。也就是说，都一样没意义。怎么做都没意义。因为要不要跟她们连手，结果都不会改变。」
「没这回事！只要大家同心协力，一定会赢！」
「根据呢？」
结果不会改变——二号不想妄下定论。既然有那么一点可能性，她想赌在这上面。
『知道吗？你面前有着各种可能性。』
她突然想起这句话。那个人不可能是因为预料到这个情况，才对她这么说，不过从那时开始，「可能性」一词在二号心中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不管怎样，光是「无论如何，我想赌在这个可能性上」，成不了「根据」。至少，二十一号八成不会认同。
「没有根据对吧？」
二号无法反驳。十六号不屑地说「那就决定了」。
「可是！怎么可以这样！」
得在这边阻止她们才行。区区四人做不了什么。她不想一事无成地死去。绝对不要……
「喂喂喂，这次换成闹内讧吗？」
达莉亚的语气彷佛在嘲笑她们。转头一看，不只达莉亚。
「别这样，达莉亚。萝丝有话跟她们说。」
卡蓓拉无奈地叮咛达莉亚。萝丝站在旁边，其他成员也在。
「请、请问有什么事？」
二号担心这些人会不会又像刚刚一样，同时拿枪指向她们，下意识警戒起来。因为萝丝好不容易表示「就听你们说说吧」，她们却糟蹋了萝丝的好意，自顾自地跑走。
不过，卡蓓拉说「萝丝有话跟她们说」，所以理应不会突然攻击她们。那，萝丝要讲的是？
二号急忙绞尽脑汁，这时传入耳中的，是出乎意料的话语。
「我答应你们的要求，我们可以帮忙。」
「咦咦——！」
四号大声惊呼。二号则目瞪口呆，愣在原地。
「没听见吗？我说我们愿意帮忙。」
「听、听见了！」
二十一号在旁边碎碎念「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
「二十一号，别讲这种话。现在先赌一把再说。好吗？」
四号代替想不到适当措辞的二号，说出她内心的想法。
确实没有能让二十一号心服口服的根据。不过，萝丝她们追过来了。她们愿意相信自己……希望。
十六号哼了一声。
「要我跟你们一起战斗也不是不行。」
「拽什么拽！」
「怎样？」
十六号和达莉亚又快要起争执了，玛格丽特站出来阻止。玛格丽特看起来很温和，不过达莉亚会乖乖听她的话，由此可见，或许她这人并不只温和而已。
「大家没意见吧？」
萝丝站到众人面前。
「以后禁止对这些人出手。」
达莉亚和安妮莫宁面露苦色。但她们只是抿着好像想说什么的嘴唇，没有提出异议。
爱莉加、希恩、卡蓓拉、玛格丽特表情有点僵硬，莉莉及索妮亚没有掩饰尴尬。尽管如此，所有人还是点了头。因为要听从首领的命令吧，疑心及困惑则是先收在心底。

她们就是这么信赖萝丝。虽然萝丝和一号类型有点差异，肯定也是个好队长。

「我们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战斗的伙伴！」

伙伴——二号喃喃自语。她们获得了在陌生的敌阵中，最渴望的事物。目前还称不上得到她们的信赖，不过她们的首领同意并肩作战；所以，一定会顺利的。绝对要让作战成功……

【12 08\09:31】

「你们在干么？」

萝丝无奈地问，达莉亚和十六号立刻站起来。她们趴在地上比谁力气大。是人类文明时代名为「比腕力」的竞技，似乎挺受欢迎的，可能是因为它是无需道具，也无需场地的优秀竞技。

然而，十六号和二十一号都不知道这种竞技的存在。果然是因为她们制造出来的时间还不长，同伴之间很少交换情报吧。

安妮莫宁她们知道「比腕力」，是因为有同伴被灌输了那个时代的拟似记忆。相处久了，自然会聊到过去。即使那是虚假的过去。

「达莉亚，有时间玩的话……」

达莉亚喘着气反驳：

「我要，让这个白痴，知道，我有，多强。」

十六号同样气喘吁吁地抗议：

「讲什么……鬼话！明明是你，彻底输了！」

「什么！」

「啊？有种，放马过来！」

给我适可而止——萝丝怒吼道。

「有时间玩的话，不如去汲水！」

真的是——安妮莫宁在内心赞同。她们吵了有够久。「肌肉笨蛋」增加到两个人，烦躁度也增加成两倍。

「那我去汲水。因为我速度比较快！」

「你说什么！？不用想都知道我比较快吧！」

「来比啊！」

「输了别哭喔！」

达莉亚和十六号飞奔而出。

「你们两个！忘记带容器了啦！」

「唉！拿她们没办法。」

爱莉加跟玛格丽特抱着容器跑过去。终于安静下来了。安妮莫宁吐出一大口气。之前讲了那么多，结果还是跑去跟人家混在一起。

萝丝宣言双方要合作后，过了近一小时。她们才刚跟新型介绍过营地，未免太快松懈了。

「我们来交换情报。二号、四号、索妮亚，跟我走。」

萝丝带着三人离去，剩下安妮莫宁、希恩、莉莉，以及二十一号四人。吵闹的家伙离开，才放松没多久，就换成尴尬的沉默降临。

安妮莫宁本来就不擅闲聊，她无法在「说出非必要的话语」一事上找到任何意义。因此，莉莉跟二十一号搭话时，她松了一口气。

「眼罩不用戴着吗？」

「非战斗时会拿掉，因为这个行为并不合理。还有，这不是眼罩，是护目镜。」

「是喔？」

「遮住眼睛不就不能行动了？」

二十一号自然地转身面对莉莉。莉莉向后退去。

「怎么了？」

二十一号露出讶异的表情。这也难怪。她不知道莉莉的戒心有多强。

「因为……你们寄叶，很可怕嘛。」

不过，在目前的状况下，安妮莫宁认为这么做是对的。警戒心是必要之物。会怕正好。跟认识没多久就打成一片的某两位肌肉笨蛋不同。

「可怕吗？」

「因为，本来一直只有我们几个喔？我们跟家人一样。突然出现我们之外的人造人，实在有点……」

莉莉逃到希恩背后。

「对不起，莉莉胆子很小。」

希恩代替紧抿双唇的莉莉道歉。

「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总是会呻吟。」

希恩苦笑着转头望向莉莉，莉莉闷闷不乐地说：

「因为，晚上我都会作恶梦嘛，感觉会被恶梦附身杀掉。」

「作梦不会死。」

二十一号傻眼地说。

「你这人真不合理。」

「不一定！搞不好鬼也会跑出来！」

「鬼也并不存在。其实，你只是在逃避恐惧的事物。恐怕是在逃避机械生物这个真正的恐惧。」

安妮莫宁心不在焉地听着三人交谈，心想「这家伙真会扯歪理」。这么说来，二号说二十一号是「扫描型二十一号」。或许是因为她是负责收集情报和调查的机体，说明才会特别冗长。

「都很可怕。鬼很可怕，机械生物也很可怕。我非常害怕……有的时候，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人类。」

「人类？」

这话安妮莫宁倒是第一次听说。她知道莉莉胆子小，却不知道她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人类」。

「我会作梦，也有感情。为什么我不是人类呢？」

「因为我们没有生命，我们的身体是人造的。」

「可是，我们坏了就会死掉喔？死掉好可怕，好可怕……」

莉莉发起抖来。希恩安慰她「没事的」，莉莉却不停说着「好可怕，好可怕」。安妮莫宁跟其他伙伴，也会害怕身体遭到破坏。这是为了提高生存率，写进程式极为基础的部分的感情。

但莉莉的恐惧比其他机体更加强烈。不晓得是制造机体时故意写入极度的恐惧，做为生存手段的一环，还是单纯的失误或故障。

「二十一号。」

希恩忽然说。

「你们是新型对吧？」
「是的，我们这种机型是第一次投入战场。」
「新型的话，对恐惧的抗性会不会比我们更强？」
「不知道。因为没有测量过。」
人造人和人类一样，也能隐藏、伪装自己的感情，测量也没意义吧。就在安妮莫宁准备讽刺「你以为什么东西都能靠测量理解吗？」的时候——
「谁！？」
她感觉到其他人的气息，拔出枪。
「别开枪！」
四号举着双手走出来。安妮莫宁咂了下舌，放下枪。
「偷听人说话吗？习惯挺好的嘛。」
「不是啦。我只是把事情交给二号处理，偷跑出来而已。」
「那就别做这种会害人误会的行为。」
二号和四号似乎都是攻击型，给人的印象却截然不同。但安妮莫宁对两者都不擅长相处，无法产生好感。
「安妮莫宁，敌人又不在这边，用不着那么警戒啦。」
「希恩，有许多同伴就是因此丢掉性命。你忘了吗？」
太松懈了。不只希恩，萝丝也是，达莉亚也是，其他人也是。
「你也害怕死亡吗？」
二十一号歪过头问。彷佛在表示不能理解安妮莫宁害怕死亡。这令她莫名不悦，直接回问：
「你不怕吗？」
这种做法或许有点坏心。
「怕啊。死掉就全没了，身体、意识，都会从世界上消失，那非常可怕。」
「我也一样。」
她嘴上这么回答，心里却觉得二十一号说的「可怕」跟自己所想的「可怕」不同。二十一号的恐惧怎么看都是理论上的，自己的恐惧则更基于感情和本能。
尽管有些许差异，「害怕」身体遭到破坏是很重要的。正因为有恐惧，才会产生戒心。才会避免去做不必要的高风险行为，例如不信任自称新型的身分不明的机体之类的。
果然还是跟这些家伙保持距离比较好。安妮莫宁本来想暂时离开，二十一号却先她一步转过身。莉莉对着她的背影问「你要去哪里」。
「巡视周遭。因为扫描和亲眼见证有差异。」
黏在希恩背上的莉莉，冲向二十一号。安妮莫宁睁大眼睛，接着为莉莉说的话震惊不已。
「我可以一起去吗？」
「你不怕我的话。」
「嗯，总觉得不怕了。」
她望向希恩，希恩张着嘴巴愣在原地。平常，希恩比安妮莫宁更常与莉莉共同行动。她的震惊想必也是安妮莫宁无可比拟的。
「等一下！我也要去！」

希恩跑着追上两人。
「那我也要！」
四号停下脚步，回头看安妮莫宁。
「你不来吗？」
她没有回答，站起身，默默转身背对四号。
「这样呀，那我走啰。」
从她的语气判断，四号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快。安妮莫宁听见四号在她身后说「等等见」，踢了下脚边的土。她觉得自己非常幼稚。
【12 08\10:02】
萝丝说明完周边的地势、频繁出现的敌人情报、抵抗军持有的武器及装备时，四号跑走了。虽然她姑且有知会一声「我去那边看看」，所以不算擅自离开。
而且，她不是因为讨论得不耐烦才逃走。大概是去看其他抵抗军成员的状况。二号知道四号并没有外表看来那么轻浮，只不过因为她吊儿郎当的行为举止，不容易看出来。看起来很多话，也是四号在用自己的方式收集情报。事实上，四号已经将其他队员的个性及行动倾向彻底掌握了。
但二号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不知为何，四号总是笑着打马虎眼，说什么「我只是喜欢可爱的东西跟开心的事啦」。
总而言之，四号的态度容易招人误解，特别是初次见面的对象。
「对不起，我的同伴自己跑掉了。」
二号不停道歉，萝丝大度地说：
「没关系，重点都说明过了。剩下是闲聊时间，顺便交换情报。」
笑着叫人别在意的表情，与一号有几分相似。一号也是这种不拘小节的人。
「你们说过……你们一直在这里战斗对吧？」
索妮亚点头。刚才说「我们一——直在这里战斗」的人，就是索妮亚。
「没有藉助任何人的力量吗？」
这个问题不是由索妮亚回答，而是萝丝。
「能在战场上依靠的，唯有同伴。虽然现在几乎没剩多少人。」
听说第八次降落作战派了一百六十架出击，抵抗军人数却只有个位数；也就是说，剩下的人全都不在了。
「……司令部呢？」
她犹豫过要不要问，她害怕听见答案。不过，还是忍不住问了。
「我们被月球抛弃了。」
不出所料，不想听见的答案。索妮亚耸耸肩膀，接着说：
「司令部开口闭口就是机密，就只会讲这句话。我知道司令部不可信啦，不过没想到他们真的会抛弃大家。」
「就算这样……你们还是在战斗。」
「因为那是职责。」
从这颗地球上，歼灭机械生物。那就是她们的职责，她明白。问题是，自己真的办得到吗？
「为了夺回人类的故乡，我们……」
「不对。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伙伴跟家人一样。为了守护家人而

战，不是理所当然吗？」
家人。对二号来说，是神秘的概念。
莉莉跟索妮亚叫萝丝「姐姐」，也令她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她拥有「家人」和「姐姐」两个词汇的知识，但并不理解。
和我不同——二号在内心叹息。不是因为她无法理解「家人」的概念。她们的觉悟和责任感，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萝丝也好，死去的一号也好。
「你果然是队长呢。相较之下，我却……我做不到。」
「可以的。刚才你拿出了勇气。你挺身而出，保护同伴，阻止了失控的同伴。」
二号发现她似乎是在指自己阻止达莉亚跟十六号争执一事，无力地摇头。她没有「挺身而出」的意思，纯粹是没顾虑那么多。
「那个时候，你的语气很诚恳。」
「咦？」
「你想和伙伴一起活下去。所以，我才会想帮助你们。」
大喊「我们现在需要同伴」的时候，她也什么都没想，直接将莫名其妙浮现脑海的话语喊出来。这句话触动了萝丝……
「那不是我自己的话，是跟别人学的。有人告诉我只要大家合作就赢得了。那个人说过的话，一直留在我脑中。」
声音再度重现。那个人教了她许多事。想起她(注2)的时候，转瞬间，胸口就像点起一盏灯。不过，并不会持续太久。意识到那个人不在的瞬间，那股温暖就消失殆尽。
注2此处指的是只有在舞台剧中出现的角色席德，为女性。
再也，见不到她了……
「你简直跟人类一样。」
二号惊讶地抬起头。以前，有人对她说过类似的话。那个她正在想的人。
「你……看过人类吗？」
「不，没有直接看过。是听别人提到的。常有的事对吧？」
萝丝她们那个时代，似乎会「听别人提到」人类的话题。这种时候，二号会感觉到双方制造时期的差距。两百年的差距绝对不小，二号她们连「听别人提到」的经验都很少。
「你和我当时对人类的印象类似。但那只是我的愿望，或许事实并非如此。」
「愿望？」
「我想见人类。想跟人类过着同样的生活看看……很平凡的愿望。」
人造人一律会被灌输对人类的思慕及憧憬，无分制造时期。那是用来让他们撑过与机械生物的激战的「心灵支柱」。
长时间在地面战斗的抵抗军，对人类的执着或许比新制造出来的寄叶更加强烈。因为持续战斗了两百年，等于两百年间都在想着人类。
「难道你们用名字称呼彼此，也是这个原因？」
「嗯，是我取的。为了跟人类一样用名字叫对方。」
「原来如此。」
这也是她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点。除了对战局有贡献的部分人士，人造人大多只有代号，以号码相称。号码一位数是攻击型，十到十九号是枪击型，二十

号到二十九号是扫描型。听见号码，即可立刻知道对方的擅长领域。

本以为抵抗军的士兵统统有名字，是因为所有人都立过功绩，看来是萝丝自己要取的。

「我想帮你们也取个名字。」

听见萝丝的提议，索妮亚欢呼「好主意！」。二号急忙摇头。

「拜、拜托别这样！」

「为什么？」

索妮亚歪过头。

「那是，因为……太可惜了。」

「咦——？一点都不可惜呀？」

她不认为没有立下任何战功的自己，有资格被命名，更重要的是，名字要由司令部取，不是能随便取的东西。

就算是拥有命名权限的人，也得先缴交申请书，在会议上得到承认，但她不敢跟萝丝说。

该怎么拒绝才好？

「等作战结束再麻烦你。」

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只是拖延时间用的借口。即使如此，总比当面拒绝她来得好，至少不会害她们之间的关系变尴尬。

假如作战结束时，二号和萝丝都活着，非得当面拒绝她，到时再让她骂个痛快吧……前提是她们要能活到那个时候。

「是吗……」

萝丝的语气令二号吓了一跳。被发现了吗？「等作战结束」这句话中，蕴含虚幻的希望。

「我会在那之前想个好名字。」

萝丝结束了这个话题，二号放下心来。然而——

「欸欸欸，我也可以一起想吗？我想想喔，二号给人的感觉是……」

索妮亚好像还想继续聊名字，在二号于内心叹息时——

「萝丝！卡尔米雅和克蕾玛琪丝来了！」

卡蓓拉与两位陌生的人造人一同出现。

「卡尔米雅竟然会来，真难得。怎么了吗？」

「我们聊到新型，她们说想亲眼看看。」

卡蓓拉回头望向身后的两人。其中一人用力点头。谁是卡尔米雅，谁是克蕾玛琪丝呢？

「你就是新型吗？」

忽然有人跟自己搭话，导致二号有些困惑，点了下头。

「我是武器商人卡尔米雅，这位是秘书克蕾玛琪丝。」

武器商人？买卖武器的人，照字面上的意思理解就行了吗？可是，货币经济成立是很久以前的事。她曾经听说，在货币经济崩坏的同时，商人这个职业也消失了……

「你呢？」

「识别号码二号。」

「名字是？」

竟然又扯回名字了，二号不禁怨恨起卡尔米雅的问题。她正准备回答「我

没有名字」，索妮亚从旁插嘴。
「她说等作战结束要让萝丝帮她取。我也会一起想。」
本以为好不容易出现不认识的人，可以转换话题，看来怎么挣扎都无法逃离名字的话题。
但出乎意料的是，名字的话题到此中断。因为一阵突如其来的尖叫。
「惨叫声！？」
是爱莉加——没等到这个人说完，萝丝就飞奔而出。索妮亚和卡蓓拉则跟在后面。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二号，也追了上去。
【12 08\10:23】
安妮莫宁不想见到任何人，便往感觉不会有其他人的地方、渺无人烟的方向走去。
只不过，愈是这么想，通常就容易遇到人。这次也一样。她不小心撞见二十一号、希恩、莉莉、四号。她们说要「巡视周遭」，所以在营地附近晃的话，巧遇也不奇怪。
这倒没关系，是她太天真了。不过，之后十六号、达莉亚、爱莉加、玛格丽特也出现了，她们刚汲完水回来。多么不巧的巧合。好死不死，竟然一次撞见八个人。
安妮莫宁想实现「想一个人静静」这个渺小的愿望，缓缓后退时，事情发生了。
「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莉莉倒在地上猛抓喉咙，爱莉加放声尖叫。
「别碰她！」
安妮莫宁制止了想冲过来的二十一号，解除手枪的安全装置。
「是污染。」
除了四号和二十一号，所有人都拿起枪，这时萝丝来了。她一眼就掌握了现状。萝丝用眼神对安妮莫宁示意，索妮亚和卡蓓拉也拔出手枪。
「你们在做什么！住手！」
二号冲到莉莉前面。又是这个天真的家伙——安妮莫宁在内心唾骂。
「二号！别靠近她！是污染！她在刚才那场战斗中感染了逻辑病毒。」
机械生物散播的逻辑病毒，会擅自窜改计算机内的数据，然后破坏人造人的自我，夺走义体的控制权。
「防护罩呢？没有效吗？」
十六号纳闷地问。新型或许有，但她们可没那种装备。
「莉莉小姐！」
莉莉将毫无防备地接近她的二号扔出去。身体机能已经快被病毒掌控了，没办法防止，也没办法拯救她。方法只有一个。在污染变得更严重，导致她失控前杀掉。
「等等！」
这么呐喊的人，不是天真的二号。
「大家是家人对吧？是莉莉说的，你们要对家人见死不救吗！？」
二十一号挡在莉莉前面，达莉亚怒吼道：
「让开！不然我连你一起射！」
「我不让！我没办法什么都不做就放弃！」

「就是因为什么都做不到，才只能出此下策！」
「做得到！我要除去病毒！」
「哪有可能——」
达莉亚的话没讲完。仔细一看，十六号的枪口，正抵着达莉亚的后脑勺。
「十六号，住手。」
萝丝说。
「一旦遭到污染，就无法恢复了。」
「闭嘴！二十一号说做得到，就是做得到！」
以她的声音为信号，二号跟四号压制住莉莉，动作毫不迟疑。
二十一号轻声说道「开始重新编写程序」，着手在终端机输入。
莉莉的身体剧烈抖动。
四号大叫：
「什么鬼，好恐怖的蛮力！」
莉莉试图用右脚踢抓住她左脚的四号。安妮莫宁心想「危险」的同时——身体已经采取行动。
「安妮莫宁！？」
听见萝丝的声音，安妮莫宁才发现自己扔掉手枪，抱住莉莉的右脚。四号说得没错，真是令人不敢置信的「蛮力」。
「鬼来了……不要啊！」
莉莉的声音产生异常的噪声，声音机能也遭到污染了。真的来得及吗？
「我不是鬼！我会治好你！」
莉莉的双脚使劲一踢，彷佛在拒绝二十一号的声音。糟糕——安妮莫宁这么想的时候，被莉莉踢飞了。她没时间护住身体，直接摔在地上，痛得叫出声来。但她依然努力撑起身体。必须压住莉莉，不然二十一号的作业会中断。
她摇摇晃晃地起身，达莉亚和玛格丽特已经压制住莉莉。队长——达莉亚用带哭腔的声音呐喊。
「我再也不想失去伙伴了！」
达莉亚也是，安妮莫宁也是，在场所有人都杀过被逻辑病毒感染的伙伴。在被害扩大前杀掉。除此之外，她们别无他法。
假如存在可以不必杀掉伙伴的方法，她们想在这上面赌一把。无论杀掉几名伙伴，都绝对不会习惯，不仅如此，次数愈多就愈痛苦。假如有能逃离这痛苦的道路——
「可是……」
萝丝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因为她身为队长，不能随便下决定。
「萝丝小姐！相信我们！守护伙伴不是队长的职责吗！？」
二号按着莉莉的肩膀大叫，表情突然僵硬起来。安妮莫宁想问「怎么了」，却感觉到自己也面色僵硬。不仅发不出声音，连呼吸都有困难，肺部好像快被压垮。
「重力攻……击……」
达莉亚呻吟着说。她被莉莉甩开，摔在地上，维持同样的姿势僵在那边。安妮莫宁也当场趴下，动弹不得。
「糟糕！敌人的能力移植过来了！」
该说不愧是新型吗，四号的语气与平常无异。跟她们这些旧型比起来，新

型在更具压迫感的重力下，应该也能行动。
「二十一号！还没好吗！」
十六号的声音透出一丝焦虑。还差一点——二十一号拿出一块小芯片。莉莉试图甩开它。
「不可以！」
二号抓住莉莉的左脚。由于重力攻击的影响，她站不起来。安妮莫宁也拼命爬向莉莉，抓住她的右脚踝。二号抓着她的左脚。只要夺走双脚的自由，就能多少限制她移动……
「安装数据！」
终于，二十一号绕到莉莉背后，插入芯片。那里面八成装了可以当疫苗的程式。
「求求你！回来吧，莉莉！」
莉莉的咆哮盖过二十一号的声音，如同野兽的咆哮。二十一号抱紧仍在挣扎的莉莉，压制住她。两人纠缠在一起倒下。
疫苗没用吗？安妮莫宁这么想的下一刻，身体变轻。重力攻击停止了。
二号和萝丝同时冲上前。萝丝抱起莉莉，二号抱起二十一号。
「已从中枢神经除去病毒。强制重新启动系统。」
二十一号呼吸有些急促，语气却很冷静。冷静到安妮莫宁觉得她大可高兴一点。
「姐姐？」
莉莉错愕地抬头看着萝丝，看来她并不记得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刚才在做什么。
「你感染了病毒，是二十一号让你复原的。」
莉莉睁大眼睛，望向旁边的二十一号。
「我不是说了吗？一定会治好你……」
她似乎消耗了不少体力，现在只是在故作镇定。二十一号把头靠在二号肩上，闭上眼睛。
「就说不用担心了嘛。」
十六号略显得意地说，达莉亚轻轻戳了下她的头。
「你也急得要命不是？」
「吵死了！想打架吗！」
「啊？来啊！」
达莉亚跟十六号吵起架来，玛格丽特无奈地说「又来啦？」。安妮莫宁看到这幅景象，不觉得有刚刚那么烦人。
我不打算效法其他伙伴，和这些人打成一片，不过，必须认同她们——安妮莫宁心想。她们帮忙阻止了伙伴互相残杀。那是无可取代的诚意的证明……
【12 08\14:14】
平静的午后。二十一号不知何时站到安妮莫宁身旁。
「你不用休息吗？」
「嗯，没问题。」
新型的疲劳消除速度好像也比较快。
「其他人呢？」
「在跟萝丝她们开会，讨论明天早上的作战行动。」

「噢，原来如此。」
从山顶的升降机前往地下的伺服器室的作战，预计于明天早上开始执行。考虑到能力差距，战斗的关键在她们寄叶身上。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在二十一号脸上，看见与疲劳不同的情绪。
「果然会累吧？」
「不，不是的……」
二十一号支吾其词。安妮莫宁用眼神催促她继续说。竟然在多管闲事，真不符合她的作风。
「我在想，扫描型在近距离战能做的不多……派不上用场的人偶有存在价值吗？」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如果明天的作战发生战斗，肯定会是近距离战。通往山顶的路很窄，通往伺服器室的升降机也很小。二十一号想问的是，她会不会算不上战力。
「你跟我讲这个啊。」
安妮莫宁对没意识到这番话是在讽刺她的二十一号，回以明确的讽刺。
「对两百年都无法对机械生物造成有效伤害的我。」
语气下意识变得自嘲。她跟二十一号一样，不，是比她更派不上用场的人偶。
「连死都没办法死，一直活着。活了两百年。就算这样，我还是想活下去。明明一点存在价值都没有。」
「对不起，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知道。」
二十一号没有恶意。没有恶意的话语会变成讽刺，是因为那是事实。
「我们从突入平流层到降落的这段短暂期间，死了许多同伴。我却还活着。生命的价值，是由偶然决定的吗？」
「你觉得愧疚？如果你认为幸存下来是自己的罪孽，要赎罪很简单。只要现在，立刻，在这里去死就行。」
安妮莫宁将自己的手枪递给二十一号，是带有恶意的讽刺。
「我办不到。为了死去的同伴……非得让作战成功。」
「那就别问了。」
不管是自己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还是生存意义为何，都只有一条路可选。既然如此，这种答案显而易见的事，就是个蠢问题。
「等到时机来临，就算你不想知道也会懂。」
「或许吧。不，你说得对。」
二十一号摇摇头，改口说道。安妮莫宁闭上嘴巴，她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她并不是在警戒寄叶。救了莉莉，让安妮莫宁对她们的疑心消失了，反而因为可以不必再进行类似诱导审问的对话而松了口气。简单地说，她不擅长对话。无论是闲聊，还是收集情报。
因此，先打破沉默的是二十一号。
「卡阿拉峰山的景色空荡荡的呢。」
「一直是这样。这里什么都没有。」
她说了个小谎。过去，地上的一切都存在黑夜与白天的时候，听说早上跟

傍晚，能从这个地方看见染成红色的天空及大海。只不过，那是地轴倾斜前的事，所以是很久很久以前。跟安妮莫宁她们初次降落地面时的那个「以前」不同。

「你也一直是这样吗？」

四号从二十一号后面探出头。她什么时候来的？走到这里，竟然没发出半点脚步声。

「什么意思？」

「摆着一副无聊的表情的意思。跟这里的景色一样，什么都没有的感觉。你一直是这样吗？」

「谁知道呢。」

真是个会想知道无聊小事的家伙。

「我不记得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了。」

「人造人应该有固有的拟似记忆啊？」

或许是受到四号的影响，连二十一号都加入这个无谓的话题。安妮莫宁决定用「我忘了」打发掉她们。

「咦咦咦？是不是脑部出了什么问题呀？」

安妮莫宁感觉到自己垂下肩膀，她实在不擅长应付四号。

「你们为何要缠着我？」

「因为有兴趣。」

安妮莫宁转过头说「别管我了」。可是，四号毫不在意地继续说：

「假如记忆统统消失，会变成不同的自己吗？失去记忆，变成不同的自己，还称得上继续活着吗？」

「我没有失去记忆。」

「什么嘛，你明明记得。」

「没意义。」

「为什么？为什么觉得没意义？」

「伪造的记忆有意义吗？」

伪造品有什么价值？不是实际发生过的事，所以跟亲身体验不同，没办法应用。

「记忆这种东西，是人工智能的累赘。」

「不过，人类很重视记忆。他们将其命名为『回忆』，把它当成宝物对待。人类的脑不是累赘。说不定只是我们不了解，真正的记忆确实有某种意义。」

安妮莫宁感到意外，原来二十一号也会说这么感性的话。

「但死了就会消失。只不过是这种程度的存在。」

她想结束闲聊，试着让语气带了点不屑。四号跟二十一号都没有再开口。

【12 08\15:44】

「还有没有缺什么？」

「我看看，地雷吧。用得一个都不剩。」

「那次的爆炸吗？这群人真的很爱乱来。对吧？克蕾玛琪丝。」

从她们的对话可以得知，卡尔米雅和克蕾玛琪丝在检查武器跟弹药的残量。看来自己不小心走到了代替武器库用的洼地。

二号压低脚步声，向后退去。要是被人知道她在没大到哪去的营地迷路，

未免太丢人了。然而，克蕾玛琪丝接下来的话令她停下脚步。
「萝丝怪怪的。」
「怎么回事？」
「你看。」
「嗯？数字是不是弄错了？差了一位数吧。」
什么东西「差了一位数」？明知偷听是不对的行为，二号依然竖起耳朵。
「不，武器的订购数量没错，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二号也知道萝丝跟卡尔米雅订了武器，当时她也在场。只不过，她没有连具体上的数字都知道，萝丝只有说「等等传清单给你，之后就麻烦了」。
「虽然萝丝不是第一天这么乱来，你不觉得这个量有点异常吗？简直像……」
克蕾玛琪丝略显犹豫地停顿了一下。
「简直像什么？」
「称为总体战好了，简直像要迎接最后一场战斗。」
「别乱说话。」
「可是……」
「总体战？对机械生物？」
「看她的订单，我只想得到这个可能。」
「她疯了吗？不对，是被骗了。被从月球来的使者。」
从月球来的？我们？二号下意识按住胸口。呼吸困难。不行。继续待在这里的话，会被发现……
她小心翼翼地退后，以免发出声音。拉开足够的距离后，立刻跑走。还是好难受，胸口附近传来阵阵闷痛。
萝丝准备迎接最后一场战斗？而且还是因为我们？不会的，萝丝不是那么轻率的人。克蕾玛琪丝误会了，大概。不然就只是杞人忧天。
不过，真的吗？真的能这么肯定吗？我只是因为不想负责，才想否定克蕾玛琪丝的推测吧？不对。不是的。萝丝不会做出害大家暴露在危险中的选择。订那么多武器，是因为多了我们四个。肯定没错……
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跑到了哪里。二号撞见二十一号，差点尖叫出来。
「二号？」
二十一号一脸疑惑。不知为何，莉莉也在她旁边。
「呃……你在这里呀？」
「怎么了吗？」
二十一号很敏锐。二号无视她的疑问，面向莉莉。
「莉莉，身体没问题了吗？可以出来走路了？」
她微笑着说，但似乎是因为护目镜遮住了眼睛，看不出来她在笑。莉莉躲到二十一号背后。
「莉莉？对不起唷，我没——」
她想说「我没有要吓你的意思」，却说不出口。莉莉瞪着她，二号畏惧了。
「你是二十一号的队长没错，可是我的队长只有萝丝！」
莉莉话刚说完便转身离去。
「二号，我之后再跟你报告！」

二十一号追向莉莉。剩下搞不清楚状况的二号，一个人被留在原地。「我的队长只有萝丝」这句呐喊刺进耳中。

「我知道。」

用不着其他人说，她也知道自己不是当队长的料。但她没想到会被抵抗军成员说，而不是同为寄叶部队的伙伴。也就是说，连外人都一目了然……

「队长一职，对我来说果然太沉重了。」

二号感到有些疲惫，坐到地上。

『又在说丧气话啦。』

她听见怀念的声音。有点想哭。

「我做不到。席德，我做不到……」

她从来没有这么想见席德过。想再见她一面。想跟她诉苦，向她倾诉不安……想被她斥责。

那个教导她许多重要的事的人。

【11941 11 15〜】

「趴下！」

听见怒吼声的下一刻，她被推倒了。后脑勺被人按住，鼻头埋进土里。想要抬起脸的瞬间，听见爆炸声。热风拂过背部。二号意识到自己要是没趴下，早就被轰飞了，不禁不寒而栗。

「你是白痴吗？干么在这边晃来晃去？」

迅速推倒二号的，一眼就看得出是旧型人造人。

「谢、谢谢，不好意思。」

「你来干么的？」

「呃，那个……请问，这里是哪里？我迷路了。」

绝对会被骂「哪有会迷路的人造人」，搞不好会被骂是缺陷品。然而，回答她的是出乎意料的话语。

「哎，会迷路也很正常。」

「咦？」

「这里是默认完全无法取得位置情报的实验区。」

原来如此，二号松了口气。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也不知道在往哪个方向走，差点哭出来，看来并不是因为自己能力不足。

「不过，你怎么进到这里的？你看起来不像受验者，也不像相关人士啊？」

「这、这个……我迷路了。」

「啊？在这座狭窄的卫星基地内？」

她以为这次肯定会被骂，结果对方的反应再度出乎意料。她笑了出来。二号惊讶地凝视对方。

「你喔，有人造人会说自己迷路吗？」

「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咧，二号。」

对方又笑了。

「你……认识我吗？」

「嗯，我对你们寄叶了如指掌。」

二号睁大眼睛。为什么？还有，这个人是谁？

「我叫席德，是旧世代的实验机。」
席德说她负责测试寄叶部队的武器及装备。原来如此，这样的话不只二号，所有寄叶成员的资料都装在她脑中吧。
「在这么近的距离一看，真的跟人类一模一样耶。」
「你看过人类吗！？」
「对啊。」
席德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但对二号来说，看过人类可是「特别」到她想当场跟她下跪。
能跟月球上的人类见面的人造人是极少数。出入者太多，警备难度也会提升，因此看过人类等于被选上的人。思及此，二号便莫名兴奋起来。
而且不只这样。席德接着说：
「我跟人类一起生活，共同累积经验，还跟他们上过战场。」
「战场！？你去过地球吗！？」
「只有三次而已。」
「好厉害！」
不是「只有三次而已」，是「高达三次」。席德经历过三次在地上的战斗，是大前辈。不敢相信的是，这名大前辈如今就在自己眼前，直接与她交谈。这股兴奋
感令二号打开了话匣子。
「我们下次也要去地球，我有点担心……」
「喂喂喂，那是机密任务吧？」
「啊！对喔！」
她急忙捂住嘴巴。
「你真有趣，有空再来吧。我希望有人陪我聊聊天。噢，不过，别进入实验区喔？看你这样，有几条命都不够。」
语毕，席德又笑了。
「地球是蓝的。」
席德说，这是人类初次从宇宙看到地球时说的话。她从别人口中听说的。好像是跟她并肩作战过的人类告诉她的。
「不过，降落地面一看，一点都不蓝。放眼望去全是沙子的颜色。有种被骗的感觉。」
席德第一次降落地球，是在沙漠。她降落于沙尘暴的正中央，在满身是沙的状态下与机械生物交战。
「结束跟机械的战斗后，人类叫我往上看。我心想『真是的，我全身是伤，想要快一点回去，叫我看上面干么啦』，往上一看……天空是蓝的。」
沙尘暴停止了。头上是广阔无垠的蓝天，没有任何遮蔽物——席德怀念地说。
「从宇宙看见的地球，从地球看见的宇宙，都是蓝色。明明两者其实都不是蓝色。有趣吧？」
然后，席德盯着二号的脸问：「还会不安吗？」
「会。不过，也开始期待起来了。」
二号动不动就会趁训练时的空档来找席德。原因除了她叫她有空再来外，更重要的是，二号自己想见席德。她是「被选上的人」，拥有与人类共同作战

的经验，却对自己这么亲切。二号很高兴。
　　她依赖着她，有时忍不住跟她诉苦，有时忍不住向她倾诉不安，可是席德从来没有责备过她。她问她「又在说丧气话啦？」的语气很温柔，眼神也总是带着笑意。
　　这一天也一样，席德一面修理义体，一面跟她分享在地上战斗的故事。义体有专门部门负责维修，不过席德都会自己修理，除非损坏得太严重。
　　她交换左大腿零件的动作，利落到旁观者都觉得畅快。
　　「席德小姐为什么……」
　　「叫我席德就好，不必加小姐。」
　　她们的关系好像又变亲近了一些，二号很高兴。因此，她变得敢于询问可能不太礼貌的问题，变得敢以好奇心为优先，不再顾虑那么多。
　　「席德为什么会答应帮忙测试新型装备？」
　　「很奇怪吗？」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因为……那个，我听说实验机很辛苦。」
　　试用中的装备问题很多，预设了各种状况的实验，会对义体造成相当大的负担。而且，旧型人造人的强度，实在比不上寄叶型。讲白了点，非常危险。她为何要答应？
　　「因为我本来早该退休了。」
　　事实上，席德的义体全是伤痕。也有用材质明显不同的零件替换的部位，大概是原本的零件已经停产了。
　　「我将一切都留在战场上。你懂吗？」
　　二号默默摇头。说起来，她还没上过战场，所以连想象都无法想象。
　　「愤怒、悲伤、恐惧……连喜悦都是。现在的我一无所有。这空荡荡的脑中，什么都没有。」
　　席德低头望向自己的手心。
　　「不过，只有触摸武器的期间，能忘掉这些。即使这里是虚假的战场。」
　　为什么呢？她的表情让人觉得很寂寞。像席德这样身经百战的强者，明明不可能拥有寂寞这种感情。
　　「你们在做什么？」
　　是司令官。二号急忙敬礼。司令官看了看她们，微微歪过头。
　　「席德，真难得，你竟然在跟新型机交谈。」
　　「她挺有趣的。」
　　「二号吗？可是从能力上来看，她属于毫无特长的平凡机体。」
　　对不起——二号缩起肩膀。如司令官所说，她每项能力都是平均值，是没有可取之处的机体。那就是自己，二号有所自觉。
　　「平凡的机体啊，那也不错。」
　　「咦？」
　　什么意思？没有任何优点的机体哪里「不错」？
　　「平凡代表所有的能力值都有成长空间。」
　　「成长空间……」
　　「也可以称之为努力的余地。每种能力都能靠努力及自己下的工夫提升。要提升哪种能力，全看你自己。」
　　她从来没这么想过，她以为自己就是毫无可取之处的无聊机体。

「你面前有着各种可能性。」

她觉得眼前突然亮起一整片的光。只不过，光芒实在太亮，对现在的她而言太过刺眼。现在……还太过刺眼。

「而且，知道自己平凡的人很强。」

「强？我吗？」

「知道自己一个人做不了什么，所以会去藉助同伴的力量。懂得信赖同伴、珍惜同伴。那就是平凡之人的力量。」

就算说她强，二号也没有实感。席德见状，点头说「我想也是」。

「好吧，无妨。你只要记住，同心协力就会赢。目前这样就够了。」

接着，席德对旁边的司令官使了个颇有深意的眼色。

听说席德死了，她无法相信。就算那是司令官亲口说的。

她当场播放司令官交给她的讯息。因为她觉得自己被耍了。她相信席德一定会在讯息中笑着说「吓到啦？抱歉抱歉」。没错，她相信。不是确信，只是相信。

『嗨，二号。你还活着吗？』

席德面带笑容，与平常无异。看吧，席德活着。说她死了，果然是恶劣的玩笑……

『你看到这段讯息，表示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二号停止呼吸，她以为连心脏都会直接停止跳动。

『听说人造人跟人类不同，没有灵魂。这段讯息，就是我能留下的灵魂。』

骗人——自己的呢喃声，听起来很遥远。

『人类因为机械生物的侵略，逃到月球，结果地球的大自然取回了原本的模样。看到充满绿意的地面，我甚至在想，会不会人类才是错误的存在？』

席德闭上嘴巴，彷佛在思考什么，或是在试图想起什么，垂下目光。过了一段时间，她再度开口。

『最近，我在想，我跟人类相处过的记忆是真的吗？假如那是虚构的记忆……我们到底在跟什么东西战斗？我渐渐搞不清楚了。』

二号被迫想起席德说「现在的我一无所有」时的表情。不适合身经百战的强者的寂寞表情，浮现脑海……

『二号，我不希望你变成我这样。请你一定要找到生存的意义。』

生存的意义？她听不懂席德说的话。她无法理解席德想表达什么、席德在对自己说什么。

因为，她怎么讲得像她们再也见不到面一样？

『谢谢你陪我聊天……再见。』

席德的身影消失后，二号依旧动不了。她很害怕，她觉得自己一有动作，就会有什么东西随之崩坏。

「这段讯息，是她死前拍下的。为了以防万一。」

席德死了。她在脑中重复这句话，却毫无真实感。

「发生了……什么事？」

「实验时发生意外，新型装备出了问题。」

司令官所说的新型装备，大概是指防磁外壳。席德之前说过，「这是为了保护你们不受到EMP攻击的实验」……

「那个人竟然死了，我无法相信！」
她本来想在执行完降落作战后，第一个去见席德。想跟席德聊关于地球的事。从地上仰望天空，是什么样的感觉。踩在绿意盎然的大地上，是什么样的触感……「对了！没有备用义体吗！？自我资料的备份文件呢！？」
就算本人的身体没了，只要有自我数据，应该就能安装进备用身体里，这样就能再见到席德。二号如此心想，司令官说的话却粉碎了她的希望。
「这是既定事项。」
「可是！」
「无法颠覆。」
「请您等一下！司令官！」
「就这样。」
司令官根本不肯听她说话，二号当场跪下。
「怎么会……这样未免太……」
只是要把自我数据的备份文件，安装进备用的义体，司令官为何不允许？技术上的「死」是能够避免的。理应如此。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
司令官已经不在她的视线范围内。
「我不能接受……」
肩膀不受控制地颤抖，喉咙深处涌上疼痛。二号在空无一人的走道上，放声大哭。
【12 09\04:59】
我不能接受——在二号大叫前，十六号怒吼：「开什么玩笑！」
『不允许派遣援军。司令部希望各位以现有的战力解决问题。』
从二叶的语气中，感觉不到任何情绪。不晓得她有没有发现，自己所说的话跟「去死」同义？
『敌人集中在与伺服器直接连接的升降机附近，请尽速移动到目的地。』
就是因为办不到，才要求司令部派援军过来。卡阿拉峰山中腹，被异常多的敌人淹没。根据预测，机械生物在天亮前行动较为迟缓，于是她们选在这时执行作战，敌人却轻易推翻她们的预测。
出人意料的，还不只敌人数量。
「不行！找不到冷却部位！」
达莉亚的语气透出慌张及焦虑。之前的敌人只要打开热传感器，瞄准温度较低的部位攻击就行。如今，她们却无法在眼前这些敌人身上找到有温度差距的部位。
「果然。我想他们在低温的脑部装置附近，放了断热材。」
二十一号皱着眉头说。机械生物分析他们的攻击，从中学习，采取对策……
「我们可不像你们，待在安全的卫星轨道上！快给我派援军过来！」
十六号用明显听得出在着急的语气对通讯机的另一侧怒吼。从通讯机传来的，却尽是完全不了解她们处在何种状况下的回应。
『重复一次。请寄叶部队将防卫工作交给当地的抵抗军，迅速前往升降机。』
「要把抵抗军当弃子吗！」

达莉亚气得脸红。正常的反应。因为之前不管怎么呼叫，司令部都毫无反应，却在这种时候想使唤她们。

「请让司令官跟我们说！我们要求司令官回答！」

跟通讯官没什么好说的。这样下去别说破坏伺服器，在抵达升降机前就会全灭。

『这是司令官亲自下达的命令。』

「怎么会……」

二号哑口无言。第二次了——她难过地心想。之前要求中止作战时，司令部也什么都没说明，直接驳回。这次也没给出任何理由，只会说「不行」。

没有「技术上办不到」、「时间来不及」这种任谁来看都一目了然的理由，司令部却连一根手指都不肯动。这就是司令部的作风吗？

司令官到底在想什么？

席德那时也是。只要司令官一个命令，席德的死就不会成为既定事项……

「这边交给我处理！大家先走！」

莉莉的声音令二号回过神。她大大张开双臂，阻挡在敌人面前。机械生物亮着红光的眼睛，同时盯上莉莉。

「危险！」

二号心想「必须阻止莉莉」的瞬间，四肢变得沉甸甸的。她因此想起昨晚二十一号的「报告」。

「对不起！我还没办法微调能力！」

莉莉维持展开双臂的姿势大喊。动弹不得的不只二号和抵抗军成员，机械生物群也停止动作，彷佛冻结似的。

「这难道是！？」

二号知道答案。

「重力网！莉莉现在可以使用敌人的能力！」

二号撑着快被重力压得坐到地上的身体，说出二十一号说过的话。

昨晚，莉莉留下一句「我的队长只有萝丝」后，二号抱膝坐在营地的角落。她沮丧到让人觉得窝囊的程度，直到二十一号来跟她解释。

二十一号先用「刚才莉莉情绪不稳，所以才会这么失礼」当开场白，告诉她近一小时前发生的事。

『我碰巧看到莉莉使用重力网。』

『怎么回事？莉莉为什么会用那个？』

『逻辑病毒会占据遭到污染的机体，操控它攻击同伴。大多数是靠强制解除污染机体的限制器，提升近距离战斗能力，但我推测，莉莉感染的逻辑病毒可能是将自己的能力复制到污染机体上，以此为攻击手段的类型。或者是逻辑病毒判断以莉莉的运动能力，解除限制器也没用，便选择用自己的能力攻击。』

『等、等等，对不起，我的脑袋跟不上。』

『简单地说就是，莉莉现在可以使用敌人的能力。』

『好厉害！』

『前提是要能操控自如。』

然后，二十一号说莉莉叫她不能告诉别人，所以务必要保密……

「好厉害！那些家伙不能动了！」

话刚说完，四号就用力跳了一下。大概是因为重力的负荷突然消失。二号也因为反作用力的关系，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好了！」

莉利用双臂画了个大圆。二号她们能动了，敌人却还僵在原地。学会操控重力网的莉莉，露出得意的笑容回过头。

「趁现在去升降机！快点！」

可是，莉莉的能力只是靠重力绊住敌人，并非破坏。因此，以封住敌人的行动为代价，莉莉本人也不能动……意思是——

萝丝彷佛看穿了二号在想什么，用力摇头。

「不能把你留在这！」

重力网的可持续时间不明，但她认为应该撑不了太久。一旦重力的负荷消失，现在不能动的机械生物，也会重新动起来。到时莉莉会一个人留在敌阵的中心。

「没关系！我想帮上大家的忙！」

莉莉直盯着敌人。挺直背脊站在那边的模样，散发出坚定的意志。

「我是个胆小鬼，派不上用场的胆小鬼。可是，大家救了我，愿意叫这样的我回来。所以，我想帮上大家的忙！」

达莉亚说着「拿你没办法」，走到莉莉身旁。

「支持什么的统统交给我吧。」

达莉亚要留下的话，我也要——玛格丽特跟在后面。

「那我也要留下。」

十六号转身面向二号，向她敬礼。

「寄叶部队枪击型十六号，从此刻开始，与抵抗军一同执行卡阿拉峰山的防卫任务！」

「可是，十六号……」

「二号——不，队长。回去后，去踹司令官的屁股一脚吧。」

十六号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而且，要把防卫任务交给达莉亚这白痴，我超不安的。」

你说谁是白痴——达莉亚回过头。

「想打架吗！」

「来啊！」

达莉亚和十六号笑着斗嘴。这样就有两名负责近距离战斗，两名负责远距离攻击。话虽如此，以这个人数也不知道撑不撑得住……

「我反对，分散战力伴随风险。」

达莉亚大声打断萝丝说话。

「所有人都在这里停下来，作战就无法执行了！萝丝队长，请您让我放手去做！」

这么说也有道理。既然不能把希望放在援军身上，需要一个突破口。这样下去会全灭，二号也这么认为。另一方面，让少数战力分散有风险也是事实。分成两队的话，搞不好最后会变成两队都应付不了敌人。

两者都有危险。既然如此，身为队长，该选哪一个方案……

萝丝很快就做出决定。

「我明白了。那么，我们分成两队进军。」

如果自己是该做决定的那个人，肯定无法决定得这么快。她可能会还在犹豫，

差点哭出来。不过——二号心想，萝丝跟自己得出的结论一样。只要有可能性，就要赌一把，不管是多小的可能性。

而且，她不想让莉莉想帮上忙的心意白费。她体会过觉得自己只不过是累赘的自卑感，很能理解莉莉的感受。想帮上伙伴的忙。若有那个机会，她绝对不想让它白费。

「二号，你没意见吧？」

「是！」

二号望向四号及二十一号。两人同时点头。二号对十六号回敬一礼，追上萝丝。

【12 09\06:01】

升降机室很冷。位在山顶，自然有一定的高度，因此气温低是正常的，但这里比想象中还冷……很适合当成通往冥府的入口。

这样想真不符合我的个性。安妮莫宁驱散脑中的想法。

「萝丝？怎么了？」

索妮亚小跑步到萝丝前面，抬头看着她的脸。经她这么一说，萝丝的表情从来没有这么僵硬过。

「果然不该留下莉莉她们……」

萝丝正准备回头，二号阻止了她。

「等一下！」

二号阻止别人的情况，不知道是第几次了。她明明性格温顺，只有这种时候会变得很敢说。

「莉莉说想帮上大家的忙！她不是留下来当弃子的！达莉亚也是，玛格丽特也是，十六号也是，大家都在奋战！要是我们现在回头……」

二号颤抖着的声音到此中断。看她在犹豫该不该把话讲完，果然是个天真的孩子——安妮莫宁心想。不过，这样就好。之所以能那么天真，是因为没有被人背叛的经验。遭到背叛的痛苦与绝望，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一本正经又是个滥好人，二号维持这样就好。

「我明白了。」

萝丝沉痛地回答，靠在旁边的岩石上，盯着升降机的门。

莉莉她们会死在那里。谁来看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经历过无数次的，同伴的死。

『我想帮大家取名字。我们是一家人。既然如此，用名字互称才正常吧？』

萝丝讲出这句话时的表情，安妮莫宁至今仍然记得很清楚。是硬扯出来的笑容，声音像在随风晃动般颤抖着。

脚边是叠起来的尸体。被病毒污染的同伴。那天一次失去了五名同伴，巧的是，她们的代号是连号。

一直以来，每少一个号码，她们都会受到悲伤及挫折感的折磨。数字是残酷的，会逼迫她们面对失去的伙伴有多少，无法逃避。

一次消失了五个号码。这段空白及她们所挖的深不见底的洞穴，会带来多剧烈的痛苦？

『好棒！跟人类一样！』
『那我要叫队长姐姐！』
在场所有人都表示赞成。她们选择不去正视通往残酷未来的倒数计时。
没错。她早就知道了。总有一天，大家都会消失……
「怎么了？二十一号。」
二号疑惑的声音将安妮莫宁拉回现实。二十一号绷着脸蹲在升降机前面。由于她的脸有一半被护目镜遮住，实际上只看得见扭曲的嘴角。不过，她有种非常不祥的预感。
「之后只要移动到伺服器室就行……照理说是这样，但升降机无法启动。」
「为什么？」
「敌人做了防护措施，不解除防护锁就到不了最下层。」
「怎么会……」
「别担心。骇进去就行了。小事一桩。」
二十一号笑着开始操作终端机。安妮莫宁突然觉得不对劲。真的是「小事一桩」吗？那么，她刚才蹲在升降机前为何绷着脸？
「看，很简单。」
升降机的门开启，一行人纷纷走进去。安妮莫宁也跟在后面。二十一号却没有动。怀疑转为确信。
「各位先走吧。」
「为什么！？你也一起……」
「我很想，可是中断操作的话，升降机会在途中停住。我必须留在这里继续骇入系统，直到升降机抵达最下层。」
二十一号讲话的速度很快，安妮莫宁冲出即将关上的门。
「我留在这！大家先去伺服器室！我负责支援二十一号！」
「好！拜托你了！」
生锈的门，隔开了萝丝的声音及二号睁大眼睛的脸庞。不久后，四周变得一片静寂。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安妮莫宁缓缓将枪口指向二十一号。
「你知道了……吗？你这种直觉敏锐的部分，我并不讨厌。」
「不是凭直觉。是看出来的。因为我看过好几个这样的人。」
二十一号的身体不自然地摇晃着，那是感染逻辑病毒时特有的运动障碍。
【12 09\06:20】
下降的感觉伴随轻微的震动持续着。不过，由于这台升降机是旧型，速度慢到令人心焦。
「不晓得安妮莫宁是不是还平安。」
卡蓓拉喃喃说道。二号回答「放心」。
「升降机在运作，我想她们两个都还没事。」
二十一号说，不继续骇入系统，升降机就会停住。她们正在往最下层移动，就是两人的生存证明。
「可是，二十一号被污染了。」
听见索妮亚这句话，二号及四号面面相觑。

「我知道。因为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人。」
「看过？」
卡蓓拉代替索妮亚回答：
「遭到病毒污染的人造人，运动中枢都会出问题。动作会变得不自然……」
这时，她和爱莉加四目相交。
「怎么会——」
二号还没说完，爱莉加就移开目光。爱莉加也发现了……这样的话，安妮莫宁肯定也知道。因为安妮莫宁看过的遭到污染的人造人数量，理应跟索妮亚和爱莉加一样。
「所以她才说要留下……」
四号悲伤地说。就在这时，宛如地鸣的声音响起。索妮亚的视线不安地游移着。
「这个声音是？」
二号让护目镜显示热源反应。看见热源的位置情报，二号整个人慌了。是莉莉、达莉亚、玛格丽特所在的地方。还有另一人。
「十六号……！」
温度也好，规模也罢，都不是单纯的爆炸。脑中闪过「会不会是融合炉失控了」的猜测。
「得赶快回去！这样下去，十六号跟二十一号会——！」
二号冲向升降机的操作盘。这时，后颈突然被人抓住，将她拽回来。
「你在做什么！放开我！」
萝丝却抓着她的领口，把她压在墙上。
「是谁决定要把她们留下的！？」
「可是！」
「你应该也很清楚！」
刚才阻止萝丝回去的是二号，现在换成萝丝在阻止她。因为她们明白……萝丝也是，二号也是。
没错，理智上明白。十六号让融合炉失控，试图歼灭敌人，莉莉、达莉亚、玛格丽特想必选择了同样的命运。二十一号被病毒污染，依旧继续骇入系统，安妮莫宁则为了杀掉二十一号而留下。要是在这边回头，她们的所作所为会统统白费。
「可是，这样太悲伤了……」
「二号。」
四号把手放到她肩上。
「你不想战斗吗？」
如果讲出「我不想战斗」，会有多轻松啊。她一直很不擅长战斗。身为士兵，
却发自内心觉得如果能不用上战场就好了。但她不能说这种话。
「四号，你不难过吗？」
「难过呀。可是我们不得不战斗。那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
「是没错。」
不想给伙伴添麻烦，不想扯伙伴后腿。她仅仅是怀着这个想法，一路战斗

过来。训练也是，上战场也是。一切都是为了伙伴，伙伴们却接连离开，这令她非常难过。

「为什么我们拥有『难过』这种情绪？明明是人造人。」

「是为了应对、适应各种状况。因为没有尖牙、利爪、翅膀的人类，是靠拥有多样性才在生存竞争中取胜，强大起来。我们是模仿人类做成的——这是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听见的解释。」

还在卫星轨道基地的时候——卡蓓拉说。

「不过，这样不是很矛盾吗？」

四号从旁插嘴。她还是一样把护目镜斜着戴，所以眼中的情绪看得很清楚。二号知道四号会在什么时候露出这种眼神。

「矛盾？什么意思？」

四号面向疑惑的希恩，接着说「因为」。二号见状，心想「果然」。四号想扯开话题，避免二号钻牛角尖。

「因为，我们是为了做人类做不到的事才创造出来的。歼灭机械生物，这是人类做不到的事对吧？」

对啊——希恩点头。

「确实如此。如果愈像人类愈好，那维持人类之身就行了。可是，我们必须做人类做不到的事……」

「真的耶，矛盾了！」

升降机以同样的频率持续震动，离最下层还很远。卡蓓拉开口说道。

「人类应该是觉得，这个矛盾之处会推翻逻辑吧。例如我们的拟似记忆。」

想扯开话题的不只四号。大家都在寻找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中不会使人紧绷的话题。

「伪造的记忆吗？」

萝丝的眼角浮现笑意。由此可见，她的拟似记忆是幸福的记忆。

「萝丝本来是男生喔。一名父亲是军人的少年。」

索妮亚也开心地笑着，大概是听说过萝丝的「少年时代」。四号羡慕地说：

「好好喔。我只是个穿水手服的平凡女学生，叫做『女高中生』的那个。我只记得每天都在跟朋友做蠢事。」

「你那个好多了，我可是被霸凌的孩子的记忆。」

卡蓓拉叹了口气。二号心想，跟她比起来，自己的拟似记忆已经算幸福了。

那是在乡下跟祖母一起生活的记忆。温暖又和平的记忆。双亲很早就过世了，她跟祖母两个人住在一起。她记得自己每天都会下田，记得土的触感与草的气味。

「我只有在战场上长大的记忆。父母被杀，还是个小孩却被逼着拿枪。」

爱莉加目光忧郁地说。希恩点头附和「我也是」。

「莉莉好像也是，她一直忘不了悲伤的记忆。」

索妮亚这句话，使二号想起莉莉说过「我是个胆小鬼」。莉莉比一般人更胆小，八成是因为那段记忆。

「我也是喔。我也一直是一个人，很难过。不过，现在我是萝丝的妹妹，

我跟莉莉都是萝丝的妹妹。那才是真正的回忆。所以，我现在并不难过。」
谁都知道拟似记忆是假的。可是，本人无法区别。因为拟似记忆浮现脑海时，跟真正的记忆一样——不对，比真正的记忆更加鲜明。
对二号来说，并不是令人不快的记忆，但也有人并非如此。也有人被迫背负只是沉重负担的记忆，为此所苦。只为了让她们「像人类」。
「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会覆盖掉虚假的记忆。藉由分享喜悦及悲伤，慢慢累积起真正的记忆。」
萝丝轻轻抚摸身旁的索妮亚的头。二号理解了，这就是「姐姐」。那双温柔的手，是蕴含守护家人的力量的手。正因为像人类，才有那双手。
「如果——」
四号轻声说道。
「虽然机械生物没有感情，也没有回忆，如果他们学习了……」
机械生物没有感情，一无所有，只会默默执行伺服器传达的命令。倘若他们萌生感情，学会为伙伴着想，学会保护伙伴，不是会变得比之前的任何敌人都还要恐怖吗？
这个预感令二号不寒而栗。
【12 09\06:30】
正在操作终端机的二十一号，手指颤抖着。污染速度比想象中还快。
「你不是能除掉逻辑病毒？只要跟莉莉那时候一样，自己除去病毒……」
「我很想这么做，但敌人似乎也进化了。他们学习我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抗性。」
「我想也是。除得掉的话，你早就动手了。抱歉，问了无意义的问题。」
「不会。」
二十一号回答的声音很微弱。
「幸好你愿意留下。等升降机抵达最下层……」
「嗯。」
安妮莫宁点头。
「我会确实地杀了你。」
二十一号吐出一口气。听起来像放心，也像在忍受苦痛。或许两者皆是。
无论如何，二十一号能保有自我的时间应该不多了。首先出问题的，是平衡感。要等到污染非常严重的时候，四肢末端的感觉才会受到影响。
所剩无几的时间，正在一点一滴流逝而去。升降机所在的楼层迟迟没有改变。假如必须在升降机抵达最下层前，杀了二十一号……恐惧令安妮莫宁焦躁不已。
「还没好吗？还没到最下层？」
「等一下。快了。真的，快到了。」
二十一号的手指忙碌地动来动去。呼吸急促。肯定连静静坐在这里，都会给她带来痛苦。与此同时，安妮莫宁觉得有办法推测出这一点的自己很可悲。她一路上见死不救的同伴，已经多到让她光看动作及表情，即可掌握污染程度。
「到了。」
二十一号的手离开终端机。她用那双手取下护目镜。二十一号缓缓睁开眼睛。

「喂，你的眼睛……」
安妮莫宁哑口无言。二十一号的双眼已染成鲜红，是污染的末期症状。
亏她有办法在这种状态下操作终端机。就算她早就失去控制都不奇怪。想必她是凭借必须撑到将二号她们送到伺服器室的决心，才能撑到现在。
「麻烦你了。趁我还是我的时候下手。」
枪口指向二十一号。安妮莫宁费了好一番心力，才控制住手部的颤抖。
「没有遗言吗？」
二十一号的嘴角勾起扭曲的弧度，露出笑容。试图露出笑容。
「就算我留下遗言，又要传达给谁呢？」
「我可以听你说。即使之后马上就会死。」
「……很高兴能遇见你。这段记忆是千真万确的。谢谢。」
「知道了。」
「来吧，快点！」
安妮莫宁默默扣下扳机，熟悉的后座力传达到手掌。二十一号的身体飞向空中。安妮莫宁觉得自己看见她嘴角的笑容。曾经是二十一号的物体，发出碰撞声掉在地上。
「我也会马上过去……」
莉莉、达莉亚、玛格丽特、十六号，都已经死了。二十一号告诉她，刚才发生了融合炉失控引起的爆炸。热源反应有四人份，推测是出现了不祭出这个手段，就打不倒的新敌人。
萝丝她们也是，不晓得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也有全灭的可能性。不如说，全灭的可能性较大。伺服器室是太平洋全局的关键，敌人不可能不做防护措施。
安妮莫宁拿枪抵着太阳穴。之后只需要扣下扳机，闭着眼睛也办得到。没错，毫无难度……
动不了，拿枪的手像僵住似的停止动作。手指没办法放到扳机上。喘不过气。冷汗喷出。动不了。眼前景象不自然地晃动着……脚在发抖。
「为什么……」
她硬是驱使彷佛控制权被夺走的手臂动作。枪从手中掉了出来。枪声响彻四周。安妮莫尼狼狈地跪倒在地。她发现枪不是掉出来，而是她下意识扔掉的。
安妮莫宁把手撑在地上喘着气，无法呼吸。明明不会冷，身体却颤抖不已。
「真是太难堪了……」
一路以来杀了那么多伙伴，轮到自己时却怕成这样。扣下扳机。就这么一句话，明明只要一个动作。
「该死！」
安妮莫宁从二十一号的尸体身上，拿走可以当成武器用的东西。她自嘲地说过自己在战场上能做的不多，确实没什么派得上用场的东西，顶多只有只能拿来自尽的小口径手枪及小刀。
她将二十一号的手枪与小刀插进皮带。捡起自己的枪，冲到升降机室外面。既然无法自杀，让敌人杀掉就行。她当然不打算轻易被杀，要尽量多带一些敌人一起上路。

「混账东西！我在这里！杀得了我就试试看啊！」
安妮莫宁大吼着，杀进敌阵的正中央。
【12 09\06:39】
最下层比山顶的升降机室更冷，充满铁锈及灰尘的味道。不至于一点光都没有，但光线微弱到走路时需要留意脚下。
「那是什么？」
走在最前方的萝丝停下脚步。二号也定睛凝视萝丝所指的方向。
「人……？」
萝丝缓缓走向那里。走近一看，那个轮廓确实是人类的模样。身材娇小，穿着下摆宽大的衣服。
「红色的衣服？女孩子？」
有两名少女。两人都穿着同样的衣服。连身短裙。在暗处都能明显看出来的鲜红色。
四号用罕见的低沉声音喃喃说道：
「那两位红衣少女……看起来，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至少不是人类。完全感应不到生体反应，再说，地上一个幸存的人类都没有。『欢迎。』
说话了——某人惊呼道。明明拥有人类的外型，讲起话来却让人觉得不对劲。像是人工物的刺耳声音。两位红衣少女就是如此不自然的「东西」。
『我们是机械生物的终端机。』
『仿造你们的模样制成的。』
她们需要短暂的时间，才能理解红衣少女说了什么。机械生物。终端机。这两个词实在很难跟红衣少女的模样连结在一起。
「要、要通知司令部……」
声音卡在喉咙。四号比支支吾吾的二号更快地对通讯机大叫：
「司令部！请回答！司令部！？」
通讯机没有反应。四号换了好几次频率，甚至切换成雷射通讯，却没有响应。
『不会有人响应的。我们干扰了通讯。』
『因为我们想慢慢跟你们谈。』
红衣少女们像在跳舞似的，原地转了一圈。
『我们一直在等你们来。』
『我们一直在守望你们。』
两人以左右对称的动作歪过头。右边那名少女往右歪头，左边那名少女往左歪头。动作十分做作，令人不快。
『为何要那么努力？』
『为何要一心寻死？』
讲什么鬼话——萝丝怒吼道。
「还不是因为你们！？还不都是因为你们从人类手中夺走了地球！」
少女们没有回答，咯咯笑着。
『你们只是为了送死而活着。』
『为了送死才被派到地面。』
二号想盖过少女的说话声，大声说道：

「不是的！我们是来战斗的！不是为了送死而活着！」
少女们不屑地嗤之以鼻。
『明明人类抛弃了你们？』
『明明人类把你们用完就丢？』
四号突然拔出军刀砍过去。
「吵死了！」
这声怒吼，完全无法跟平常的四号联想在一起。显然是在气昏头的状态下挥刀的。或许是因为这样吧，少女们不费吹灰之力就闪开了。
『我骇入你们的伺服器，掌握了真实。』
『是非常重要的事，小心别听漏喔。』
『寄叶部队是做为实验兵器投入战场的。』
『司令部事先安排了计划外的战斗及严峻的状况。』
『司令部的目的是使用实验数据，制造完成度更高的自动步兵人形。』
『结果如司令部所料。』
『幸存者只有你们。』
二号握着即将出鞘的刀，僵直不动。
「这些家伙……在说什么？」
司令部不允许她们终止作战。也不愿派出援军。连理由都没说，只会驳回她们的要求。
『这样你们还是要战斗吗？』
『这样你们还是要抗争吗？』
二号无法接受司令部的做法。她一直觉得很奇怪。无论她如何否定，某个疑惑都在脑海挥之不去。仔细一想，这个疑惑从席德死去的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存在。
「司令部，一开始就打算把我们……」
司令部是不是一开始就打算把寄叶部队当成弃子用？席德的死之所以成了既定事项，是不是因为她对寄叶部队投入了太多感情？还是说，席德自己也是共犯，她之所以对二号那么温柔，是为了赎罪……
「二号！别被骗了！没人知道她们说的话是真是假！」
四号的声音令她猛然回神。
「别让我们活着来到这里的意义白费！」
听见萝丝的声音，二号重新握好刀。在抵达最下层的过程中，她们究竟失去了多少同伴？要是忘了这个，哪还有脸见她们。
现在只需要执行自己的任务。之后再去探究真实位于何处即可。
『那你们就试着战斗吧。』
『跟这孩子。』
过来——少女们招招手。理应空无一物的地方浮现轮廓，彷佛是被人拿笔画上去的。是机械生物。比她们遇过的任何一台机械生物都还要巨大的身体上，长着八只脚。模样只能以丑陋形容。
「到底是从哪里……」
敌人没有给她们继续思考的时间。机械生物行动起来。他按照顺序使用弯成「＜」字形的腿部移动，动作十分独特，速度却异常快速。二号脑中响起警铃。

她反射性打开热传感器，没看到有温度差的部位。果然是从抵抗军的战斗方式中学习，进化而成的类型。
萝丝拿起剑。
「打倒他！」
卡蓓拉、希恩、爱莉加同时回答「是！」往旁边一跳，散开后一同发动攻势。她们三个是第一队，萝丝和索妮亚是第二队。接着是二号及四号。
二号知道这个敌人不好对付。出没于地面的机械生物，每一台装甲都硬得不得了。跟训练时设定的强度截然不同，而且还是弱点不明的个体。
不仅如此。以八只脚爬行的敌人，突然做出撑起身体的动作。下一刻，他用六只脚站起来，剩下两只前脚则像手臂似的举起，朝她们袭来。
「各位，快躲开！」
两只前脚挥下。前端深深刺进地板。而且，换成用六只脚移动并未影响他的速度。敏捷的动作，加上坚硬的装甲，以及出乎意料的攻击力。
该怎么打倒他？更重要的是，能躲到什么时候……第一次在地上跟敌人交战时的绝望，鲜明地重现。
「这家伙好强！」
爱莉加在背后大叫，声音听起来都快哭了。卡蓓拉及希恩呼吸急促。得快点解决掉他——二号急了。战斗拖得愈久，愈会折磨萝丝她们。两百年前制造的机体强度可想而知。就像席德。实验结束后，她总是在修理义体……
爱莉加——希恩大喊，接着传来的是惨叫声。
「不要啊啊啊啊啊！」
近在耳边的惨叫，是出自二号自己口中。那丑陋的前脚，一击打烂了爱莉加的左半身。红色液体飞溅。一眼就看得出是当场死亡。
机械生物的身体突然蹲低。这次又是哪种预备动作——脑中浮现疑惑时，敌人已经从眼前消失。
「跳起来了！？」
转瞬间，机械生物用彷佛没有重量的动作跳跃。
「卡蓓拉！」
根本连阻止的时间都没有。卡蓓拉的脖子歪向不符常理的方向，机械生物降落在地，同时用前脚攻击希恩。
杵在原地的希恩束手无策，就这样被打倒。跟大腿一样粗的脚贯穿她的身体，应该连感觉到疼痛的时间都没有。
还没结束。机械生物张开八只脚，覆盖住爱莉加她们的尸体。彷佛要将其压「混账东西！」
萝丝举起剑。四号抓住她的手臂。
「等等！情况不太对劲！」
机械生物重新开始行动的同时，理应已经死去的爱莉加她们也站了起来。并不是还活着。心脏被压烂、脖子被折断、胸部开了个大洞的人，不可能活着。
三人的身体一面不自然地晃动，一面走过来。是二号也有印象的动作，像随风摇曳似的不规则晃动。
「遭到……污染了吗。」
她的语气一副随时会哭出来的样子。萝丝也发出这种声音的惊讶，带来了

深沉的绝望。爱莉加、希恩、卡蓓拉都一语不发。没有说话也没有表情，只是默默走

卡蓓拉叹着气说「我可是被霸凌的孩子的记忆」。爱莉加目光忧郁地说「我只有在战场上长大的记忆」。希恩点头附和「我也是」。离这段对话还过不到一小时。

「住手——！」

索妮亚哭着坐到地上。爱莉加她们的动作变了。从缓慢的步行，转为敏捷的跳跃。三人盯上了索妮亚，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拿起了小刀及枪。

「危险！」

二号想阻止她们，却束手无策。机械生物直线朝二号跟四号袭来。不久前还是七人对一台，这样都应付不来了，现在却连三名同伴都变成敌人……

二号听见萝丝的呻吟，接着是索妮亚的尖叫。她一边闪躲机械生物的攻击，边往那边看过去。

萝丝挡在索妮亚面前。卡蓓拉手中的小刀，深深刺进她的胸口。从位置及深度来看，一眼就看得出是致命伤。两位红衣少女发出刺耳的笑声。

『伤得很重。』

『你没救了。』

爱莉加也拿刀走向萝丝和索妮亚。

「开什么玩笑……！」

萝丝的声音像在吐血一样。不过，到此为止了。她看见索妮亚当场倒地。

「姐姐……对不起……」

爱莉加的小刀割断索妮亚的脖子。萝丝在旁边跪到地上。

「没关系的，索妮亚。」

萝丝抱紧索妮亚。

『你的行为是无意义的。』

『你的牺牲果然是白费的。』

萝丝站起来，双腿打颤，大概是在挤出所有剩下的力气。

「我……有了生存的意义。」

她拖着脚，走向两位少女。

「你们拥有生存的意义吗……！」

那是她的遗言。在刀刃砍中少女前，萝丝就断气了。

『为什么要战斗？』

『为什么要送死？』

语气轻浮无比的少女们，令二号燃起强烈的杀意。想一刀砍了她们，她从来没有这么憎恨机械生物过。

「啊啊够了！烦死了！区区终端机少给我提问！」

二号还没采取行动，四号就飞奔而出。

『有希望吗？』

『赢得了我们吗？』

『为什么要白费工夫？』

『为什么不放弃？』

「吵死了！吵死了！吵死了！」

从她乱砍一通的动作，看得出四号失去了判断力。她在怒气的驱使下挥

刀，所以漏洞百出。二号从来没看过四号如此愤怒。她着急地心想「我得支持她」，却被机械生物绊住，无法如愿。

　　如果我有力量就好了，她心想。我想要能守护同伴的力量，她发自内心心想。可是，自己拥有的只有「平均值」这个不好不坏的现实……

　　二号从前脚的攻击下逃离，拔足狂奔。

　　「四号，我现在就过……去……！？四号！？」

　　四号同时遭到爱莉加三人的攻击，倒了下来。二号以为这次会换成攻击自己，可是并没有。红衣少女招招手，三人便同时离开四号。从来没停止攻击的机械生物，也回到红衣少女身旁。

　　是想给她们道别的时间，还是想欣赏二号抱着四号哭的画面……

　　怎样都无所谓。二号冲向四号，抱起伤痕累累的身体。

　　「四号！振作点！」

　　「对不起，二号……我是不是没派上用场？」

　　「怎么会！我才是……我才是……把大家都卷了进来。」

　　提议与抵抗军连手的不是其他人，就是二号。十六号打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二十一号也说如果对方不愿意帮忙，就由她们四个执行作战。四号的态度也绝不积极。肯定是因为不希望二号孤立无援，才没有表示反对。

　　就算只由她们四个强制执行作战，成功率也是零。无论如何都会死。只不过……萝丝她们不会因此丧命。大概。只要不跟她们共同作战。

　　要是我没拜托她们成为我们的同伴……

　　「是我，害了大家。」

　　「不是的，二号。」

　　四号握住二号的手。她的手软弱无力。

　　「我们全是自己选择来到这里的。萝丝不是也说了吗？『我……有了生存的意义』。」

　　啊，没错。那是萝丝的遗言。然后——

　　『请你一定要找到生存的意义。』

　　也是席德的遗言。「生存的意义」一词。

　　当时，二号不是很懂她的意思。现在也还无法理解。如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存意义，不理解或许是正常的。不过——

　　「不过……！」

　　「谢谢你给了我生存的意义。」

　　「四号……」

　　不晓得是不是一次把想讲的话都讲出来，消耗掉体力了，四号的手失去力气。二号紧紧握住她的手。

　　『是悲伤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吗？』

　　『是悲伤的自我牺牲的故事吗？』

　　『真好笑。』

　　『真有趣。』

　　红衣少女笑出声来。她们果然在看戏。她们兴致勃勃地欣赏四号会在临死之前留下哪些话，二号会如何哭喊。

　　「这种……这种事……」

　　拿刀的手颤抖着。怒火似乎要冲破身体喷出来，二号咬紧牙关。

「我无法接受……！」
正当她气得准备挥剑时。又被四号抢先一步。四号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跳起来砍向红衣少女。
「去死——！」
差一点。差一点就能砍中带着可憎笑容的两人时，四号的刀停下了。从旁介入，保护两位少女的，是爱莉加她们。
害四号身负重伤的刀刃，再度斩裂四号。四号连呻吟声都没发出来，倒在地上。直到最后都在为二号着想的，温柔的伙伴。
「不可原谅……不可原谅！」
她对希恩挥下刀。在踏进伺服器室前，她们都还是同伴。直到她被机械生物操控，杀掉索妮亚，杀掉萝丝，杀掉四号前，她们确实是同伴。
她看见希恩的头盖骨被一刀两断，接着感觉到胸口一阵闷痛。
『就是因为什么都做不到，才只能出此下策！』
她想起达莉亚的呐喊。啊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二号脑中浮现这个想法。
她在转身的瞬间砍中爱莉加。烂掉一半的头部用力飞向空中。有种自己的身体被撕裂，逐渐飞远的感觉。
她再度跳跃，目标是卡蓓拉。二号反手持刀，利用落下时的力量将刀刃刺进头顶，压进去。她感觉到心中有什么东西崩坏了。
各位，对不起……
她想起拿枪对着莉莉的安妮莫宁，想起叫她不要靠近莉莉的萝丝。
『好过分的人，真可悲。』
『真的好过分，真恐怖。』
这个声音，令人极度不快，都是这些家伙害的。
「闭嘴！」
都是这些家伙，害大家全死了……
二号使劲全力挥下军刀，机械生物挡在两位少女面前。她砍了下去。刚才的苦战像没发生过一样，刀刃直接贯穿身体的正中央。二号就这样把军刀挥到底，反手砍向右侧的少女。
「咦？」
确实砍中了，少女在笑。军刀刺中左侧的少女，少女依然面带微笑。
「为什么……」
不管她怎么砍、怎么刺，都没有砍中目标的感觉。她们明明确实存在于此。
『你杀不了我们。』
『你破坏不了我们。』
为什么——二号的声音在颤抖。是因为恐惧还是愤怒，连她自己都搞不清楚。
『我叫Term α(注3)。』
『我叫Term β。』
『我们是终端机。』
『我们是网络创造出的概念人格。』
『我们是记号。』

『我们不在此之上，也不在此之下。』
注3游戏片尾的名字是Terminal α，不过舞台剧版本为Term α。
她们说的话二号完全听不懂，但二号明白，一般的武器对她们似乎不管用。二号的视线扫过四周。如果她们是终端机，本体照理说会位于伺服器中。只要破坏伺服器室，她们是不是就会自动消灭？
『你想破坏这里？』
『凭你一个人？』
不晓得是她的思考被看穿了，还是表现在脸上了。不管怎样，自己的意图被她们说中，令二号感到不快。二号用力握住刀柄。
『不知道要花上几年喔？』
『需要核融合等级的能量喔？』
既然如此，只要让融合炉失控就行。跟十六号一样。
『没错。你们的融合炉。』
『装在那里的，东西。』
『没错。扫描过就知道。』
『埋在那里的，炸弹。』
二号反射性按住胸口。她早就感觉到异物感。她知道体内的融合炉旁边紧邻着「什么东西」。只不过，她无法去在意，甚至不会去思考那是什么。彷佛被施了让注意力不要放在上面的暗示……
『你们在特定的位置停止生命活动时。』
『那颗炸弹会爆炸。』
『引爆条件是抵达伺服器。』
『引爆条件是生命活动停止。』
『你们败北时。』
『我们也会失去胜利。』
体内的炸弹，在制造时就装上去了。下达命令的是司令部。也就是说——
『结局一开始就决定好了。』
『这场战斗，就是按照这个剧本走。』
她知道不会有援军来的理由了。她很清楚失去了大多数的伙伴，司令部仍要她们继续执行作战的理由了。谁都好。只要有一个人抵达这里，在这里被杀，就能成功炸掉伺服器室。
『这种时候，人造人会笑吧？』
『你们有感情，所以会笑吧？』
恶心的笑声响彻四周。二号心想，不能原谅这些家伙。二号心想，想杀掉这些家伙。可是，光这样还不够。因为光凭这些，吊祭不了死去的同伴……
就在这时。背后传来声音。二号回过头，看见四号站了起来。她本来还在担心四号的身体被占据了，但并没有。
「我们可是……很耐打的……因为……是新型……」
四号喘着气站起身。她还能维持意识就够不可思议了，两脚却稳稳踩在地上。
「去吧……二号。这里，由我来。」
四号展露微笑，双手伸向二号。用跟刚才软弱无力的那双手截然不同的力道，推开二号。

「不可以！四号！」
二号摔在地上，放声呐喊。如果四号死了。如果她在特定的位置停止生命反应……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红衣少女的笑声、二号不成声的呐喊，被纯白的爆炸盖过。
【12 09\08:00】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醒过来时，二号埋在瓦砾及岩石中。但她还活着。二号先从那个地方爬出来。满身脏污，伤痕累累。只不过是吐出一口气，全身都发出悲鸣。
她环视周遭。伺服器室半点痕迹都不剩。她不知何时移动到了室外。卡阿拉峰山的形状产生变化，爆炸规模似乎相当大。不晓得她是被爆炸气流吹到室外，还是卡阿拉峰山崩塌，导致最底层露出来了。不过，被卷入这么大规模的爆炸还活了下来，是奇迹。
为什么是我？二号再度心想。降落地球后，她也有过同样的想法。只不过，跟那个时候有决定性的差异。当时她想的是「如果是其他比我更强的人活下来就好了」，现在不同。
谁活下来都一样。就算是最强的首领一号，就算是杀伤数最多的三号，剧情都不会有差别吧。
决定生命的优先级的，不是腕力也不是智力。活下来只是单纯的巧合。就算这样，她还是被无常的命运选上了。既然如此，她要做的就只有完成幸存者的使命。
歼灭机械生物。破坏一切。不容许任何人妨碍。敢碍事就杀掉，无论对方是谁。
「四号……」
她笑着对她说再见的表情，浮现脑海。将她破坏得连一点碎片都不留的，是司令部装的炸弹。
二号拿下护目镜，扔到地上。四号说「拿下护目镜违反军规喔？」的表情再度浮现。十六号说「你哪有资格讲我」的声音也是，以及二十一号说「各位先走吧」的声音。
「大家……」
四号用力踩碎护目镜。这种东西，她不需要。
这时，一台动作僵硬的机械生物冲了出来。看来伺服器遭到破坏后，还是有能动的个体。
「命大的家伙……！」
二号捡起瓦砾，乱敲一通，将他破坏。轻而易举。
某处传来如同地鸣的声音，肯定是爆炸导致各处都发生山崩之类的现象。二号留意着脚边，迈步而出。
先逃出这个鬼地方。修好义体后，去杀光那些机械。让那些家伙统统变成废铁，那就是我生存的意义……
攻击型二号瞪着前方，拔出军刀。
【11945 06 26】
她作过好几次这个梦。与伙伴共同奋战，听见伙伴的呐喊声……哭喊声。她一直重复作着这个梦，所以即使是在梦中，也知道这是梦境。

「早安，A2。」
可是，她没想到醒来时会有人跟她说话。唯有这点，跟平常不同。
「到底……？」
「寄叶机体A2，于五分四十二秒前重新启动。原因：与大型机械生物战斗造成的过度负担。」
飘在空中的盒子，发出毫无起伏的声音。想起来了。她在沙漠跟大型敌人战斗，受到EMP攻击，在战斗结束的同时失去意识。她拍掉沙子，站起身。
「可恶！全是沙子，烦死了。」
「报告：燃料过滤器劣化。在沙漠战斗时，疑似有细微粒子进入内部。建议：尽快更换该零件。」
「叫我更换零件，我也不知道要去哪换。」
这个盒子总是对她提出强人所难的要求。这哪叫「随行支援」啊，莫名其妙。
「过去的纪录显示抵抗军营曾经使用过。」
她反射性望向盒子。不是听错，盒子确实是这么说的。
「抵抗军营……」
她知道安妮莫宁还活着，最近才知道的。在此之前，她一直以为只有自己不小心活下来。
那一天，她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逃出崩坏的卡阿拉峰山基地后，最先做的就是拆除炸弹。
她丢掉可能会发送位置情报的零件，丢掉司令部提供的装备，只拿着一把长剑，在地上徘徊。
脑中只想着要尽可能多破坏一些机械生物。
在那场战斗中，自己死过一次。以前的自己，跟伙伴们一同埋在瓦砾下。
所以，就算知道安妮莫宁还活着，她也不会想特地去找她。因为，她不知道该带着什么样的表情与她重逢。
然而，现在有了更换燃料过滤器这个好借口。
她望向盒子告诉她的方向。
沙尘的另一侧，看得见高层大楼群模糊的影子。
「去看看好了。」
她踢着沙子走向前。
无声地试着呼唤伙伴们的名字。可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心中唯有一片干燥。

记忆之槛



記憶之檻
記憶之檻
NieR:Automata 短話
映島巡

首次刊载：尼尔：自动人形美术记录集《废墟都市调查报告书》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近战用武器划过虚空，彷佛要斩裂沙尘。四零式战术刀是分配给在最前线战斗的精锐的最新式军刀，刀刃上的电光炸开，半球状物体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

失去头部的机械生物停止行动。数秒后，圆筒型身体倒在沙地上，爆炸。先行化为残骸的其他两台被卷入其中，一同碎成金属片散落周遭。

爆炸声与热风消散后，只剩下沙漠特有的风声。

沙尘逐渐散去，人形身影浮现。柔和的身体曲线、纤细紧致的腰部、从下摆宽大的裙子底下伸出来的修长双腿，由此可见，是成人女性的身影。

正确地说，那人不是「成人」，也不是「女性」。她并非人类，也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寄叶型人造人二号B型，通称2B，属于战斗特化机种。

人类已经离开地球很长一段时间。外星人的侵略逼得人类不得不逃往月球。目前地上已经变成外星人的手下机械生物，和以歼灭他们为任务的人造人的战场。

2B收起军刀，对身后的存在说：

「这样就没了？」

停留在离地两公尺左右处的物体响应她的询问，缓缓下降。是叫做「辅助机」的随行支持装置。拥有立方体状的头部及大小四只手臂，主要于空中移动，但也能在水中活动，具备针对敌性个体发动远距离攻击、分析状况、通讯、负伤时的应急处置等支持寄叶型人造人的各种功能。

「肯定：无线存取点半径五公里内，无敌性反应。」

「是吗。」

2B轻声呢喃，走向比自己高了那么一点的金属制箱子。无线存取点伪装成人类文明的遗物「自动贩卖机」，是用来与司令部通讯和确认周遭情报的「重要设施」。

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一点，无论是废墟一角，还是沙漠的正中央，机械生物找到无线存取点就会聚集而来，有如群聚在地上的果实旁的虫子。

因此，寄叶队员在地面收发邮件、取得周边的地形情报时，必须先排除无线存取点旁的机械生物。这已经可以说是使用无线存取点的步骤之一。

做完这个固定步骤后，2B终于可以完成原本的目的。她在邮件一览里选择最新的那一封，开启邮件。在视线扫过送信人及「极秘」两字，接着转移到内文时——

「2B！」

名为9S的九号S型，像偷袭似的突然出现。9S虽然是寄叶型，却跟拥有成年女性外表的2B不同，外型参考人类少年制成。

「司令部传来的邮件吗？」

他应该没有偷看到，可是专门执行调查任务的扫描型机种，观察力跟直觉都很敏锐。9S大概是瞬间推出「现在不是月球人类议会定期联络的时间，而且很难想像有人会为了看私人邮件，不惜在执行任务前与机械生物交战」，得到「那是来自司令部的联络」这个结论。

「这是其他任务的指示，跟这次的调查无关。比起这个——」

2B转移话题。

「我们的会合地点并不是这里。」
她跟9S的会合地点，设定在离目的地更近的地方。
「是这样没错，但你好像在跟机械生物交战……我想说来支援你。」
「不需要。」
无法独自驱逐那种程度的机械生物，以B型来说是不良品。
「看得出来。」
9S夸张地耸耸肩膀。
「算了，我们也顺利会合了，前往目的地吧。」
2B与9S将地图数据的坐标从预计会合地点设定成目的地，开始移动。
「哇！沙子又跑进来了。」
在沙漠中行走的时候，万一鞋子进水，那可是异常状况，9S却在抱怨沙子跑进来。极其理所当然，2B觉得这没什么好嚷嚷的，对9S来说却并非如此。他前进了几公尺，皱起眉头，又往前走了几步路，再次哀号，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2B不在意吗？」
「在意什么？」
「你的鞋子里应该也全是沙吧？」
「只会有异物感，不会影响步行。」
空中的沙尘会遮蔽视线，鞋子里的沙倒不成问题。因此无须在意——听见2B的回答，9S的肩膀明显垂下。
「鞋子里一粒一粒的，不觉得很恶心吗？就算不会妨碍行动，这是感觉上的问题。」
「寄叶队员禁止拥有感情。」
不晓得对9S讲过几次这句话了。这次的任务并不是他们俩第一次共同行动。
「是——」
9S的响应每次都一样，有点闹别扭的语气及表情也是。不对，只有第一次被2B叮咛时，他畏畏缩缩地说了「对不起」。
听说寄叶队员之所以禁止拥有感情，是因为以前有队员因一时冲动，导致任务失败。确实，感情这种东西会让判断及行动产生动摇。2B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必要的……特别是对她而言。
「啊！难道是那个？」
9S指向的地方，突然出现疑似建筑物的影子。这栋建筑物有显示在地图数据上，所以也不能说是「突然」，但因为具有高低差的地形及沙尘暴的影响，他们之前都没看到。
「肯定：本次的调查对象。人类文明遗留下来的巨大建筑物。」
辅助机在旁边回答。不是2B专属的辅助机042，而是9S专属的辅助机153。若没有特别指名，或是有急迫的需要，辅助机不会回答支持对象外的人的问题。
风势忽然减弱，视界变得鲜明起来。2B看见被沙尘遮蔽的巨大影子中，浮现拱门型的入口。她知道那栋建筑物盖在岩山挖出来的洞中。不过对照地图数据一看，不是整栋建筑物都在岩山里，有一部分朝着山谷。整体来说，建筑风格有点奇怪。

「这好像是叫做神殿的宗教设施。正式名称记得是『沙之神殿』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人类住在这里，之后被当成神殿使用……的样子。」

9S语气听起来有点兴奋，不知道是不是错觉。S型专门负责调查及情报收集任务，所以加上了对任何事物都容易感兴趣的特性。

「快走吧，2B。」

他迫不及待地说，在沙地上飞奔而出。跑那么快会害「鞋子里一粒一粒」的感觉更明显，9S却毫不介意。真的是感觉上的问题。2B发现自己快要忍不住笑出来，急忙控制住嘴角。

「寄叶队员禁止拥有感情……」

她本来只是想在心中告诉自己，结果不小心说出来了。9S回过头大叫：

「你说什么！？」

2B回答他「没什么」，跟着赶往名为「沙之神殿」的建筑物。

声音消失了——神殿内部安静到让2B这么以为。她慢半拍才想到，是因为从不间断的风声被厚重的外墙遮住了。

「这里的空调比想象中凉耶。」

辅助机153立刻回答9S。

「否定：现在地——神殿入口附近并无空调设备。体感温度低下的原因，在于与室外的温差。」

「唉唷——这是感觉上的问题啦。」

9S闷闷不乐地说，小跑步跑向前方。2B跟在他后面，一面警戒四周。两人份的脚步声和两台辅助机运作的低沉声音造成回音，重叠在一起。一部分的天花板崩塌了，从那里洒下阳光。多亏有一点光照进来，才看得见楼梯及整整齐齐铺满楼梯口的四角形石头。

「连建筑物里面都有沙子。」

9S从楼梯扶手探出身子，望向下方。楼下的走道被沙子彻底埋住。不只走道，墙边也有好几座沙子堆成的小山。

「推测：堆积在通道中央及墙边数个地点的沙子，为人工循环的产物。但是，年代与目的不明。」

「人工循环？意思是让沙子流进神殿里？像河流一样？」

「肯定：为了方便起见，称之为人工流沙。」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唤，目的不明对吧。」

「肯定。」

旧世纪的遗产谜团重重。即使是逃到月球上的人类，也不可能把情报统统带走。因此他们人造人会像这样从事调查，帮忙记录及保存。

「附近有机械生物吗？」

眼罩虽然没有显示敌性反应，2B还是向辅助机042确认。凡事最好谨慎一点。

「回答：神殿内无敌性反应。」

这代表就算好奇心旺盛的9S做了什么轻率之举，也不会立刻招致危险。不过机械生物里也有会发出干扰电波的个体，称不上绝对安全。

「警告：前方阶梯及地板有部分缺损。」

9S对153的警告一笑置之。

「不用说我也知道。对不对？2B。」

2B点头肯定。有颗巨石挡在从入口通往内部的向下楼梯上。
「这颗石头本来是天花板的一部分。表面受损得很严重，可是隐约看得出花纹。」
9S单膝跪在地上，调查陷进楼梯里的巨石，抬头看着天花板。2B也跟着看过去，从崩塌的天花板可以看见蓝天。
「为什么会崩塌呢？」
至少不是因为跟机械生物的战斗。他们的目的是帮人类夺回地球，而且要尽量接近原本的模样。因此，人造人战斗时会极力避免破坏人类文明的遗迹。
所以很难想象他们会在这么巨大的建筑物附近战斗。就算遇见了机械生物，照理说也会把他们引到远离建筑物的地方再开战。
「回答：推测崩落发生在数千年前的过去。因此无法特定原因。」
「数千年前啊，真厉害。」
「厉害？」
「因为天花板是在数千年前崩坏的话，代表这座神殿是在更久以前盖好的吧？这样还能以这么良好的状态保存下来，很厉害耶。明明沙漠的气候恶劣成那样，石造建筑物风化得更严重也不奇怪。」
讲完这句话，9S忽然站起来，走向楼梯旁的房间，彷佛被吸引过去。
「这次又怎么了？」
2B半是无奈地问。9S紧盯着敞开的房门。
「这扇门是怎么开关的？这是石头做的耶？这么厚又这么大，不是人力有办法推动的重量。」
这扇门好像是由两扇拉门构成，不管用推的还是用拉的都文风不动。9S再度歪过头。
「是哪边有动力源吗？」
他望向室内。然而，跟有阳光照进来的通道不同，门后只有一片漆黑的空间。9S一点都不在意，准备走进黑暗中，153绕到他前面说：
「建议：点灯。」
「嗯，随便照一下吧。」
「了解。」
153照亮的空间比想象中更宽广。9S与153一同跑到房间中央，入口附近又暗了下来。2B叫042开灯后，跟着进入室内。
9S看了下天花板，然后往前跑，跑一跑又停下来环视墙壁。他每跑一步，挑高的天花板都会反射鞋子的声音。接着，他蹲下来开始调查用来铺地板的石头。光盯着9S看，就让人眼花撩乱。
「地板、墙壁、天花板，统统是用石头做的。把石头切割成同样的大小，排在一起……跟我目前看过的建筑风格都不一样。从来没看过。是用什么样的重型机械做的？他们怎么搬运这么多石头？为何用几根柱子就能支撑这么大、这么高的空间？」
9S有点激动地说着，冲到墙边。
「难道这个细长的台座上本来有光源？」
「肯定：存在固定名为『火把』、『火炬』的光源之痕迹。」
「一、二、三、四……总共八个吗？这个房间是用来干么的？看起来也没有仪式的痕迹。」

他在室内绕了好几圈，走向深处的门。入口的门大大敞开，里面这扇却是关上的。
「应该不会——」
9S将手伸向拉门的接缝处。
「这么简单就能打开吧……」
他的声音与开门的吱嘎声重叠在一起，门往两旁移动。
「打开了！？」
9S大吃一惊，看着往左右打开的门。153开着灯在门外与门内来回移动。先行掌握周遭状况也是随行支持任务的一环。
「警告：前方的门与通道高低差极大。影响移动的可能性高。」
然而，153的警告似乎不足以抑制S型的好奇心。
「我去看一下。很快就回来！」
9S放开手，门再度发出吱嘎声关上。
看见9S与辅助机153消失在门后，2B轻轻吁出一口气。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辅助机程序，选择近战支持模式，展开武装。」
「了解：展开近距离电波迷彩，启动近距离攻击装备。」
辅助机042默默听从2B的指示。
「战斗模式变更成对寄叶型。解除识别讯号。」
想到等等要做的事就觉得心情沉重。为了让思绪维持平静，2B暂时停止全身的动作，放松力气。
这也只不过是任务的一环。没错，是任务。只是件「极秘」两字在脑中挥之不去的任务。
她是在刚下飞行装置的时候接获有新邮件的通知。不是在卫星轨道上的的时候，也不是突入大气层的时候。降落沙漠的那一刻，042就告诉她收到了新邮件。
这个时候，她就已经察觉到是什么任务。发件人是司令官，没有透过通讯官发送的邮件。难以被人拦截到的时机，代表这是极秘中的极秘。
不对。从收到邮件的更早以前开始，她就知道了。从司令官命令她跟9S一起调查人类文明的遗迹时，她早就觉得再过不久，司令官就会下令抹杀9S。这个预感不幸地命中了。
「辅助机，告诉我9S的位置和经由走道过去的路线。」
「了解：追踪9S的黑盒讯号，开始检索路线。」
2B转身离开9S和153进入的房间。要跟踪的话，最好走别条路线。比起追在后面，应该先绕到前面堵他。何况目标是S型，擅长调查与收集情报的最新机种。除非异常顺利，否则应该很难偷袭他吧。
不过，论战斗力是2B占上风。胜败打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本来就不需要偷袭。但可以的话，她想尽快完事。想在9S发现自己遭到攻击前处理完。这样就不会带给9S不必要的恐惧及痛苦……
2B以042「检索完毕」的声音为信号，走回外面的通道。她冲上挡住楼梯的巨石，直接跳过去。9S的黑盒讯号一口气接近。
然后她走下楼梯，一边注意不要发出脚步声。黑盒讯号的源头在下一间房间。2B默默拔刀，走近门口。

跟第一间房间一样，左右双开式的门没有关上。然而，视线范围内并没有9S的身影。

她走到门边，迅速环视周遭。室内没有障碍物。也就是说，9S无处可躲，但直接走进去不晓得会不会有问题……

背后传来气息。2B立刻往旁边翻滚，离开原地。大量的子弹射中她前一刻所在的位置，是辅助机程序的远距离攻击。

2B正准备重整态势，看见刀刃挥下。9S不知何时绕到了她身后，用近战用的长剑攻击她。

没想到会被9S攻击。本想偷袭他尽早完事，结果竟然是自己遭到偷袭。

2B踢向9S拿着长剑的右手，脑中瞬间警铃大作。

为什么9S会拿着近战用的武器？照理说，9S不会像这样握着长剑的剑柄……

她立刻拉开距离。用热线灼烧过的刀刃正在融化，是9S手上的长剑。万一她没想那么多就踢下去，右脚肯定会受到重创。9S预测到专门打近身战的B型的反应，设了陷讲。

最好换个地方，视野不良的通道对之后才来的自己不利。

2B高高跃起，远离9S，冲进其中一间房间。不是传出9S黑盒讯号的那一间。他应该没时间连这间房间都设陷阱才对。

9S从后面追过来。这里是开阔的场所，无处可躲，他却没有一丝犹豫。9S叫153用枪击支持，靠近2B攻击。这个战斗方式几乎可以用「奋不顾身」形容，2B因此感到困惑。她从来没看过9S这样。

她一面闪过153的子弹及热线，一面砍向9S。可是，9S的动作比想象中还快，迟迟无法给他致命一击。不对，比起9S的动作，辅助机的远距离攻击更加棘手。2B判断必须先封住153的行动，对042下达指示。

「辅助机！将攻击目标设定为153！」

随行支持装置没有安装「舍身攻击」的程序。只要自己遭受攻击，绝对会回避。也就是说，辅助机闪躲攻击的瞬间，对2B的远距离攻击就会中断。虽然顶多只有一、两秒的时间，这样就足够了。

从未间断的枪击停止了一瞬间。2B一口气逼近9S。9S杵在原地，不晓得是不是没料到2B会盯上辅助机。2B拿刀对着他，踏出一步。在她心想「这样就结束了」的同时，全身窜过一股异样感，紧紧握住的军刀掉到地上。

2B瞪大眼睛……本想这么做，却控制不了身体。双手双脚，全身都失去控制。

铺在地板上的石头逐渐接近。不对，是自己的身体在向前倾倒。倒下去的前一刻，2B听见9S说了句「对不起」。

我没有误会她——9S喃喃自语。不过，这句话并没有实际化为声音。黑客空间内的「声音」，只是9S的自我数据这么认知到而已。白色墙壁及白色地板，也是自我资料的认知。

他心想，真希望这是一场误会，误会2B想杀了自己。然而，她的话语透露出的讯息、她不经意露出的表情，以及她的语气，都隐约证实了他的疑念。随着时间

经过，疑念转为确信，最后终于成为事实。

「其实我也不想做这种事……」

他没有说谎，是真心的。他想不到除此之外的方法。从发现2B是司令部派来的监视者的那一刻起，他就不断思考有没有其他办法，可是怎么想都想不到。

「不过，S型是不可能打赢B型的。」

2B的战斗能力有多优秀，一直跟她共同行动的自己十分清楚。若不骇进去夺走义体的控制权，只会被2B轻易杀掉。

想骇进鲜少给人可乘之机的2B，只能在打近身战的途中，而且还是她准备给自己最后一击的瞬间。猛禽类捕捉猎物的那一刻，是最无防备的时候。这是9S调查地上生物时学到的知识。

反过来说，2B是真的想杀掉9S，他才能成功骇进去。假如2B不带任何杀意，无论9S怎么攻击，她都只会选择回避，不会进入可以让他骇进去的范围吧。9S现在在这个地方，就证明了2B的杀意。

「不管怎么样，都是我自己找的借口。」

他知道自己在做比杀人更残酷的事。擅自侵入别人的脑内，在里面乱翻一通后还要把人家杀掉。他明白。可是——

「我有想解开的谜团。」

9S慎重地在2B的记忆区块内前进。他之所以骇进2B，不只是为了抢走义体的控制权杀死她。有件事他无论如何都想知道。

『因此，命令你抹杀9S。』

记忆区块中最新的纪录，是疑似信件一部分的文字。肯定是她来这里前去无线存取点收的那封邮件。未整理的记忆不会依时间顺序，而是按照印象强弱排列。

一打开邮件，2B最先看到的就是「因此，命令你抹杀9S」这行字。意思是，2B早就预料到司令部会下达这个命令。正因为她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才会只截取到这行字。

『已经证实』

『疑似试图』

『事项』

『连接主伺服器』

『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

『经过数次』

『禁止』

『9S他』

记忆碎片四散。语序之所以乱成一片，代表2B看这封信时相当动摇，而且9S还在她看信看到一半的时候出现。她没那个心思在脑中整理邮件内容……

9S进到记忆区块的更深处，寻求解开谜团的线索。

「是这个吗？司令官跟2B的……密谈。」

司令官的背影，以及看着她的2B。不是靠通讯，而是在地堡某处私下进行的对话。

『不过按照惯例，S型负责的现地调查任务不是单独任务吗？』

『那只是惯例。有个例外也无妨。打个比方，如果他要去的是有多数敌性反应的危险地带？总要有人支持不擅长战斗的S型。』

『我明白了。那么，就这么办。』

『先监视他就好，之后我会再下达指示。』

是2B跟9S共同行动前的记忆。可是这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做任何「遭到禁止的行为」才对。司令官却判断需要有人监视他。根据是？

这时突然插进与9S有关的记忆。

『我们扫描型的工作主要是单独在当地进行事前调查。所以可以和其他机体一起行动，让我很开心。』

啊啊，他记得。这是他在最初的任务对2B说过的话。看来2B在那段对话的途中，想起了跟司令官的密谈。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2B在监视自己。更遑论「还有别的」，他想都没想过。

9S悲哀地转移到下一个记忆。似乎是通讯对话的记忆，司令官的声音中参杂杂音，有点听不清楚。

『……S型是专门调查、收集情报的机体。其特性及高性能，导致他们无论如何都会不小心知道太多事。该说是S型的宿命吧……』

知道太多事有什么不对，9S在心中反驳。有什么是不方便给他知道的吗？

『总有一天，9S一定会做出遭到禁止的行为。不对，说不定他已经跨过那一条线了。』

这次9S就没有反驳了。他确实试图连接过主伺服器。

『目前还没掌握到确切证据。不过，有人企图入侵主伺服器。这次似乎没有成功，但下次就不一定了……』

没错，第一次以失败告结，被攻击型防护罩逼得落荒而逃。因为他撤退得很快，应该没留下痕迹让人追踪。下一次，他在突破一道防护罩后放弃。再下一次，他成功破解好几道防护罩。破解掉的防护罩越多，撤退所需的时间也会随之增加，导致他越来越容易被逮到。

司令部发现他企图入侵主伺服器，或许是迟早的事。即使如此，他还是想知道。防备越是严密，就会让人更想知道前面有什么东西。他知道这样很危险，但他控制不住，看到谜团就会忍不住想解开。

原来如此，这就是S型的宿命。司令官说得没错。派人来监视他也是正确的判断。搞不好连下达抹杀命令也是。

接下来的记忆又回到地堡里的房间。这次不是背影，是司令官的正面。

『S型不擅长战斗，我认为处理不会花太多时间。』

『他们不擅长的是近身战，并不是完全无法战斗。而且，S型十分敏锐。很可能已经察觉到司令部派人监视他。』

『他看起来不像有发现的样子……』

『你不擅长观察这种事，就跟S型不擅长战斗一样。』

司令官又说对了。2B没发现9S早就看穿她的真实身分。

起初他以为2B是装作没发现。然而，这个可能性很快就消失了。2B没那么会装。她反而很笨拙，不经意表露出的温柔、体贴……说不定她以为自己都掩饰住了，对S型来说却明显到不行。

『无论如何，只要你攻击他，9S肯定会反击。用S型最拿手的黑客技术。』

多么惊人的洞察力，9S发自内心想拍手称赞司令官。现在的情况正如她的预料。

这样就解开一半的谜团了。2B要「杀掉他」的理由，是因为司令官命令她处理掉知道太多事的9S。那么，解开剩下一半谜团的钥匙在哪里呢？在9S脑中浮现疑惑之时。

『先让9S独自行动，在这段期间展开武装。然后绕到前面偷袭他。』

跟司令官的对话播放到一半，突然插进时间顺序不同的记忆片段。

『只要瞬间解决掉他……』

跟前后的对话比起来，明显是很久以前的记忆。看来2B在司令官下令前，就先想好杀死9S的步骤了。

『要让9S连发生了什么事都察觉不到……这样就不会带给他不必要的恐惧及痛苦。』

剩下一半的谜团解开了。原来是这样——从旁插入的记忆在9S理解的同时消失不见。

『万一被他骇进去抢走义体控制权，就算是擅长近身战的你，也会跟字面上的意义一样束手无策。所以——』

所以？她叫2B做了什么？偷袭自己不是司令官的命令。那么司令官到底下达了什么样的指示？

『要在黑客空间内设陷阱。』

有股不好的预感。下一刻，一片纯白的黑客空间出现漆黑的墙壁，橘色及紫色光球射向9S。是设置型的逻辑病毒。

在记忆区块中设置逻辑病毒，确实能有效攻击骇进来的9S的自我资料。可是，逻辑病毒的攻击可能也会波及2B自己。所以他以为她不会做到这个地步。

「可恶！我太天真了！」

那仅仅是9S个人的希望，并非预测。司令官非常干脆地选择让2B置身在危险中的道路。

在自我数据被污染前得赶快逃出去。

『只不过，逻辑病毒的攻击也不是万全的。再多制定一个对策吧。』

出口在哪里！？他事先规划好的逃脱路线呢！？

『用封锁系防护罩，把他关在逻辑回路里。』

不知不觉，他一步也动不了。黑客空间内的漆黑球体迅速增殖，是用自我封锁算法构筑成的防护罩。

「辅助机！构筑新的逃脱路线！」

然而，辅助机没有响应。逻辑病毒不只在攻击9S的自我数据，还中断他跟外界的联络。

无处可逃了。再过几秒，「现在的」自我数据就会被压毁、消灭。9S看着纯白的黑客空间逐渐染成漆黑，无计可施。

「算了，就这样吧……」

2B是在沙漠的无线存取点收到抹杀命令的邮件。从那里到调查地点的途中，有无数次杀掉他的机会。没有地方可以藏身，也不方便行走的沙漠，对习惯战斗的2B有利。2B却在进入神殿后才发动攻击。9S透过偷看她的记忆明白了原因。他心想，2B果然很笨拙。

全是为了要能瞬间杀掉9S。为了让9S一无所知地死去。

黑色球体淹没四周，不留一丝空隙。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心情很平静。不觉得恐惧，也不觉得痛苦。

「再见，2B。」
接着，眼前变成一片黑暗。
四肢的控制权回来得跟被抢走时一样突然。
「封锁系防护罩启动。逻辑回路，封锁完毕。切断。」
2B眨了几下眼睛，确认动作后，缓缓起身。运动机能也毫无问题。
「……删除。」
没有任何手感，一点点的痛觉都感受不到。她只感觉到「指令执行了」。
2B低头看着9S倒在旁边的义体。黑盒讯号尚未停止，不过因为自我数据被删除了，所有机能都处于休止状态。
若能靠武力解决掉9S自然最好，就算失败，也能用设置型逻辑病毒攻击9S的自我资料。即使9S成功除去逻辑病毒，只要用封锁系防护罩把他关在逻辑回路内，就能把他的自我数据连回路一起删除。这些全是司令官的主意。
9S制定了在近身战后发动黑客攻击的两段式策略，却输给制定三段式策略的司令官。
2B反手握住军刀，笔直地挥下。
「破坏头部。」
手掌传来神秘的反作用力，是从未有过的感觉。明明不是第一次破坏同伴的义体，在战场上解放无法行动的队员时，并没有这种感觉。是因为破坏得不够彻底吗？
「破坏胸部。」
她再次挥下军刀。奇怪。神秘的感觉扩散开来了。刚才只有手掌，现在连上半身都有股压迫感。不是实际有东西压在身上，却让人喘不过气。
「确认黑盒讯号停止。」
义体彻底破坏完毕。自我资料也消失了。9S死了。任务完成。但她为什么会有种还有事情没做的不安感？为什么呼吸机能会发生问题？
『再见，2B。』
9S的声音于脑内回放。是留在记忆内的数据，9S的遗言。她知道那股奇妙的感觉、于胸口萌生的异样感是什么了。
「是吗？这就是……」
名为愧疚的感情。或是所谓的自责吗？不管怎样，寄叶队员是禁止拥有感情的。
在她试图抹杀遭到禁止的感情的瞬间，有什么东西像要抵抗似的，从脑海涌出。是与9S有关的记忆。
呼唤她名字的声音。高兴地说着「可以和其他机体一起行动，让我很开心」时扬起的嘴角。腼腆的笑容。执行某次作战的时候，他傻眼地说过「2B意外地粗线条耶」……
喉咙深处好像卡着什么东西，胸部传来揪心般的痛楚。2B咬紧牙关。她现在才知道，已逝之人的记忆会折磨留下来的人。
是我的错。是我累积了不必要的记忆……
『再见，2B。』
又来了。又是那个声音。
2B用力摇头，驱散9S的声音。
「我不会道歉。」

因为这是任务。我一点罪恶感都没有。绝对没有。所以，如果又接到同样的命令，下次我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吧。

因为那就是我的工作——2B这么告诉自己，抬头直视前方。

「辅助机，联系司令部。」

「了解。」

辅助机展开通讯用的画面。

下次也会做出同样的事，不过她心想，以后别再跟其他人有不必要的接触了。共同度过的时间、对话，都维持在最低限度吧。不要累积多余的记忆。不要萌生不该有的感情。

『这里是司令部。』

2B再度深深吸了口气，吐出来。连同残留在心中的痛楚一同吐出。

「这里是2B。任务完成。」

有什么东西宛如流沙似的，从2B平静的声音中流泻而出。

卫星轨道基地地堡观察日记

NieR:A ata

衛星軌道基地地堡観察日記

衛星軌道基地地堡観察日記

映島巡

首次刊载：首次刊载：尼尔：自动人形美术记录集《废墟都市调查报告书》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这里 是 哪里？〉
〈那个人 是 谁？〉
【TB 13：30】
2B心想，简直跟走在布满碎石的坡道上一样。
左脚比铅块还重，走一步就会累得喘气。好不容易踏出左脚，接着换成右脚关节发出吱吱嘎嘎的悲鸣声。
她一拐一拐地走下飞行装置，离开机库，搭乘升降机，在走道前进了几公尺。才这么点距离，就耗费了长到令她傻眼的移动时间。开发部在这条走道前面。一想到还得花多少时间才到得了，2B就快昏过去了。
卫星轨道上的地堡，是寄叶部队的前线基地。尽管具备用来让他们降落地面战斗的必要设施，以及供队员居住的空间，地堡绝对称不上大。然而，通往目的地的路途却漫长到彷佛永无止境。走道是平缓的斜坡，所以没有阶梯。明明那里是闭着眼睛也走得到的地方。
也就是说，运动机能出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必须尽快让开发部重新调整。在2B设法加快速度时——
司令官从前方走来。2B本想将左手放到胸前，向司令官敬礼，手臂却抬不起来。2B皱起眉头。看来有问题的不只脚部。
「噢，不必那么拘束。」
司令官示意要她放下手。大概是看见这别扭的姿势，立刻发现2B受损了。
「你看起来状况很差。」
「由于在地上无法修理，迫于无奈，只得中断任务归还。非常抱歉。」
「用不着道歉。有其他伤员吗？」
「在今日凌晨与机械生物的战斗中，1D右上臂及左肩、4B左大腿部受到轻伤，但两名队员都在12H的紧急修复下，恢复到不会影响任务的程度。」
「这样啊。」
司令官的视线移到一旁。连结机库与开发部、司令室的这条走道对着「外面」。看得见昏暗的宇宙空间、闪烁着的繁星，以及人类的故乡——地球。
以寄叶队员为首的人造人们，此时此刻也在那颗美丽的蓝星上与机械生物战斗。机械生物会无止尽地出现，宛如源源不绝的虫子，怎么杀都杀不完。
「跟敌人数量比起来，寄叶队员的人数实在太少……称之为少数精锐的话，听起来倒是挺好听的。」
至今以来，他们一直是靠战略与技术弥补数量上压倒性的差距。可是，这样依然无法颠覆不利的战况，战争越拖越长。2B以为司令官会对她说「所以要更加努力」，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
「所以，不要太勉强喔？」
司令官扬起嘴角。偶尔，司令官会露出令人困惑的温柔笑容。明明她的一举一动都严格得充满领导者风范，明明她的判断冷酷、锐利得像一把研磨过的刀刃。在这抹偶尔浮现的笑容底下，想必积着数不清的苦恼与纠结。
「司令官……」
2B话讲到一半，将未说出口的话吞回口中。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她改变

了

主意。

「没有，没什么。」

司令官脸上的笑容消失，冷静的话语自唇间吐出。

「无论是多残酷的任务，我们寄叶部队都必须达成。」

我们寄叶部队——2B在心中重复。她有过痛苦的经历。痛苦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经历……也不是没有，但对于任务，2B没有任何怨言。

「可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全部的责任都在我身上。别忘记这点。」

司令官彷佛看穿了她的心思。她以为每一次的任务结束后累积的沉重压力，是只属于自己的。不对，现在她仍这么想。不过，司令官这句话传到了她心中。

「愿人类荣耀长存。」

这次，左手成功举到了胸前。司令官也回道：「愿人类荣耀长存。」

今后也要继续在这个人手下战斗，直到人类取回故乡地球的那一天。

2B听着背后传来的规律脚步声，赶往开发室。

〈刚刚那个东西是什么？＞

〈是什么呢？刚刚那个东西。〉

〈跟去 看看吗？〉

〈跟去 看看吧！〉

【TB 13:40】

她刚踏进司令室，就被挡在原地。突然有好几个人冲进升降机，堵住走道。

「司令官！想请问您地堡内的资材该如何配置……」

「请允许我报告地上战废墟都市一带的战况。」

「请您允许发射运送资材到月球的货柜。」

「F地区3d区的通信区域疑似出现问题。」

看来通讯官们似乎以为只要有「司令官」这个头衔，处理能力就会大幅提升。

「关于资材配置方式，给我三种考虑到各负责人动线的配置图。我看过再决定。」

「收到。」

「三百三十秒后再听你报告战况。」

「收到。」

「允许发射货柜。」

「谢谢您。」

「叫F地区附近的队员移动到无线存取点调查原因。」

「收到。」

真是的，这样就统统搞定了——她如此心想，通讯官们却没有离开。看来她们还有事。

「然后呢？」

是——通讯官一同说道。

「司令官！请您收下这个！」

她们同时递出金色和银色的小袋子。

「这是什么？」
「今天是二月十四日。是情人节，送给敬爱之人茶色物体的日子。」
「情人节？旧世界的习俗吗？」
「是的！听说送礼的人和收到礼物的人都能得到幸福。茶色物体好像要用金色或银色的纸包装。」
她心想「难怪啊」。通讯官们递出的袋子虽然大小各异，每一个都闪闪发光。原来如此，人类以前似乎会互相赠送这种东西。
她接过袋子，打开其中一个。里面装着焦褐色的缎带。脑中浮现「给我这东西做什么？」的疑惑，但她还是先行道谢。
旧世界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习俗。人类是他们人造人的造物主，因此试图「理解」造物主本身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搞不清楚其中含意就模仿，并不值得称赞。这个叫「情人节」的习俗也不是能正式允许模仿的……
不过，还是别那么死板吧。通讯官也有不同于在前线作战的士兵的辛苦之处。
「司令官，那个……方便打扰一下吗？」
最后来找她的是通讯官6O。她是2B的通讯官。
「什么事？」
「想请您允许将新装备实装到飞行装置上实验。」
开发部跟她报告过好几次新装备的开发进度。既然要实际装到飞行装置上实验，自然得跟通讯官及队员商量好。负责这件事的似乎就是6O。
「噢，你说那个吗？先行调查任务的。我记得这个任务是交给……」
「是9S。执行先行调查任务的过程中没出现问题的话，之后就是请空降部队进行最终实验。」
听见6O这句话，她的脑海突然浮现不久前才说过话的2B的面容。
「是吗，9S啊……是他没错。」
全部的责任都在我身上。她再度于心中呢喃至今重复过无数次的话语。
「我允许。」
「谢谢您。」
6O向她行了一礼，离开司令室。她回过头。正好过了三百三十秒。
「那么，跟我报告地上战的战况。」
〈地上战？战况 报告？〉
〈是指 在地上 的战争？战斗的 状况 吧？〉
〈原来如此。新装备 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去看看 吧。〉
〈去看看 嘛。〉
【TB 14:00】
通讯官6O急忙跑向机库。万一跟她错过就糟糕了。不对，错过就错过吧，只要透过通讯系统联络即可，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通讯官6O的身体从打开到一半的门滑进去。越是着急，门开的速度就越慢。她心想，迅速的行动需要迅速的设备，之后去申请改善这点看看吧。
「21O，你在吗？」
通讯官21O从装上弹射器的飞行装置后面探出头。她还在检查。时机正

好，6O立刻进入正题。
「司令官同意实验新装备了！」
然而，21O的反应比想象中还冷淡。是忘记实验内容了吗？
「是那个新装备喔？飞行装置的！」
讶异地皱着眉头的21O，脸上浮现无奈的表情。
「就这样？」
「什么『就这样』……？」
这次换成6O一脸纳闷。21O到底为什么感到无奈？
「这点小事，用通讯系统告诉我就可以了吧，不必特地到这里来。」
「是没错。」
21O一副6O在浪费时间的态度，6O试图反驳。
「不过不过！总是靠通讯系统会运动不足的！」
21O挑起一边的眉毛，像在问「所以又怎么样」。
「而且，亲自看过装备做确认是很重要的喔？唉唷，就是那个嘛？对我们来说？准备万全？呃，那句话是……」
「『任何事都做好万全准备，是我们通讯官的职责』。」
「没错！」
6O大声回答，21O终于点了下头。
「确实如此。听见有新装备可以用，他八成会乱来一通。因为9S是好奇心旺盛的类型。」
21O耸耸肩膀，语气跟说出口的话成反比，十分温柔。提到她负责的9S时，21O一直都是这样。
6O兴奋地回答「我懂我懂」。她们负责的队员不同，身为通讯官的心情倒是相同的。
「2B队员也是——她超爱乱来的——」
跟S型容易遵从好奇心「乱来」一样，B型倾向于奋不顾身地「乱来」。虽然也是因为这样，她们才能在充满枪林弹雨的前线无所畏惧地战斗。
「害我看得吓出一身冷汗。」
「我知道基于机种特性，这也是无可奈何。」
「但还是希望他们自重一点。」
「不过讲这些也没用。」
「没办法嘛——」
所以16O与21O异口同声地说。
「事前准备很重要的！」
除此之外，通讯官之间的情报交流也很重要。即使是无关紧要的对话，同样属于情报。微小的情报累积起来，有时会成为重大决策的提示，或是回避危险的信号。简单地说，对通讯官而言，日常的一切都与任务有关。「日常即任务」。
6O和21O确认完好几项新装备的注意事项及变更处后，稍微聊了一下天。当然，21O正在做事的手并没有停下。
「好，让你久等了。」
21O将检查完的飞行装置移回原位，让出位置给6O。弹射器一次只能装备在一架飞行装置上，因此检查也是每个人轮流。

「那我去联络9S。」
「嗯，麻烦你啰！」
6O将2B的飞行装置固定在空位上，开始检查。
〈那台机械 好大 喔？〉
〈那就是 新装备 吗？〉
〈接下来 要去哪里？〉
〈接下来 要去哪里？〉
【TB 14:30】
寻找9S的所在地，对通讯官21O来说是「轻松的工作」。
在地上的话，可能会因为卫星影像的分辨率或通讯带宽的关系导致坐标错误，不过如果他在地堡里面，绝对不可能搞错。21O站在门前，心想「9S就在这里」。
伺服器管理室。地堡内设置大型终端机的房间。9S会在这里分析敌方的防护罩、解明新型黑客模式。他最喜欢这种精细的工作。
只要没接获出击命令，他会一直、一直、一直……在这里做事。专注力相当惊人，经常连开门声都没听见。
看吧，我就知道——21O在心中自言自语。9S专注地盯着终端机，没发现21O进来。虽然他的眼睛被眼罩遮住，可以想象9S肯定带着闪闪发光的双眼，埋头于工作中。
听说人类在幼年期会忘记时间，沉迷于「玩玩具」这个行为，是否就是9S现在的状态？
其实在前往机库前，21O先绕到了这里一趟。由于9S太过专注，她便没有特别叫他，那个时候他待在这里的时间就已经超过三小时。
在21O心想「得叫他休息才行」的瞬间，9S肩膀突然用力抖了一下，彷佛有人从背后大叫，吓了他一跳。
「什么嘛，原来是指挥官小姐。」
9S望向21O，耸起来的双肩放松下来。
「『什么嘛』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过那么多次，不可以都不休息，连续好几个小时——」
「是是！」
「『是』讲一次就够了。」
「是——」
9S闷闷不乐地回应。
「请你解除与终端机的联系，我要说明下一次的作战。」
「咦——？不能就这样听吗？」
「不可以，小心运动不足。」
竟然得搬出6O不久前才对她讲过的台词。不过，9S比6O更需要运动。
「起来走一下吧。」
9S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终端机。
「下一次作战的地点在哪？」
「工厂废墟。要调查废墟内及周边的环境。」
「意思是又要一个人啰，好寂寞喔。」
9S百无聊赖地垂下肩膀，但他立刻抬头盯着21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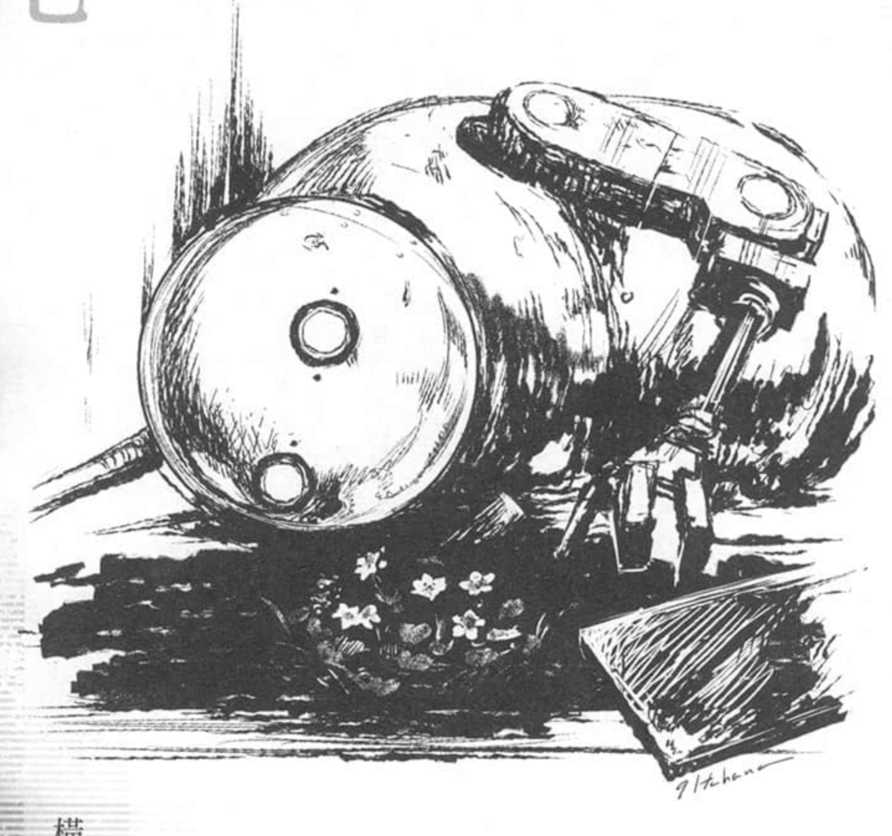
「指挥官小姐要不要也一起去？」
21O知道他不是认真的。9S应该是真的觉得寂寞，可是不可能因此带指挥官参加任务。
「不行，这是工作。别跟我撒娇，要自己一个人达成任务。」
「我知道啦——」
9S鼓起脸颊。只不过，他的语气听起来有点沮丧。21O心想「那给你一点『糖果』好了」。
「下一次的作战，好像会顺便实装新装备测试喔。」
「真的吗！？」
9S兴奋地问。不出所料，「新」这个词的效果十分显著。
「详情到机库再说。你一面确认实际的装备，一面听我说明。」
「是——！」
就在这时，9S面露惊愕。
「怎么了吗？」
对了，刚刚他也有点不对劲。本以为9S是被进入伺服器管理室的21O吓到，他的眼睛却往不同的方向看。那个时候，9S是发现其他东西才抬头的。
「总觉得……有点奇怪。」
「什么东西奇怪？」
「有种有人在看我的感觉。」
9S环顾室内，但他很快就摇摇头。
「怎么可能，一定是错觉。我太累了吗？」
「就叫你定期休息……」
「是是！」
「『是』说一次就好！」
跟他解释完新装备的功能后，非得逼他休息。累积太多疲劳可能会影响任务。21O边想边催促9S离开伺服器管理室。离开前又扫了一眼室内，当然没有人在。
〈好险。〉
〈差一点就被找到了。〉
〈是说，『寂寞』是什么呀？〉
〈不知道耶。〉
〈人造人真是充满谜团。〉
〈对呀，充满谜团……好有趣。〉
〈真想多跟他们玩一下。〉
〈对呀，真想……多跟他们玩一下。〉
没有任何人的气息的伺服器管理室内，大型终端机的屏幕显示出四个字。
通讯结束

小小的花

小小的花

小小的花

NieR:Automata 短話



横尾太郎

首次刊载：尼尔：自动人形攻略设定数据集《第243次降下作战指令书》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

那种颗粒小小的，宛如黑色的沙。

发现地点是某座人类遗迹内。

由于还发现了躲在建筑物里的人造人，我花了五天又二十个小时左右驱逐他们。在处理被用力砸到墙上、变得跟垃圾一样破烂的敌人时，我于某个小房间找到那个东西。

数个玻璃瓶摆在破旧的架子上。大部分的瓶子都空无一物，或是破掉了。不过，只有一个瓶子保存状态良好。我慎重地把它拿起来，发现里面装着许多小小的颗粒。查询数据库里的数据后，得知那是「植物」的「种子」。可是，更详细的情报就查不到了。

我观察了一会儿，决定将那个玻璃瓶带回去研究。

*

「我们」机械生物跟人造人的战斗持续了数千年。人造人战斗能力非常高，就算派出一百台「我们」，也常常连一架人造人都打不倒。但胜利的会是「我们」。因为「我们」会藉由不停自我修复和增产，靠数量压制他们。一百台不够，就用一千台。一千台不够，就用一万台。无限重复下去，增加数量。想要赢得战争，最根本的要素是「时间」。永远抗争下去，直到胜利。那就是「我们」机械生物从造物主身上学来的最重要的战斗要件。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战斗行为以外的事可以说毫不关心。造物主写的程序码禁止「我们」使用会不小心破坏环境的大型破坏兵器，所以地面上充满大量的动植物，「我们」却几乎没有针对它们调查过。

地形情报及气候，因为可以用来制定战术，「我们」会收集相关情报。至于动植物的情报，「我们」判断与战斗行为之间的关系微乎其微。

不过，真的是这样吗？

可能性或许很低，但这些种子会不会也潜藏着歼灭人造人的线索？

试试看吧。

毕竟「我们」拥有无限的时间。

漫长到令人厌倦的时间。

*

透过网络协议的结果，决定由发现者负责调查「种子」。

也就是「我」。

「我」查了过去的数据，只知道「种子」是「植物」的幼体，却不清楚怎么做它才会变化成「植物」。因此「我」必须从骇进人造人的伺服器开始做起。

人造人的伺服器内也没什么有用的数据，但「我」在花了好几天找到的人类文明档案库中，发现记载「等到气温上升就可以播种」的档案。这似乎是培育植物的标准流程。「我」搞不懂「气温上升」是要上升到哪种程度。既然上面写着要「播种」，照理说会有个可以种种子的目标物，档案库里却没有相关纪录。敌人为何如此草率？这样怎么可能赢得了「我们」……

总之，「我」从过去的气象情报统计资料中，预测适当的时期。「播种」的目标物则使用数个样本。其实「我」本来想一口气尝试所有的可能性，无奈

「种子」数量有限，「我」便将样本缩小到「沙子」、「水泥」、「土壤」这三种。三种都是有其他植物生长的素材，假如「我」的预测正确，「土壤」的可能性应该是最高的。

七天后，种在「土壤」里的「种子」发芽了。「我」将「我」的预测正确无误一事，分享给「我们」知道。

*

播种后过了二十四天，发生一个问题。

气温上升，植物高度增加是很好的迹象，却有好几只小虫黏在叶子底下。经过「我」的观察，虫子似乎在吸收植物的养分。

虫子太小了，「我」抓不下来。泼水也赶不走它们。我试着用威力低的雷射光攻击，结果把样本的叶子轰掉好几片。这么小的虫子怎么如此棘手……不对，就是因为它们太小只才棘手。「我」觉得在任何方面都以重厚长大为目标的「我们」机械生物，缺少这种战略性的观点。这或许称得上是一个学习成果。整理好所有情报后，上传到伺服器上吧。

*

播种后过了八十五天。雨天。

结果，植物因为当时的虫子受到重创。可是植物好像仍在继续成长，生长所需的水分也很足够。「我」之前回收的数据上记载着，种植植物适合用中性〜弱碱性的水分，所以「我」现在会用微量的中和剂维持这个状态。不过这个种植法真的是正确的吗？「我」没有自信。外面的巨大植物像蜷曲起来的蛇一样，紧紧缠住大楼。那些植物到底为什么会巨大化？是因为环境变化，导致植物产生对酸雨的高耐性吗？

「我」低头看着自己种的植物。

看见叶子间有发出白光的物体。

「我」仔细、小心地观察那个物体。

是小小的花苞。

「我」查询手边的数据。

根据人造人的资料，那似乎是叫做「花苞」的部位，之后会变化成「花」。资料里有好几十种「花」的照片。红色的花、粉红色的花、蓝色的花、白色的花……有各式各样的花，情报却不足以让「我」确定眼前的植物是哪一种种类。算了，之后就会知道吧。

「我」再度加入中和剂。

这次加得比较少。

*

一百零二天后。晴天。

下了好几天的雨停了，植物开花了。

「我」参考的图片数据上，都是大朵的花，这种植物却开了许多直径只有五公厘的小花。我推测这两种植物种类可能不同，但也有可能是我培育的方法错了。

话说回来，最近看着这个植物，就会有种难以言喻的感情。据我推测，似乎是因为植物开花的模样很像火药爆炸的瞬间。

仔细一想，「我」已经很久没有使用武器。对于被做出来用在战争上的「我们」机械生物而言，堪称异常状况。不过，培育这个植物是「我」重要的

任务。无论我实际上有多么渴望战斗，都不能放着这个植物不管。

通讯封包就是在这时传来的。

内容很短，却加了两百道以上的密码，独自行动的「我」需要耗费四天才能解锁。用不着打开数据，「我」就知道内容是什么。至今以来，加了这么多层密码的状况只有几次而已。

那是计划与人造人展开大规模战斗的作战概要书。

*

一百二十四天后。雨天。

重新启动第二十四次后，一部分的视觉传感器终于复原。「我」检查了一下身体，有三分之一的关节发生故障，一半的传感器无法运作。「我」似乎倒在地上。

十八天前的大规模战斗时，「我」不能离开岗位。不如说，应该是没空变更对「我」这种实验个体下达的命令吧。留下来的影片纪录显示「我」好像被人造人击中，导致机能停止运作。

「我」试图移动，结果只发出「吱嘎吱嘎」的刺耳声音，站不起来。看来受损得很严重。「我」预测光凭现有的修复装置，需要耗费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修理，感到不耐。转动勉强能活动的头部，看见眼前有个模糊的白色物体。「我」调整摄影机的焦距，是那些小小的花。

植物大部分都被暴风吹毁，只有极少数的个体幸免于难。考虑到周围被烧得一片焦黑，这些花可以说是非常稀有的个体。

动不了的植物，以及动不了的「我」。

「我」用摄影机记录了一下植物后，重新开始自我修复。

「我」的工作尚未结束。

持续记录这个植物的生长过程，是「我」的任务。

*

在那之后，植物依旧开了小小的花。

「我」继续记录植物的生长过程。重新启动后过了二十二天，「我」的身体已经彻底修复，恢复原状。虽然还剩下战斗时不小心与机械生物的网络分离出来的问题，这对于培育植物的任务并不会造成影响。

过去学习到的知识，让「我」知道怎么做才能改善植物的活动。适度的水分、温暖的温度，还有土壤。无论是下豪雨的时候，还是刮强风的时候，「我」都尽力维护植物生长的环境。

在战斗中受损的植物也复原了，开出更多的花。

现在「我」看到这些花，再也不会感到不安。

*

播种后过了两百八十天。

发现植物的一部分变成褐色。

这个情况目前发生过不只一次，因此我并没有把它看得太严重，褐色部分却每天都在扩散，最后蔓延到整棵植物。

传感器有反应。「我」抬头一看，下雪了。

「我」意识到气温降低，将调低温度的加热器放在植物旁边，努力维持温度。经过数日的观察，植物仍然维持茶色，没有变化。不对，正确地说，植物的形状好像在慢慢崩毁。

「我」久违地拿出参考数据，寻找修复植物的手段。只不过，到处都找不到相关叙述。每种植物都只有记载到开花结果的阶段，没有记录之后的事。

又过了几天，气温降低。下雪的日子逐渐增加。

「我」用双手包覆住植物。

不停保护茶色的植物。

「我」的任务尚未结束。

「我」必须修复这棵植物。

「我」会去理解，会去学习。

「我」想必能成功修复植物。

因为，「我」拥有无限的时间

过于平静的海洋

過於平靜的海洋

過於平靜的海洋

NieR:Automata 短話

映島巡

首次刊载：尼尔：自动人形攻略设定数据集《第*243*次降下作战指令书》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07:30】起床～早餐

意识从深沉的梦境中迅速浮上。

眼皮另一侧受到刺激，应该是光线造成的。他觉得很烦，试图拉起棉被盖住头部。这时传来一声「10H」，打断他的行动。

「报告：起床时间到了。」

「好困。」

「建议：起床。」

「不要……」

「警告：起床。」

「再五分钟就好。」

身体突然感觉到凉意，被子被掀开了。10H专属的随行支持装置辅助机006，在任何方面都绝不留情。

「啊——好麻烦……」

10H死了心，从床上坐起来。放弃无谓的挣扎，乖乖投降。在辅助机用更不留情的手段逼他起床前。

辅助机利落地用大小四只手臂叠好棉被，放到床上的角落，把枕头放到上面。这个行为无疑是辅助机强烈的意志表现，叫他绝对不准睡回笼觉。10H轻声叹息，看着辅助机动作。

白色床单、白色棉被、白色枕头。对面的墙壁也是白色，地板也是白色，天花板也是白色。清一色都是白色。这间房间里不是白色的，只有自己跟辅助机。身上的黑衣和辅助机红色的身体。不对，还有一个，墙上的屏幕颜色也会随映照出的内容改变。

屏幕传出「水温、水压正常」的语音。这座设施位在水深一万公尺的超深海层，细微的变化都可能酿成重大事故，所以会随时监控设施周遭环境。

「报告：吃饭啰。」

辅助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推了放早餐的推车过来。这也是白色啊——10H心想。白色盘子、白色杯子。推车也是白色。

「建议：趁热吃吧。」

10H拿起盘子上的面包。四角形扁平状，烤成淡淡的褐色。一咬下去，牙齿便感受到干燥的口感。他吞不下去，将杯子里的液体倒进口中。

「疑问：吐司烤得怎么样？咖啡会不会太浓？」

「不会……」

辅助机如实重现了人类文明的早餐菜色，10H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这不重要吧。我们不吃东西也活得下去。」

「否定：生活规律才会健康。必须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早餐是活力的来源。」

活力？什么东西？噢，是「做事的力气」。辅助机006经常使用人类文明时代的旧词汇。

「真麻烦。这样我还得把多出来的能量排出体外。」

不吃东西就不必排泄。10H觉得这样比较省事，辅助机却不这么认为。它说「吃得饱，拉得好」是让心灵取得平衡的必要时间。

话虽如此，几乎所有种类的「食物」都能被他们人造人分解。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排泄的必要。

「啊……」

理应送入口中的吐司掉到盘子上。仔细一看，双手的手指受伤了。他以为拿不太动杯子是刚睡醒的关系，结果是因为手指机能低下。

「这是什么时候受的伤？」

「回答：搬运工作的负荷所导致。」

「是吗……？」

昨天有补充物资。他记得自己确实有帮辅助机搬东西，不过有认真到会对手指造成负担吗？

「建议：不要勉强。」

「嗯，我会小心。」

连昨天的事都想不起来，是那个「心灵平衡」造成的影响吗？10H心想，也许最好听辅助机的话，乖乖吃饭。

【08:00】定期巡视

清一色都是白色的，不只10H的房间。这座设施的墙壁、地板、天花板，统统统一成白色。

想必是因为将建筑资材运送到水深一万公尺的地方就够辛苦了，没那个心力顾及到内部装潢。只不过，10H是在设施启用后才派到这里，因此他并不知道实际到底有多辛苦。这只是他的推测。

特地在无时无刻都得承受一千大气压水压的超深海层建造设施，是因为机械生物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

用来以防万一的备用伺服器。里面是月球人类议会的伺服器和全寄叶部队的资料。寄叶部队暂且不提，人类的资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物。

「第二十七号伺服器室，无异状——」

辅助机斥责急着关门的10H。

「警告：请仔细检查。」

「因为，我又不懂这东西。」

为了在深海设施这个有限的空间内，储存庞大的数据，似乎得用上各种技术及手段，这里的伺服器构造相当复杂诡异。S型也就算了，专门负责修复、调整的H型试图理解它的构造，只是白费功夫。

而且不懂也没关系，只要辅助机它们理解就行。第二十七号伺服器室里面，也有十五台辅助机006正在忙着工作。

十五台红色辅助机。墙壁跟天花板都是白色，导致辅助机变得特别显眼。不仅显眼，还让人觉得很吵。

「提议：今天不是个好日子，要不要改天再变更数据排列顺序？」

「不建议：不能擅自乱换数据的顺序吧。」

「回答：我只是说说看而已。」

「报告：比起这个，听说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九号。」

「提议：那要不要倒立着工作？」

「驳回：什么啦。你认真的？」

「否定：当然是开玩笑的。」

这段对话是怎样？10H按住太阳穴。未免太没内容。

「算了。」
自己的脑袋里也差不多。毕竟他没事可做，也没机会用到大脑。10H的工作是帮辅助机维护、检查，发现故障或其他问题就立即修复。他是为此驻守在这里的H型。
然而，辅助机鲜少故障。而且只要不是太严重的问题，它自己就修得好。因为应急处置也包含在人造人的随行支持任务中，辅助机也安装了简单的修复程序。也就是说，轮不到10H出手。
派到这里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但他早就忘了到底过了多久。他觉得一醒来就要听见「今天是到此就任的第×日，值勤时间的总时数为×小时」很烦，所以完全没在听这方面的情报。
「一个红灯都没亮，意思是没问题啰。」
「了解：好吧，就这样。」
「好——那去下一间吧，下一间。」
他走出伺服器室，爬上楼梯。好几间伺服器室跟网子一样连接在一起，因此这里的道路充满弯道和斜坡，楼梯也很多。
「啊啊讨厌！走路好麻烦！」
「否定：走路也是一种运动。」
「我知道，可是没必要穿这种鞋子吧……」
鞋底装了磁铁，每走一步就会对身体造成负担。这样的确可以靠走路运动，不过走起路来实在很不方便。
「建议：不要抱怨，快走！」
「唉……」
「建议：听见没？」
「是——」
10H爬上楼梯，看见「on the air」这行亮着的字。是广播室。人类议会的广播好像会透过这里转发出去。推测是要避免敌人从来源找出月球伺服器的位置，但他并不知道真正原因。
只要提问，辅助机大概会告诉他答案，他却不会特别想知道，对广播内容也毫无兴趣。不如说，根本无所谓。
「今天是广播日啊。」
「肯定：离广播结束，还有九百七十二秒。」
他在心中欢呼「万岁」。转播时禁止进入广播室，可以跳过这间。不对，跳过这间当然不代表有好处。单纯只是闲暇时间会增加。
【10:30】自由时间
「好闲喔。」
10H一面移动西洋棋的棋子，一面打了个哈欠。早上的定期巡视结束后，要等到午餐时间才有事做。就算吃完午餐，接下来就换成得等到晚餐时间才有事做。总而言之，10H的一天大部分是由「闲暇时间」组成。
「建议：打哈欠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嘴巴。」
「咦——有什么关系。」
「不建议：不行。这样很没气质。」
辅助机006很啰嗦。他记得其他辅助机明明更事务性一点，话也比较少。这里除了10H外，没有其他常驻的人造人，所以辅助机也只有啰嗦又爱讲话的

006。
本来辅助机通常是三台一组，这里的辅助机却是专用机型，常驻好几百台。或许是因为维持这座设施需要这么多数量。
随行支持10H的是其中一台。只不过，每台辅助机外表都一样，他分辨不出现在在旁边的006跟昨晚那台是不是同一个体。
再说，由于006的自我只有一个，这样对辅助机来说好像不构成任何问题。数百台全都是「006」自己。10H无法理解这种感觉。
「啊！暂停。刚刚的不算！」
脑袋在想其他事，导致他漏了本来可以吃掉的棋子。
「驳回：这是第三次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下次不能这样？」
「就这一次！今天才第三次而已。」
「驳回：昨天你也说过同样的话。你知不知道你每次都说『就这一次』，结果喊了几次暂停？」
「呃……十次？」
「否定：十三次。不准赖皮。」
次数太少，不能用「我忘记了」来赖过去。这点情报只要不删除，记住是理所当然。对于10H和006来说都是。
「可是，我的AI不是下西洋棋专用的耶。重来一次又不会怎样……」
「驳回：不行！」
辅助机的手臂前端冒出小小的火花。
「知道了！我知道了！反对暴力！」
「了解：知道就好。」
辅助机用消去火花的手臂移动骑士。10H拼命控制嘴角，以免笑出来。
「轮到我了对不对？」
「肯定：请下。」
「你的主教，我吃掉了！」
「提议：暂停！刚刚的不算！」
「不行！」
006跟10H一样，没有安装下西洋棋专用的AI。辅助机本来就不适合思考复杂的事，因为执行任务时用不到。
尽管有一定程度的记忆力，不具备西洋棋专用的计算能力的人造人与辅助机，对战起来会是什么状况？答案是用无关的话题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害对手失误，自始至终都是水平很低的比赛。
「总觉得这已经变成其他游戏了。」
10H用手指戳棋盘上的棋子。棋子底部跟鞋底一样，装了磁铁，所以用手指戳也不会倒下来。金属制棋盘跟磁铁棋子这个组合，据说是人类为了在会摇晃的交通工具中也能下棋才发明出来的。像早餐要吃咖啡配吐司一样，这座设施充满致敬人类文明的部分。
「说起来，AI一起玩不擅长的游戏有什么意义？」
「推测：因为很闲？」
「是这样没错。不过有必要玩没意义的游戏打发时间吗？」
「回答：小人闲居为不善。」
「什么？」

「回答：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无聊就会想做坏事，因此打发时间是必要的。出自人类文明的古文书。」
这句话适用于不是人类的自己吗？10H非常疑惑，但他也没有不需要打发时间的根据。
「那继续下吧。」
「同意：那么……」
「换我了！」
10H立刻移动自己的棋子，主教当然还是被他吃下了。辅助机手臂前端瞬间冒出火花，大概是咂嘴的意思。
「不过，为什么会这么闲啊？」
「回答：闲暇是和平的证明，没什么不好吧？」
「是啦——因为机械生物找不到这里。」
要是水深一万公尺的海底被敌人攻入就完了，无处可逃。
「为了以防万一，是不是该配置擅长战斗的B型啊？不对，既然要打防卫战，D型应该更适合？」
虽然是备份档，这里保存的都是重要的资料。要死守这些数据，对H型而言有点超出负荷。
「否定：B型与D型无法维护、检查及修理。」
「那，S型。」
「否定：S型缺乏耐性，无法忍受无意义的时间。」
「啊——我懂。」
就算只有紧急时刻能帮辅助机修理，平常闲得要命，他也不觉得痛苦。在这种意义上，H型的自己确实是最适任的。
「可是，辅助机能战斗吗？我完全称不上战力喔？」
「回答：没问题，有装备一定的武装。只是平常不会使用。」
「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
辅助机有好几百台，只要让它们连10H的份一起战斗即可。
「呃，下一步是……」
在他准备移动棋子时，拎起来的城堡从手中滑落。城堡撞到棋盘上的士兵，掉到地上。10H急忙想把棋子捡起来，手指却不听使唤。
「手指怪怪的。」
早上就这样了。虽然乍看之下只是擦伤，搞不好内部也受伤了。
「我去修理一下。」
「不建议：手指好像没有库存，必须等待下一次补给。」
「那要等很久耶。」
因为他昨天才帮忙搬运补给物资。真没想到会因为这样，需要用到零件。
「没办法，我看看能不能靠调整程序修好。」
只要调整握力跟可动区域，或许能减少弄掉东西的次数。
「今天的比赛就到此为止吧。」
10H让辅助机帮忙收拾棋盘，回到房间。
【11:30】调查(房间)
他潜入自己的脑内，调查手指的控制程序。检查故障区域，调整神经传达系演算法。他心想「好久没有做这种H型做的工作了」。

「这样应该能撑到下次补给。」

然而，硬件方面的故障并没有因此修复。他只是调整成「吃饭时不会洒出来」和「能移动西洋棋的棋子」罢了。为此牺牲了其他动作。

例如「手指施力捏碎某物」之类的动作，会无法控制力道。想用手指捏死停在窗户上的虫子，可能会把玻璃窗戳出一个洞，操作触控式面板时也可能把面板戳破。键盘也很危险。

不过只要在下次补给前避免操作触控式面板即可，照理说不会有太大的不便。需要用到触控式面板的机会很少，就算非得利用，只要叫辅助机帮忙就行。幸好设施内没有用键盘操作的机器，也没有虫子。也就是说，对生活造成的影响趋近于零。

「哎，因为没事情做嘛。」

好险这里不是一点小问题就会威胁性命的地方。

「好，调整完了。呃，咦？」

奇怪的地方有个奇怪的东西。人造人的大脑跟人类脑部一样，并不是所有区域都在常时运作，一定会有「平常不会用到的部分」。在脑内留下空白区块，可以在大脑突然超出负荷时当成缓冲器，以应付紧急情况。

记录在那个空白区块的，是一排奇怪的密码。

「为什么会有这东西？是谁？」

这种事要嘛是S型，要嘛是跟自己一样的H型做的，可是设施里的人造人只有10H。辅助机当然也做得到，但不可能没留下任何履历和纪录。再说，在空白区块写入、改写纪录的程序非常麻烦。除了本人以外，无法轻易登入。

「是我自己做的……吗？」

完全没印象。在完工时顺便删除记忆了吗？

为了什么？

「嗯——太闲害我真的失智了？」

10H决定先尝试解开密码再说。他心想「如果用上了需要S型那种等级的分析能力才搞得定的算法就麻烦了」，然而事情并不如他所想，解开密码只花了不到两分钟。

「啊——果然是我弄的。」

他推测以自己的性格来说，不可能设下太复杂的密码，果真如此。算法与其说单纯，更接近随便，跟乱写一通差不多。

「可是，到底为什么？」

不知道。加密的是设施内的坐标数据，而且还是平常禁止进入的区域。

「莫名其妙……」

10H怀着疑惑，前往坐标资料所指的场所。

【V50】调查(舱口室)

坐标数据标示的地方是舱口室，连接设施内部与「外面」的唯一通道，因此只有在搬运物资时会使用。

舱口分为两层，第一区跟第二区，两边不会同时开放。这里位在超深海域，所以用了各种手段防止海水灌入。

「真麻烦……」

第一区的门上了严密的锁。10H好歹是这里的管理者，自然有权限开锁。不过麻烦的是，通行码跟黑盒讯号都需要认证。

麻烦归麻烦，10H并不打算折返。他觉得事有蹊跷。
门开了。整个第一区同时被灯光照亮。墙壁、地板、天花板都是白色，有点刺眼。
「疑问：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辅助机不知何时过来了。他绕到前面观察10H的表情，似乎在担心他。
「没事，什么都没有，只是有点好奇一件事。」
10H直直走向深处的门。第一区很大。
「为什么这么大？太浪费空间了吧。」
「回答：从外部进入时为了调整水压，需要足够面积。」
「我知道。我只是觉得可惜，毕竟几乎只有运送物资时才会用到这里。」
他将手伸向第二区的门，加密的坐标数据所指的地点就在前面。
「不建议：停下来。第二区禁止进入。」
10H无视辅助机的警告打开门。跟第一区相同，灯光亮起，一片纯白空间映入眼帘。
「什么都没有……？」
他还以为这里会有「什么东西」。让他不惜在脑内的空白区块留下密码、不知道是宝箱还是炸弹的什么东西。然而，室内空无一物，地上、墙上、天花板都一样。
「警告：前面很危险。」
「嗯，我不会连那扇门都打开。」
第二区深处的门上，有个旋转式的把手。因为这扇门的另一侧是「外面」。不调整水压就打开的话，海水会直接灌进来，酿成大祸。10H不愿想象水深一万公尺的水压有多可怕，但他知道其破坏力足以瞬间把他跟辅助机压扁。
他走向坐标数据标示的地点。因为他觉得，说不定密码所指的「什么东西」不是物体，而是现象。
「警告：赶快回去。」
「我知道。」
为什么是这个地方？他边走边慢慢四处张望。地板、天花板、墙壁全是白色。连接第一区跟第二区的门、和连接第二区跟「外面」的门，也是白色。
「咦？」
他在理应是白色的门上，看见不同的颜色。用来开门的旋转式把手上有道黑色痕迹。看起来像什么东西剥落的痕迹，又像是刮痕。
「到底是什么痕迹……？」
在他想走过去看仔细一点时，突然眼冒金星。疼痛感慢半拍才从后脑勺传来。被006打了。
「你干么啊！你知道你的手有多硬吗？」
10H抱怨着回过头，立刻瞪大眼睛。枪口对着他，辅助机转变成了远距离攻击模式。
「等等！等一下！」
辅助机直接射出第一发子弹。本以为自己惊险地闪过了……结果并没有，上臂传来剧烈痛楚，鲜红液体在纯白地板上扩散开来。
10H脱下鞋子。之所以没闪过，是因为鞋底装着磁铁。第二发要来了。这

次他跃向空中。前一刻10H所在的位置被热线灼烧。只不过，地板跟墙壁都完全没有留下痕迹。这时他才知道，这座设施的墙壁及地板都是用耐热材质做成的。

宽广的室内无处可躲。只能不停逃窜。他一下踢击地板或墙壁跳到空中，一下在地上翻滚，大叫道：

「欸！现在是怎样！？解释一下啦！」

辅助机没有回答，也没有解除攻击模式。代替回答的是第三发子弹。10H飞奔而出。

辅助机绕到前面挡住他的去路，才刚心想「躲开了」，下一刻背部就被辅助机的手臂击中。呻吟声自口中传出。

10H终于明白，辅助机真的想杀了他。程序出错了吗？

得设法破坏辅助机。可是，该怎么做？H型原本就不适合战斗，是有擅长攻击的B型、擅长防御的D型在，才能发挥特性的机型，而且目标还是随行支持装置。破坏我方是E型的任务，不是H型该做的……

他没办法再继续思考。辅助机轮流以热线发动远距离攻击，以手臂发动近距离攻击，而且毫不留情。

侧腹传来痛楚，皮肤发出烧焦味，闪避速度下降，不能再逃下去了。可是，又没有武器给他反击。先不论擅不擅长战斗，他在设施内根本没有装备武器。

只能以赤手空拳应战？怎么可能！H型的腕力又没有B型那么强……腕力？他刚才做了什么？调整手指的控制程序，为了让手不会把西洋棋的棋子弄掉。

10H急忙改往右边跑。受伤的左脚痛得要命，他却毫不理会，直线冲向辅助机。

辅助机拿枪口对着他。10H用左手一把抓住枪口，手指用力一掐，枪口伴随柔软的触感被捏烂。他用右手手指弹飞辅助机的本体，蜷起身子准备抵御冲击。空中传来了爆炸声。

千钧一发。多亏「指尖施力，捏烂什么东西」这个动作的力道现在大得超出常识范围，他才能徒手把枪口拗弯。完全是靠蛮力取胜。10H深深吁出一口气，突然感觉到一阵剧痛，身上的伤多到不晓得是哪边在痛。

没想到会遇到这么荒唐的事。到底怎么了……

思绪再度中断，通知敌袭的警报突然响起。为什么？10H陷入混乱。为什么通知第二区遭到敌人入侵的警报响了？明明这里只有他跟故障的辅助机。

尽管处于混乱状态，10H还是明白了一件事。他冲向大门，将连接第一区和第二区的门锁上。

这座设施内的数百台辅助机006，共同拥有一个自我。即使刚才攻击他的是其他个体，跟别台辅助机的自我也是一样的。如此一来，来到这里的辅助机八成都会攻击10H。那个警报并非误报。

刚上锁的门后传来激烈的碰撞声，大概是辅助机在用身体撞门。刺耳的声音令伤口隐隐作痛。10H皱起眉头，在地上缩成一团。

这样就不能回到设施内了。剩下那扇门后面是大海，而且还是水深一万公尺的海底。有两个选择。被一千大气压的水流压死，或者被数百台辅助机的热线烧死……

「我都不要。」

不过，也不能一直待在这里。10H压着烧焦的侧腹，走向通往深海的门。辅助机隐瞒着「什么东西」。而那个「什么东西」就在这扇门后面。反正注定会死，至少要知道那是什么。等亲眼见证辅助机的秘密后再死……虽然有可能先被海水压扁。

伸手握住旋转式把手的瞬间，手指发出令人不快的声音爆炸。

「为什么……！？」

10H看了看被高压电流烧焦的手指，又看了看把手。

「有问题。绝对有问题。」

为什么门的内侧设置了这种机关？若要防止敌人入侵，应该要设置在外侧吧。这样简直像……

10H再度握住把手。手烧焦了，但他毫不却步，转动把手，疼痛及高温令眼前染上一片鲜红。10H放声大喊，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大叫什么。

把手转到底了。他终于明白造成那条黑色刮伤的原因。

以前大概有人试图打开这扇门，手被高压电流电焦，还是坚持转动把手。这就是那个痕迹。

这样锁就开了。之后只要按下一个按钮，门就会打开。只要用这只烂掉的手按下按钮……自己就会死。

没时间给他犹豫，通往第一区的门快被撞破了。10H按下按钮，门立刻开启。没有被压扁的感觉。正好相反，门一打开，强大的力量就将10H推向「外面」，彷佛把他吸到门外。

他听见一瞬间的风声，接着立刻回归静寂。

10H来不及煞车，扑倒在地上。他痛得皱眉，坐起身子。沙尘扬起，导致他看不清前面。

沙子？咦？怎么回事？

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含糊不清。连一滴海水都看不见。10H抬起头，看见黑色的天空，上面点缀着点点繁星。

真的假的……

他怀疑自己看错了。眼前的天空——黑色空间里飘着一颗蓝色球体。是地球。

意思是——

这里是，月亮上？

讲出这句话的瞬间，暗示解除了。

月球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他之所以现在才感觉到，是因为被灌输了既定观念。

寄叶型的义体重量约一百五十公斤，藉由强力的人工肌肉操作。八成是调整程式遭到改写了。

附盖子的杯子、装了磁铁的鞋底和西洋棋，全是为了不让10H对实际重量跟自己感觉到的重力差距抱持疑惑。

这里不是一万公尺深的超深海层。设施周围没有海水，有的只是干燥的沙子及无声的黑暗。

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

他用前所未有的速度思考着。

大得莫名其妙的舱口、结构复杂的设施内部，伺服器室跟广播室。

「on the air」这行文字突然闪过脑海。
显示这行字的期间，禁止进入广播室。
仔细一想，这并不自然。
只是要转播的话，房间里有人在也没差，广播室却禁止10H进入。
因为这里不是用来避免讯号来源被查到的转播站，而是如假包换的放送局。只要想通这一点，剩下的谜团就简单了。
这里管理的不是数据备份档，而是人类议会本身。辅助机守护的「秘密」就是这个。然后，这座纯白的设施里，只有数百台辅助机和10H……
人类议会早就不存在了。意思是……人类已经灭亡？是这样吗？是这样吧。
双腿失去力气。10H当场坐到地上。沙子静静扬起。异于伤口疼痛的另一种痛楚，几乎快要令他崩溃。
他感觉到辅助机的气息，数百台006正在逼近。
B型战斗能力太高。D型的话，万一要打防卫战会很难缠。S型会立刻察觉真相。这就是选择自己这架H型当管理者的理由。
尽管如此，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10H还是抵达了真相。双手被高压电流烧烂，来到「外面」。立刻被抓回去，消除记忆。所以线索才会只留在其他人难以登入的空白区块。
辅助机将10H团团包围。身在这种状况下，他却不怎么害怕。消除记忆，回归原本的无趣生活。得知人类灭亡的冲击、悲伤的心情，都会消失得不留一丝痕迹吧。
『是我输了。投降。我不会再抵抗了。』
他举起双手，闭上眼睛，任凭辅助机将自己拘束住。
意识坠入黑暗的前一刻，10H听见辅助机说：『真可怜。这已经是第四十六次了。』

记忆之棘

記憶之棘

記憶之棘

NieR:Automata　短話



映島巡

首次刊载：尼尔：自动人形攻略设定数据集《第243次降下作战指令书》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分配给在最前线战斗的精锐的最新式军刀。刀刃上的电光炸近战用武器划过虚空，彷佛要斩裂沙尘。四零式战术刀是开，半球状物体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

失去头部的机械生物停止行动。数秒后，圆筒型身体倒在沙地上，爆炸。先行化为残骸的其他两台被卷入其中，一同碎成金属片散落周遭。

爆炸声与热风消散后，只剩下沙漠特有的风声。

沙尘逐渐散去，人形身影浮现。柔和的身体曲线、纤细紧致的腰部、从下摆宽大的裙子底下伸出来的修长双腿，由此可见，是成人女性的身影。

正确地说，那人不是「成人」，也不是「女性」。她并非人类，也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寄叶型人造人二号B型，通称2B。属于战斗特化机种。

人类已经离开地球很长一段时间。外星人的侵略逼得人类不得不逃往月球。目前地上已经变成外星人的手下机械生物，和以歼灭他们为任务的人造人的战场。

2B收起军刀，对身后的存在说：

「这样就没了？」

停留在离地两公尺左右处的物体响应她的询问，缓缓下降。是叫做「辅助机」的随行支持装置。拥有立方体状的头部及大小四只手臂，主要于空中移动，但也能在水中活动，具备针对敌性个体发动远距离攻击、分析状况、通讯、负伤时的应急处置等支持寄叶型人造人的各种功能。

「肯定：无线存取点半径五公里内，无敌性反应。」

「是吗。」

2B轻声呢喃，走向比自己高了那么一点的金属制箱子。无线存取点伪装成人类文明的遗物「自动贩卖机」，是用来与司令部通讯和确认周遭情报的「重要设施」。

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一点，无论是废墟一角，还是沙漠的正中央，机械生物找到无线存取点就会聚集而来，有如群聚在地上的果实旁的虫子。

因此，寄叶队员在地面收发邮件、取得周边的地形情报时，必须先排除无线存取点旁的机械生物。这已经可以说是使用无线存取点的步骤之一。

做完这个固定步骤后，2B终于可以完成原本的目的。她在邮件一览里选择最新的那一封，开启邮件。在视线扫过送信人及「极秘」两字，接着转移到内文时——

「2B！」

名为9S的九号S型，像偷袭似的突然出现。9S虽然是寄叶型，却跟拥有成年女性外表的2B不同，外型参考人类少年制成。

「司令部传来的邮件吗？」

「没什么。」

2B简短地回答，拼命掩饰内心的动摇。

「比起这个，为什么？」

「咦？2B，什么为什么？」

「离任务开始，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由于辅助机通知她收到了新邮件，2B便比预定时间提早前往无线存取点。

虽说跟机械生物交战花了点时间，她本来计划在9S抵达前看完邮件。
「呃，因为通讯官小姐说你在跟机械生物交战……我想说来支援你。」
「不需要。」
2B轻轻摇头，想抛开无法分辨是焦虑还是着急的什么东西。
「看得出来。」
9S夸张地耸耸肩膀。她知道自己想抛开的东西是什么了。曾经有过的对话、曾经有过的行动，那些累积起来的记忆酝酿出的事物。
「算了，我们也顺利会合了，前往目的地吧。」
有股既视感。
*
「哇！沙子又跑进来了。」
他实在无法喜欢上沙漠。一切都是因为沙。起风的时候会遮蔽视线，很烦，走路的时候会跑进鞋子里。从斜坡滑下去是有点有趣，但反过来说，斜坡以外的地方就跟脚被绊住一样，非常难走。9S板着脸观察旁边的2B，2B却连眉毛都不挑一下，持续走着。
「2B不在意吗？」
「在意什么？」
「你的鞋子里应该也全是沙吧？」
「只会有异物感，不会影响步行。」
「鞋子里一粒一粒的，不觉得很恶心吗？就算不会妨碍行动，这是感觉上的问题。」
「寄叶队员禁止拥有感情。」
「是——」
9S嘴上这么回答，却在心中反驳「这句话由你讲出来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2B不像她说的一样那么会控制感情。至少在他眼中看来。「寄叶队员禁止以下省略」这句台词，大概是对她自己说的。藉由讲出这句话自我警惕，很符合一本正经的2B的作风。
9S觉得她大可不必这么努力，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也没关系。再说，禁止拥有感情这条规则，究竟有几个寄叶队员乖乖遵守了？
……就算他这么说，2B应该也不会改变做法。她没有机灵到可以把场面话跟真心话区分开来。
9S又偷看了2B的侧脸一眼。从紧紧抿起的双唇中，透露出一丝讯息。隐瞒事实也是2B不擅长的事之一。
「奈兹？」
2B疑惑地看过来。应该是想问9S为何一直盯着她看。
「啊。没有啦……我只是在想这里都是沙，天气又热，这种时候好想泡个澡。」
不对，其实他想说的并不是这个。
「我们不需要洗澡。」
「是啊……」
你在隐瞒什么？你最近怪怪的喔？在担心什么吗？还是说？
问了她八成也不会回答。9S跟2B共同行动了好几个月，这点小事不会不明

白。他夸张地「啊！」了一声，以代替询问。
「难道那个就是这次的调查对象？」
沙尘的另一侧出现疑似巨大建筑物的影子。接近沙漠尽头了。
「肯定：前方的巨大建筑物为本次的调查对象。」
辅助机从旁回答。是9S专属的辅助机153。2B专属的辅助机042没有出声，停留在2B身后的空中。
「这好像是叫做神殿的宗教设施。正式名称记得是『石之神殿』吧？有人把神像之类的重要物品搬进这里，然后就当成神殿使用了。」
沉默来临。2B半张着嘴僵在那边。
「2B？怎么了吗？」
她的嘴唇动了下，似乎想说些什么……2B却像改变心意般闭上嘴巴，然后再度开口。
「不，没事。」
怎么可能没事。她明显慢了几秒才回答。然而，2B并不打算将理由告诉9S。即使她现在会亲昵地用昵称叫他「奈兹」，9S依然觉得自己跟2B的距离完全没有缩短。
「快走吧，2B。」
9S故意兴奋地说，飞奔而出，装出看见调查对象兴奋不已的模样。
无论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询问，2B大概都不会回答。不用问就知道。对9S来说，这非常难以忍受。
*
石之神殿盖在深谷间。周围被陡峭的悬崖包围，想进入神殿必须花费相当程度的时间及劳力。
「干么盖在谷底这种地方……莫名其妙。」
好不容易下到谷底，走了一段时间，又得从神殿入口爬上悬崖，十分累人。爬上悬崖后才能抵达神殿内部。想抱怨也很正常。
「推测：过去遗迹附近被『湖泊』或是人工建造的『壕沟』包围，藉由船或桥通行。」
听见辅助机153的回答，9S心想「原来如此」。用水围住四周，是收容重要的人或物的建筑物会使用的建筑风格。神殿形状是细长的圆筒型，也是为了在有限的土地内提高容积率吧。
「不过，这我就不能理解了……」
9S抬头仰望面前的巨树。这棵树好像在不久前枯掉了，黑色的树干彷佛倚靠着螺旋楼梯，伫立于此。
「在建筑物中种这么大棵的树，到底有什么意义？」
圆筒形建筑物内部，天花板有个大洞，这座螺旋楼梯从一楼延伸到顶楼的下方不远处。以前可能是连接到顶楼，但现在楼梯断了，无法得知过去的形状。
「2B觉得呢？」
没有回应。2B没听见9S在跟她说话的样子。她急忙回答「什么？」大概是终于发现9S正回头看着她。
「螺旋楼梯啦。」
9S故意问了别的问题。

「呃，没什么感想……」
果然没听见。假如她有稍微在听9S说话，应该会告诉9S「这跟你刚才问的问题不一样」才对。2B之所以没这么做，是因为她完全没听见。
「去上面看看吧。」
9S没有对他们俩的对话根本兜不上一事表示什么，走向螺旋楼梯。2B默默跟在后面。有点奇怪，真不像平时的她。
为什么？2B明明有任务在身。还是说就是因为有任务在身，她才会怪怪的？
最近2B一直不太对劲，9S推测出个中原因，所以什么都没说。他假装没发现，一如往常地跟她相处。和不擅长隐瞒的2B相反，这点伪装对9S来说轻而易举，否则他就不会尝试入侵主伺服器了。而且还不只一次。
不对，自己的事并不重要。反正他马上就会遭到处分。他知道，也知道负责处分自己的人就是2B。
司令部命令他们执行这次的任务时，他就察觉到了。调查只是藉□，司令部肯定给了2B其他任务。
司令部的命令是抹杀9S……也就是我。对不对？2B。
然而若是如此，2B的行为举止实在不太对劲。缺乏集中力，一点紧张感都没有。他不认为2B会用这种轻浮的态度对待「极秘任务」。尽管他是近战能力劣于B型的S型，遭到袭击一样会反击，也能让辅助机用射击支持。
这样的话，2B行为异常的原因难道跟9S入侵主伺服器无关，而是有其他理由？
走在前面的2B，身体突然倒向一旁。
「危险！」
9S急忙伸出双手，撑住差点倒下来的2B。
「你竟然会踩空，到底怎么了？」
这座螺旋楼梯每一阶的高低差确实很大，又因为经年劣化的关系，到处都是凹陷处和坑洞。话虽如此，运动能力优秀的2B怎么说都不可能踩空。
「没事吧？」
「嗯……嗯。」
她的语气听起来心不在焉。
「幸好这里没有敌人。要是在刚才被机械生物攻击，可是会没命的喔？」
「没命……？」
9S忍不住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2B嘴角挂着笑容，嘴唇歪曲成奇怪形状的诡异笑容。明显不正常。
「你到底怎么了？哪里故障了吗？」
「不……没……事……」
2B上半身晃了一下，似乎无法控制肌力。
「你在说什么啊！哪可能没事！」
为什么会没发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不对，出击前检查时没有任何异常。2B的维护人员是9S，只要有任何一点问题，他就会申请取消出击。
「今天先回去吧。」
可是，2B无视9S的提议，继续朝上方走去。
「2B！」

在他大喊着抓住2B的手时——
「警告：上方出现敌性反应。」
「警告：两点钟方向出现多数反应。」
两台辅助机同时警告。根据司令部的事前调查，在这里遇到机械生物的可能性照理说趋近于零。
朝两点钟方向看过去，却看见六台飞行型。形状跟9S称之为「喽啰」的种类一样，不过这些个体好像具备发出干扰电波的机能，所以才会一直没发现，直到他们接近到肉眼可视的距离……
「真糟糕。」
偏偏是在2B状况不佳的时候袭击。就算想撤退，这里可是直达顶层的螺旋楼梯上，会被从上方狙击。
「奈兹！你到后面去！」
2B的呐喊声传来。她冲上螺旋楼梯，彷佛按下了开关。动作利落无比，跟刚才判若两人。2B恢复了。
「我负责支援！」
那么，自己也只要跟平常一样支持2B。
「辅助机！分析敌人的飞行模式！」
他一边注意不要挡住2B专属的042的飞行路线，一边对153下达指示。不同形状的机械生物有不同的行动模式。只要能预测出来，就能将我方的损伤降到最低，并给予敌人最大的伤害。
9S让153用远距离射击击落试图绕到2B背后的个体。敌人的速度绝对称不上快。
没问题——才刚这么想，两台辅助机又发出警告。
「警告：上层通道出现敌性反应。」
「推测：复数步行型。正确形状、数量不明。」
飞行型的干扰电波，导致辅助机无法掌握敌人的状况。得想办法先除掉飞行型。
「2B！你去吧！飞行型由我处理！」
擅长近战的B型，比较适合对付步行型。
「了解。这里就交给你了。」
2B跳过楼梯扶手。9S看见她在空中抓住042的手臂，滑翔降落在走道上，动作不带一丝迷惘。
「辅助机！骇入敌人夺走控制权！」
「瞭解：开始支持。」
9S冲上楼梯，瞬间跟飞行型拉近距离。幸好这是动作慢的类型，侵入计算机空间的难度并不高。
只要进到内部，机械生物就跟毫无防备没两样。机械生物的物理攻击模式相当多变，却还没学会应对来自内部的攻击。
9S找到控制组件，覆盖系统。只要控制住一台，之后就简单了。
他操控自己占据的个体，攻击剩下的五台飞行型。每台飞行型都不反击，大概是没有「内讧」这个概念。9S操纵的个体逐渐接近也完全不闪，任凭9S将他们击落。
将五台飞行型全数击落后，9S让自己操纵的个体自爆，从计算机空间离

开。他冲上螺旋阶梯，赶往2B与敌人交战的通道。本想多少提供一些支持，但已经没那个必要了。
「都解决完了嘛。」
2B身旁是散落一地的大量金属片。看起来本来是步行型，楼上说不定还有其他同种个体，因此不能大意，不过附近的敌人好像都清干净了。
「有没有受伤？」
听见2B的回应，9S松了口气。就在这时，2B手中的军刀掉到地上。9S冲到2B旁边。有股不好的预感。
「2B！」
「没事。只是……手滑了一下……」
她的声音参杂奇怪的噪声。双手不规律地抖动着，抓向喉咙。
「逻辑病毒！？」
2B跪到地上，9S立刻拿下2B的眼罩。双眼发出红光。不会有错。被敌人感染了。
「我骇进去除去病毒！」
「等等……不行……」
2B痛苦地摇头。
「你在说什么啊！必须快点除去病毒！」
事态刻不容缓，等到自我资料被污染就无计可施了。9S让仍然在摇头的2B躺到地上，强制骇入。
*
纯白色的黑客空间到处都染上黑色。典型的逻辑病毒污染。
逻辑病毒会占据记忆区块和思考回路，夺走人造人的自我跟义体控制权。放置不管的话，会无差别破坏周围，连我方都会攻击。
「得赶快才行……」
幸好9S对这个病毒类型有印象，这种病毒他以前成功除去过。
「可是这家伙污染速度很快，而且——」
橘色光线射向9S的自我数据，是病毒的攻击。
「这东西超烦的。」
不过病毒看起来没有变异，攻击模式应该跟以前一样，表示可以一面闪躲攻击，一面除去病毒。
实际上，除去病毒并没有花掉多少时间。之后只要检查休眠状态的病毒有没有潜伏在逻辑回路中即可。只需要高速检查的简单工作。
「咦？奇怪。」
他在检查逻辑回路时，发现2B的自我资料到处都是裂痕。本来黑客空间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的纯白墙壁」，眼前这些却是宛如废墟的「破破烂烂的墙壁」。直到刚才，墙壁都被病毒染成黑色，所以他现在才注意到。
「病毒的后遗症吗？」
正当9S判断必须检查得更仔细一点，试图检索更深的阶层时，他听见强风呼啸而过的声音。与此同时，视线范围内出现大量文字。
『命令你抹杀9S。』
是2B的记忆片段。这行文字大概是邮件内容，听见风声是因为地点在沙漠吧。9S想起2B在无线存取点接收邮件的模样。这是不久前发生的事。

9S停止检索，浏览那个记忆。刚才那行字提到自己的名字。尽管有些内疚，还是看一下比较好。

『……屡次试图入侵主伺服器，之前查到了他入侵保存最重要机密的阶层的痕迹。』

文字摇晃得非常厉害，也听不见风声。看来这个时候，2B十分动摇。

『因此，命令你抹杀9S。』

2B拒绝除去病毒的原因，是因为不想被他看见这段记忆吧。

「干么在意这种事。2B是司令部派来的刺客，我早就知道了。」

不知道的只有2B什么时候会来杀自己。所以，在沙漠的无线存取点跟2B会合时，他心想「要动手了啊」。因为2B阅读邮件的时候，背影散发出一股不寻常的氛围。更重要的是，9S从背后接近，她却一直没有回头，直到9S开口叫她……

『破坏头部。』

9S吓了一跳。阅读邮件的记忆中，混进了其他时间的片段。低沉、毫无起伏的声音。但这个声音实在太像2B，他忍不住继续看下去。

『这里是2B。任务完成。』

同样的声音。若刚才那句话确实是2B说的，她究竟破坏了谁的头部？

9S接近不规则散落的记忆碎片。

「这是什么？」

看似分散开来的记忆碎片，缠绕成不自然的形状。而且，每个碎片都长出无数的棘刺。从来没看过这种形状的记忆数据。

长满利刺，错综复杂，互相缠绕……2B的记忆。

这搞不好是不该看的记忆。搞不好是最好不要知道的记忆。即使如此，他还是无法克制。9S有点怨恨S型好奇心强烈的特性。

他碰触其中一个碎片，一阵剧痛传来。

『不过，S型是不可能打赢B型的。』

不是别人，正是9S自己的声音。这句话存在于2B的记忆中，代表自己曾经对2B说过这句话。可是他完全没印象。记忆似乎在不知不觉间被删掉了。

是谁做的？为了什么？

9S再度浏览其他记忆，寻找答案。

『再见，2B。』

这也是他的声音。2B听着微弱得如同耳语的平静声音，拼命控制情绪。这段记忆完全没有视觉情报，八成是因为她紧闭着眼睛。

『再见，2B。』

『再见，2B。』

『再见，2B。』

同样一句话不断重复。看来在沙漠的无线存取点阅读司令官的邮件时，2B脑中一直回荡着这句话。

自己究竟是在何时何地讲出这句话的？

记忆切换到另一段。眼前出现在人称「沙之神殿」的地方执行任务的画面。是2B初次处刑9S的记忆。手法是将9S的自我数据关在自己的计算机空间中，用自我封锁算法建构出的防护罩困住他，再予以消除。

那句话是9S在2B的计算机空间内遭到消除前说的……

「2B她，以前也，杀过我。」
原来如此——9S想通了。至今以来感觉到的异样感，就是因为这个吗？
他试着存取下一个碎片。又感觉到一阵疼痛，但他丝毫不打算停止。
那次的处刑是在宇宙执行。2B在降落地面的途中将9S破坏。另一次处刑又是在沙之神殿。一踏进神殿，2B就从背后斩杀9S，大概是记取了上次的教训。这里——石之神殿也常被拿来当处刑场。
有的时候是共同行动一段时间再处刑9S，有的时候是在9S还不「认识」2B的状态下偷袭。
无论被处刑几次，被删除几次记忆，9S都会下达「司令部在隐瞒什么」的结论。然后渴望得知真相，试图入侵主伺服器。
2B阻止过他好几次。如果有机会跟9S共同行动，她会想方设法、费尽唇舌，让9S不会对司令部起疑心。若是在没机会跟9S接触的情况下处刑，她会删除9S过去的记忆，避免他怀疑司令部。
可是，2B的努力全部付诸流水。怎么做结果都不会改变。无论她跟9S的关系是亲是疏，无论她有没有叫9S「奈兹」，最后都会接获9S的抹杀命令。
「是这样啊……」
从他初次见到2B的那一刻起，心里就一直有个疙瘩。明明只有他们两个，却觉得2B像在跟其他人说话。当时他得出的结论是，也许2B曾经跟其他S型共同行动过。
这个推测答对了一半。2B曾经共同行动过的不是其他S型，是9S。只不过不是「现在的9S」。
『要是在刚才被机械生物攻击，可是会没命的喔？』
自己讲完这句话后2B变得不对劲的原因，他也明白了。以前他在同一个地方讲过一模一样的话。下一刻，2B就杀了9S。2B想起这段记忆，为此所苦。不只这一次。跟9S有关的记忆全都在折磨2B，足以让她的自我数据布满裂痕。
『我不会道歉。因为这是任务。我一点罪恶感都没有。绝对没有。』
9S再度环视2B的自我资料。一片纯白，却又伤痕累累，彷佛随时都会崩坏……
*
坠入黑暗中的意识浮上。2B眨眨眼，9S的脸近在眼前。只不过，神情看起来有点忧郁。是错觉吗？2B又眨了下眼，凝视9S。
「奈兹……？」
对了，她被机械生物攻击，与之交战，感染了逻辑病毒。记忆中断在拼命阻止9S除去病毒的部分。
「我把病毒除去了。」
没能阻止他。9S强行骇入2B，进到她的记忆区块。
「那……你都看见了？」
9S默默点头。
「是吗……」
她并不惊讶，2B早就想过这一天迟早会来临。S型很敏锐。至今以来，9S也看穿过好几次她的极秘任务。
「原来2B不是你真正的名字。」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倒从来没有经历过——2B心想。

「2E。」
9S第一次呼唤她真正的名字。E型二号。追踪逃兵或叛徒将其处刑，或是在战场上负责了断失去行动能力的同伴。专门接下这种肮脏任务的寄叶型人造人。2B拔出军刀。9S抖了一下。现在的他知道自己被2B杀过好几次。
「我不打算杀你了。」
她让9S握住刀柄，刀尖则朝着自己。
「杀了我。」
任务失败了。自己是不适任的E型。不符合成本考虑的不良品。
「至少，由你亲手……」
她不觉得这样就能赎罪，但如果可以为自己对9S做过的事，偿还几万分之一的罪孽就好了。因为她能做的，只剩下这些。
2B看见9S用力握住刀柄，微笑着等待死亡。
刀刃划过空中，刀尖却不是对着2B。
「奈兹！？」
红色飞沫从头上淋下，2B瞪大眼睛。9S割破自己的喉咙，缓缓倒下。2B抱住他的身体，呐喊着问他「为什么」，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模糊。
「因为，很开心。」
是不是听错了？很开心？不可能。怎么可能。
「跟你在一起，很开心。以前的我，大概也一样。」
「奈兹……」
即将说出口的道歉，被9S打断。
「别道歉。做为替代……」
9S喘着气，嘴角却带着笑容。
「下次杀我时……不要犹豫喔，因为……我们还能再见面。」
只要彻底删除记忆区块，重新安装自我数据，就能再见到9S。即使那不是「现在的9S」。
「我……还想……再见到……你……」
即使下一次的重逢，伴随下一次的处刑。
「知道了。」
眼前一片模糊，看不清9S最后带着什么样的表情。
抱在怀中的身体变重了，碰触2B脸颊的手失去力气。黑盒讯号逐渐减弱，继续拖下去，反而是在让他受苦。
2B让9S躺在地上，拿军刀刺进他的胸口。黑盒讯号完全停止。
「我答应你。」
杀你时，不会犹豫。下次也是，下下次也一样。跟任务无关，是因为那是9S的愿望。为了实现「还想再见到你」这个愿望……会杀了你。
2B默默拔出刺进9S胸口的军刀。

艾米尔的追忆

艾米爾的追憶

艾米爾的追憶

NieR:Automata 短話

映島巡

我压低脚步声，在昏暗的工厂中移动。不对，不是脚步声。因为我现在只有一颗头。前几天，我在回到住处的途中从岩棚上摔下来，身体摔坏了。
我的头部比石头还硬，很坚固，可是身体并不是，一下就会坏掉。如果做得出跟头部一样坚固的身体就好了……可惜应该有困难。
而且身体只有坚固还不行，必须具备实用性。以前我追求耐久性，试做了「自卫队的装甲车」，结果这么大一台却载不了多少东西。
于是我又换成「小型货车」这种载货用车，一天就坏了。只不过是从悬崖掉下去就会坏，这样还怎么在这座废墟都市做生意呢。
是的，我是做生意的，所谓的流动摊贩。开始开店的契机是……呃……应该有什么原因才对，但我忘记了。因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总而言之，现在我必须重做身体，所以我才会潜入工厂废墟。这里能找到许多素材。
新的身体，我打算做成用三个轮子移动，而不是四个轮子。我刚好找到被丢在这里的三轮货车残骸。车身长满铁锈，轮胎也破破烂烂，不过只要用魔法让它复原就没问题啰！
我查了很久以前的资料，这种货车好像在泥泞地跟凹凸不平的道路很好用。也有影片数据，所以我能完美重现出来！
于是，我来找素材了。首先是天然橡胶，因为要处理破烂的轮胎。
只不过，这里有很多机械生物。毕竟这里以前可是被叫做「机械山」呢，对机械生物来说，可能是很舒适的地方。我得小心不要不小心撞见他们。
嗯？有天然橡胶的味道！是这边吗？嗯，是这边没错。是高级素材的味道！我兴奋地往味道传来的方向前进。不过——
「哇哇哇哇哇！」
突然一股蒸气喷过来，害我什么都看不见。
「嗯？我怎么在动？」
有东西在搬运我的头部，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输送带」？
「哇——！这是什么！？」
机械的材料排在一起。排成一条横线，在运向某个地方。
「得快点逃走……呃，咦咦咦咦咦咦咦！？」
上面伸出一只手臂，牢牢固定住我的头。不仅如此，半球状的盖子还从两侧接近。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
我听见喀嚓一声，眼前变得一片黑暗。
「不要啊啊啊啊啊！放我出去——！」
不管我怎么大叫怎么大闹，眼前仍然是一片黑。然后，叫到没力气的我不小心昏过去了……
「啊！？这里是！？」
视野突然亮起，眼前是我不认识的女性和男孩子。他们一脸疑惑地问「这是什么……？」。不过，我也很疑惑啊！
这两个人是谁？不如说，这里是哪里？
「那个——你们是？」
看得出他们是人造人啦……
「太可疑了，还是破坏掉他吧，2B。」

咦咦咦咦咦！？
「哇哇——！等一下！」
我不可疑啦！你们还比较可疑呢！衣服黑漆漆的！还系着黑漆漆的眼罩！
「我要破坏你。」
「哇——！不行——！」
我用超高速移动逃离现场。途中好像撞到了什么，搞不好撞坏了什么，但我没空管那些。
……应该安全了吧？
我降低速度，正想回头。
「怎么软软的？」
似乎撞到了东西。我轻轻弹回去，在地上滚动。
「嗯？好像毛皮的触感？」
而且，斜上方吹来一阵暖风……
「呃、呃——」
抬头一看，两根白牙齿。我以为是风的东西，其实是呼吸……野猪的。也就是说，我撞到的是野猪的侧腹。我降低了速度，所以野猪似乎没有生命危险。可是，被比石头更硬的我的头直接撞到，想必非常痛。
意思是，它会超级生气……吧？
「对不起——！」
哇——！追过来了！我很怕野猪耶！因为它总是会追着我跑！被撞到还超痛的！
「别过来——！别靠近我——！」
怎么这么难逃！脸前面都是树叶！树枝在耳边啪叽啪叽地响！野猪却完全没受到阻碍，拼命追过来！
睦啊啊啊啊！要撞上了要撞上了！要撞上大树了！
靠紧急转弯闪过去！很好！这样就甩掉野猪……它跟上来了啦！这只野猪好像会甩尾。偶尔确实会有这种高性能野猪。
现在哪有时间给我悠哉悠哉地想这些……咦？没有地面！？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看来我摔落悬崖了……好痛。痛得要命，感觉像被坚硬的棒子痛揍一顿。虽然我只是撞上那边的石头，又被这边的石头弹回去而已。
不晓得滚了多久。停下来时，我身在昏暗的谷底，头还在晕。
唉，好惨。算了，反正成功甩掉野猪了，就这样吧。
「嗯？这里有铁的味道？」
想制造跟头部一样坚固的身体，铁矿是不可或缺的素材！
本来觉得被野猪追来追去，最后还掉到谷底，真的很不幸，看来转祸为那个什么东东了。来去采取铁矿啰！
嗯嗯，找到了找到了！找到质量不错的铁矿！爱采多少就采多少！好开心喔！
「嘿咻～！捡起来捡起来再捡起来～♪捡了一堆继续捡～上呼～嘿咻！」
我开心地唱着歌，听见背后传来金属与金属碰撞的铿乡铿乡声。没错，很像机械走路的声音……
「不是『很像』！」

是机械生物！而且是一堆！还以为转祸为幸运了，结果还是不幸……
我一面滚动，一面用魔法把铁矿吸过来，好不容易爬出谷底。回到住处，再去一次工厂废墟采取天然橡胶，终于备齐素材了。
赶快开始制作！首先，用天然橡胶做出新轮胎。三个亮晶晶的轮胎。在瓦砾上行驶也不会爆胎的坚固轮胎！
接着得把生锈的车身弄干净。把采取了一堆的铁矿排在一起，然后——
「艾米尔——光束！」
铁矿被热度融化。根据数据，制铁最适合的温度是两千度上下，这样就能分离杂质和生铁。杂质当然也不会丢掉。要把它们分成一小堆，冷却后再利用。大概能拿来做什么……大概。
好，接下来要比速度！打铁趁热！古代的文献有这么一句话。
「喝啊——！」
做好啰！我用魔力将生铁覆盖在外面，生锈的车身瞬间变得跟新车一样！把轮胎接上去就完成了。
然后，为了避免头部掉下来，要用螺丝固定身体。比起整个接上去，用螺丝固定比较通风舒适。
我不只是把商品堆在货车上而已，陈列方式我也试着下了一番工夫。这也是资料上写的。「光凭摊位的陈列方式，就足以影响销量！」还有，另一个重点好像是「要让别人远远就看得出你在卖什么！」
于是我装饰了货车，插起看得出这是家商店的旗子，装上扩音器。希望会有很多客人……
对对对，这次整个身体都换了，所以得多加记录才行！例如耐久性或好不好用之类的。
也就是说，明天起艾米尔商店就要翻新开幕啰！
【第1天】
新身体状况非常好。在全是瓦砾的坡道上、长满杂草的广场上，都能顺畅前进！难怪会说它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很好用！
不过数据上说它「转弯时容易翻倒」，维持平衡需要一点技术呢。我得多加注意。
扩音器有点破音，大概要调整一下。但音量无可挑剔。
希望这样就能吸引到客人。总之，明天也要努力。
【第2天】
新身体虽然状况非常好，销量却面临危机。得想办法拉到客人。明天要更加努力！
【第3天】
今天天气非常好。我愉悦地在大楼间穿梭。
「建议：利用辅助机射击，强制令目标停止。」
我才刚心想「谁在说话呀」，就突然听见枪声。视野转了好几圈，身体感觉到「咚咚咚——！」的冲击……引擎停止运作了。「强制令目标停止」是这个意思啊……
「好痛痛痛痛。」
我好不容易爬起来，有人正在跑向这边。看到他们的脸，我吓了一跳。
「啊，你们是前几天的！」

没错，是那两位穿黑衣的人造人。第一次见面就忽然对我说「我要破坏你」这种恐怖的话，看来他们跟其他人造人比起来粗暴许多。总觉得会让我想到那个人耶。好像……好像……咦？我刚才是觉得她像谁呀？

算了。那不重要，做生意做生意。因为他们可是难得的客人。

「我叫艾米尔。如你们所见，我在经营商店。有需要的话，要不要买些什么？」这是翻新后的第一批客人。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们消费！

「生锈碎块怎么样？还有，也很推荐生锈碎块喔？啊，买生锈碎块也很划算，参考一下！」

黑衣女性是2B小姐，男孩是9S先生。他们买了钛合金。我推荐生锈碎块地说。

「谢谢惠顾。欢迎再度光临！」

希望他们会成为熟客。嗯，得多加宣传才行，宣传！

「咦？问我住在哪里吗？」

「我没问。」

宣传，宣传。对方没问也要回答，才是能干的销售人员！

「嗯——我住在……非常深的地底。随时欢迎你们来玩。」

目送2B小姐和9S先生离开后，我也决定今天到此收工。要回去把家里打扫干净，这样他们才可以过来玩。

【第4天】

今天一大早就在修东西。昨天，我被「辅助机射击」击中，翻了过来，身体有点凹陷。

不是多辛苦的工作。这点小事我利用吃早餐前的时间就能搞定。虽然我已经吃过早餐了。

总而言之，从检查受损的部分开始。嗯——侧面的强度可能有问题。在满地瓦砾的废墟都市，摔倒根本是家常便饭。最好用备用的素材补强一下。

赶快开始动工吧。按照惯例，把铁矿排成一排。

「艾米尔——光束！」

去除杂质。对了，为了提高强度，加入钛合金看看好了。还有记形合金。

「艾米尔——旋风！」

把融化的生铁和钛合金、记形合金混合在一起，再用魔力覆盖到车身上。

「喝啊——！」

嗯，很好很好，感觉不错。身体修复、补强完毕。好了。吃饭吧。

「嗯？咦？难道，我已经……吃过早餐了？好像吃了，又好像还没吃。到底吃了没？」

想不起来耶。看来身体修复过后，会失去一些记忆。

「算了。」来吃早餐吧。

【第5天】

今天要把店里的商品统统换掉。我修理了昨天捡到的武器，然后弄得比想象中还帅！所谓的得意之作！

得赶快拿出去卖。客人绝对会喜欢的！

我连忙离开住处。熟悉的废墟都市的景色，以快转的方式流逝。现在的我是高速模式，开得超级快。因为，我希望快点有人把它买走嘛。

是不是有点开太快了？我才刚这么想，就听见枪声，视野转了好几圈，身

体感觉到「咚咚咚——！」的冲击……嗯，是2B小姐和9S先生。

2B小姐是话不多的人，不过9S先生好像很爱说话。好奇心也很强，会兴致勃勃地跟我聊天。

「咦？为什么要用这种形状做生意？这个一整晚都讲不完耶……」

我觉得还是等他们来我家玩的时候，边喝茶边聊比较好。因为真的要讲很久。没错，原因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咦？是什么呀？

不不不，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做生意，做生意。

「总之，要不要买点东西？今天有超好用的武器喔。例如天使圣翼和三式指虎，还有天使圣翼和三式指虎。」

这两样商品我超级推荐，所以我说了两次。我的努力没有白费，2B小姐他们两样都买下来了。他们好像很高兴。太好了太好了。

回家后来检查身体。多亏我强化了侧面，这次没有凹陷，虽然留下了一些伤痕。

更重要的是，煞车的反应变迟缓了。开太快果然不太好。

【第6天】

我改走跟平常不一样的路线，到铁塔附近晃了一下。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生意会愈来愈差。开拓新客源是很重要的。

铁塔附近杂草很茂盛，有点难开车。不过，够格的商人才不会抱怨这点小问题！只要有客人在，哪里都愿意去，这才是专业人士！无论如何都要运送物资，这就是我的使命！没错，因为我是……呃，嗯？什么东西？我好像快要想起什么了……

「啊！那是！」

有人在走过山谷间的桥。看那身黑衣，肯定是2B小姐和9S先生。

他们过桥走进商业设施遗迹。我就是在那里遇见他们的，是充满回忆的场所。虽然是有点恐怖的回忆。

对了，去问问看他们对之前买的武器有什么感想吧，好不好用之类的。如果我说我还可以帮忙维修，他们会高兴吗？

于是，我也过了桥追在两人身后……桥一直在吱吱嘎嘎地响。它不会因为承受不住我的重量而断掉吧？

啊，用魔法不就得了！这种时候就要用魔法！虽然不知道以我现在的形状飞不飞得起来。

「嘿呀——！」

勉强成功飘到空中了。因为身体很重的关系，只能飘在离地五十公分的高度，但只是要过桥的话，这样就够了。

我急忙过桥。商业设施的入口处，地上都是岩石和瓦砾，不方便行驶，因此我决定飘在空中移动。

「好奇怪的花。」

我听见9S先生的声音，像盒子一样飘在他旁边的东西说「回答」。记得那个叫辅助机对不对？

辅助机说的话，令我睁大眼睛。

「名为『月之泪』的植物。」

月之泪？月之泪，好像在哪听过。仔细一看，9S先生和2B小姐脚边开着白色的花。是我看过的花。

「月之泪……」
「哇！你什么时候来的！？」
9S先生惊讶地回头。
「这种花，叫做月之泪啊。」
在哪里？我在哪看过这种花？明明非常想想起来，却想不起来……
「看着它，会想起许多事。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自己被巨大野猪攻击过很多次的事……」
我之所以现在还这么怕野猪，肯定也是这个原因。不过，被野猪攻击时，一定会有人在我身边。我好像在拼命寻找那个人。是我多心吗？
「还有每次身体坏掉，我都会试着装上各种部位……」
「真是壮烈的回忆。」
因为相较于头部的硬度，我的身体并不怎么坚固。现在也在试用改变型态后的身体。
但那个时候，我好像制造了不同形状的身体。可是，好奇怪喔，我需要的明明是运送物资用的身体。
「而且……看到这种花，心里会充满难以形容的感情。胸口附近紧紧揪起。」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像悲伤，又像寂寞。却温暖，又令人难过。好像全部都混起，又好像完全不是这样。
「那个，我有个请求，可以拜托你们吗？」
或许不该拜托客人这种事。但我实在克制不住，有种非得找到答案的感觉。这份感情是从哪里来的？这份感情是对谁产生的？
「所以，麻烦你们。如果你们有看到月之泪，请用这个频率联络我。」
「知道了。」
2B小姐回答得很冷淡，语气却很温柔，有点像「某人」。
【第12天】
我在倾斜大楼附近行驶时，接到9S先生的联络。
「喂喂，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紧张地回答，肯定是来通知我「找到月之泪了」。
『找到月之泪了。地点在……』
位置情报所指的地点在沙漠。我现在在的地方，正好是沙漠入口。怎么这么幸运！
「我马上过去！请两位不要离开！」
得快点过去！快一分一秒也好！总之快一点就是了！
……嘿！
「久等了！！」
「哇！？」
9S先生吓得大叫。没必要这么惊讶吧。算了，重点是月之泪。我望向2B小姐和9S先生脚边。
一朵开在沙子上的纯白小花，随风摇曳着。这个颜色。沙子和白色花瓣。啊啊，我有印象。这个颜色是——
「对了，这里是……」
「想起什么了吗？」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保护过这种花的片段记忆。」
这种花很难种，需要精准测量温度及湿度，定时浇水……
「不过，沙漠渐渐侵蚀绿地，花也渐渐枯萎。」
明明不想让它枯萎。明明不能让它枯萎。可是，沙子与干燥的空气毫不留情。
「对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看见人类了。」
「人类？」
沙漠中都是狼，住在沙漠周围的城镇也没人了……我也变得孤独一人。
咦？奇怪。我变得孤独一人，好像不是在那个时候啊？可是，为什么？记忆的片段好像乱七八糟混在一起了。
「谢谢你们帮我找花。如果有在其他地方看到，麻烦再告诉我。」
在其他地方看到这种花，说不定会想起更多事。我会觉得记忆乱七八糟的，也是因为少了许多部分吧。
「我……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因为，我想再多看一下这朵花。
【第16天】
车轮被瓦砾卡住，害我动弹不得时，我再度接到9S先生的联络。
「喂喂，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隐约猜得到9S先生接下来会说的话，大概是「找到月之泪了」。
『找到月之泪了。地点在……』
果然。被我猜中了。
「我马上过去！请两位不要离开！」
没时间被卡在这里了。从这个陷落地带到9S先生所在的游乐园废墟，路非常难走。
得快点过去！快一分一秒也好！总之快一点就是了！
……嘿！
「久等了！」
「这次也好快！？」
9S先生吓了一大跳。没必要这么惊讶吧。
算了，重点是月之泪。我望向2B小姐和9S先生脚边。一朵白花开在生锈的逃生梯下，差点被瓦砾埋住。
烟火的声音，夹杂在机器人演奏的音乐声中。低沉、沉闷的声音不规律地响起。
「啊啊，原来如此。这里是……」
炮弹的声音与热度，有什么东西焦掉的臭味。
「以前，外星人袭来时，我在这里奋战过，为了保护地球。」
必须打倒外星人，无论如何都得把他们赶出地球。
那就是我新想起来的片段。紧张的战争记忆，光是回想起来，就令人喘不过气。
「你吗？」
「是的。我想，我一定有什么想守护的珍视之物。不过，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在朦胧地浮现脑海的片段中，没有那个记忆。明明是不想失去的重要记

忆，却想不起来。
「谢谢你们帮我找花。如果有在其他地方看到，麻烦再告诉我。我……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我想再多看一下这朵花……可是，又有种不忍心继续看着它的感觉。
【第19天】
前往工厂废墟找素材的途中，我接获9S先生第三次的联络。
「喂喂，请问有什么事吗？」
这次一定也是要来告诉我找到月之泪了，要来调查9S先生他们的位置情报。『找到月之——』
「我马上过去！」
从这里到9S先生所在的沉没都市，距离非常远。我着急起来了。
得快点过去！快一分一秒也好！总之快一点就是了！
「久等了！」
「你……真的很快耶。」
9S先生比起惊讶，更接近傻眼。算了，重点是月之泪。我望向2B小姐和9S先生背后。
岩石缝隙间开着一朵白花。看起来像在紧紧攀住岩石，以免被海风吹走。浪涛声听起来显得特别尖锐。
「啊啊，原来如此。」
这片海岸。沉入水中的建筑物，以及海鸟的鸣叫声。
「这里发生过什么事？」
我回答「与外星人的战斗」。没错，在这里。这片海岸沿岸，是我负责的区域。
「战况日渐恶化。我为了在战斗中取胜，决定自我增殖。」
因为想要跟以数量取胜的敌人对抗，我们也只能跟着增加数量。
「可是，敌人的数量也愈变愈多……许多同伴都失去了性命。」
我连为同伴哀悼的时间都没有，再度自我增殖，派上战场，然后又有一堆人战死……如此反复。
「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吗……」
9S点了下头，忽然歪过头。
「艾米尔活了多久啊？」
「不清楚。」
好像久到我记不得，又好像没活多久。不过，正确的时间我并不知道。
「因为那是战斗不需要的记忆。」
我——我们该想的，是从外星人手中保护地球。仅此而已。
「谢谢你们帮我找花。如果有在其他地方看到，麻烦再告诉我。我……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因为我想多看一下这朵努力活着的白色小花。可是，又有种不想再想起更多记忆的感觉。我害怕想起来。
【第23天】
还没接到9S先生的联络，我就开始搜寻他的位置情报。因为，我早就知道等等必须到他那边去。

……嘿！
「久等了！」
「我还什么都没说……」
2B小姐和9S先生出现在眼前的瞬间，我意识到自己一直是用魔法瞬间移动过来。可见「月之泪」对我来说是多重要的花。重要到不管怎样，我都必须赶过来。
所以，我才会下意识使用魔法。连我自己都没发现，使用了强大的魔法。
啊，原来是这样。这强大的魔法原本的持有者是……还有，这种花是……
「艾米尔？你还好吗？」
9S先生担心的声音，令我回过神来。
「我想起来了。我……」
「咦？」
「没什么，谢谢你们。托你们的福，我想起重要的地方了。」
「重要的地方？」
「是的。那个地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将这种白花，以及将与这种花有关的回忆，像宝物一样收藏在心中的「他」，一直被我遗忘着。
「做为答谢，我带你们去那个地方吧。」
我拿出一把旧钥匙。这把钥匙我也一直没想起来，但绝对不会弄丢它。明明不知道是哪里的钥匙，还是珍惜地将它留在手边……
「这是购物中心内的升降机钥匙。」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地方遇见2B小姐和9S先生，他们帮我找到开在那边的「月之泪」，或许不是单纯的巧合。
「不好意思，请你们先过去。我要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我还在动摇。一次想起太多事，导致我陷入混乱状态。我需要一点时间静下心来，整理思绪。
不过，整理思绪没有花太多时间。说不定，我内心的某处早就做好觉悟了。为了让我在想起一切时，绝对不会失去冷静。为了让我将自己该做的事做好。
购物中心的升降机，动作跟以前一样。压缩机开关门的声音，以及不规则的晃动，统统跟以前一样。
抵达最下层，门一开，就听见9S先生的声音。看来他们也才刚到。
「好壮观喔！这么多月之泪！」
「这个地方到底是？」
他们惊讶地环顾四周。大概万万没想到，购物中心的地下深处，竟然有开满白花的地方吧。
「谢谢你们愿意来。」
2B小姐纳闷地问：「艾米尔，这里是？」
「这里充满重要的回忆，是我无论如何都想保护的地方。不对，正确地说，是『过去的我』。」
9S先生歪过头。
「我听不懂耶。」
他叫我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我便开始说明。本以为肯定不会有机会跟任何

人说的，「我们的故事」。

「我原本是很久以前制造的兵器。」

「原来……你是兵器啊。」

比外星人攻来地球的时期更早。人类还一点都不稀奇，到处都看得见的时代。我——「过去的我」，是极其平凡的人类小孩，直到被改造成实验兵器。

「与外星人开战的时候，我进行自我增殖，以增强兵力。」

「自我增殖？」

「是的。我是复制出来的无数艾米尔的其中之一。」

所以正确地说，进行自我增殖的并不是我，而是「过去的我」，最初的艾米尔。他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也想守护这颗地球。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比自己更重要的伙伴们生存过的地方。

「增殖后的我……我们，藉由互相帮助，勉强守住了防线。可是，在复制出几百、几千个自己的过程中，我们的记忆变得愈来愈模糊。」

我几乎不记得最初的艾米尔还是人类时的事。连他当时的模样跟现在不同，都是听其他艾米尔说的。告诉我那件事的艾米尔，反而不知道这个场所。我们拥有的记忆各不相同。

「这里是原本的、最初的艾米尔喜欢的地方。」

对他来说，全部的珍视之物都在这里。他重现其中一名伙伴住的小屋，让最喜欢的人种过的花盛开，追寻当时的回忆……

「虽然也有许多难过的事、悲伤的事，对原型来说，那场旅途的回忆真的是他的宝物。」

这不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事，但我的记忆中也留有他的回忆。尽管只有那么一点点，彷佛随时都会消失。

「你说的原型，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数量变得太多了。」

「这样啊……」

我们自我增殖了上千上万次，可是大多数都在战场上死掉了。为了实现最初的艾米尔的愿望——守护这个与伙伴一起生活过的世界。

「谢谢你们。托你们的福，我想起了重要的事物。」

虽然之前会害怕，现在我觉得，幸好有想起来。幸好有取回这段记忆。

「只要有这段回忆，我一个人也能加油。」

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能继续我的战斗。只要有这段记忆。我是这么想的。

【第33天】

带2B小姐和9S先生到购物中心地下的隔天和后天，我没有出门，窝在住处度过。我有想独自思考的事。

之后，我跟平常一样在废墟都市跑来跑去，等客人来。不过很遗憾，谁都没有来。2B小姐跟9S先生也没来。

我还去了购物中心一趟，没看到他们两位。

几天前，沉没都市好像发生激烈的战斗，他们怎么了吗？不，应该是我白担心吧。因为我们才认识没多久，他们就变得愈来愈强了。

说不定是搬到远方住了。我还希望他们来我家玩一次呢。

真想至少跟他们说声再见……

【第54天】

今天久违地看见2B小姐他们。本来想跟他们搭话，但他们正在战斗，所以我没有过去。

数台小型机械生物，以及两台四足步行型。数量挺多的，他们却完全不把敌人放在眼里。厉害到我插手帮忙，反而会给他们添麻烦。

我默默离开，过桥移动到对岸。最后，我想再看一次月之泪。

据说任何愿望都能实现的传说之花。我的愿望，它也会帮忙实现吗？

可是，老实说，我觉得那个传说不太可信。因为那个人努力地照顾月之花，还是没治好妹妹的病。

收到月之泪发饰的那个人的愿望，果然也……不，那只是我——「过去的我」的推测。

我的愿望也不可能实现。我明白。所以，反而可以不必期待。即使知道不会实现，我也想许一个愿看看。

「艾米尔。」

2B小姐叫住我，我回过头。看来他们平安结束战斗了。面对那么多敌人，却连一点擦伤都没有。

「两位变得好强喔。」

我没有自恋到会觉得是拜我卖的武器所赐。没有我的武器，他们应该也能不断打倒敌人。

「已经，不需要我帮忙了呢。」

「什么意思？」

「没事。没什么。」

幸好在这边遇见了他们，这样就能好好道别了。

「请多保重。」

我急忙离开。得快一点才行，要在来不及挽回前阻止他们。

我在那场战斗中的任务，是后方支持。载着帮忙在前线战斗的艾米尔们补给的物资，不断奔波。

我的身体之所以是这个尺寸，是为了方便在战场上随机应变，形状则是最适合运送物资的形状。

我们被赋予最适合各自职责的形状及尺寸。在最前线迎击的艾米尔拥有高攻击力，维持防线的艾米尔拥有坚固的装甲。

最初的艾米尔，似乎认为「多样性」才是胜过以数量取胜的敌人的关键。就像人类是因为发展出各式各样的生活形式及文化，才能长久繁荣下去一样。

每天我都在独自奔波。每天都在将物资运到如今被称为沉没都市的那片海岸。到处分配修复用素材给受伤的同伴，分配补给用素材给魔力耗尽的同伴。

他们的话愈变愈少。我大概是在同伴数量急速减少的时候，发现会互相鼓励、连手作战的他们，不知何时不再说话的吧。

与此同时，我的记忆也逐渐消失。用新零件修补毁损的身体后，记忆似乎也会变得模糊。大概是因为从最初的艾米尔身上继承来的部分变得愈少，以前的记忆也会随之减少。

我的身体又小又轻，不像战斗用的艾米尔他们那样，拥有坚固的装甲。敌人的飞弹如果在附近着弹，一下就会被爆炸的气流吹走。为了补给而在战场上跑来跑去的我，总是伤痕累累。每天都必须交换零件或修补，我心中的原型的

记忆，也会随之消失。

只不过，那同时也是救赎。对我而言，他的记忆不知不觉成了沉重的负担。那些记忆只是最初的艾米尔的记忆，不是我自己的。即使存在我心中，那也是假货。

每当记忆一段又一段消失，我都会感到有点放心。不久后，我学会为记忆盖上盖子。逃避难过、悲伤的记忆。

当时，防线已经崩坏了。因为不管我们再怎么增殖，敌人都会用更快的速度增加。外星人增产了机械生物，藉此加强兵力。他们派上战场的，是跟我们一样，能适应各种环境的机器人。

只不过，外星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压倒性胜利。许多人造人降落到地球上。他们代替我们，掌握对外星人战争的主导权。可是战况依然没有好转，他们似乎也陷入苦战……

伙伴们分散各处后，继承自最初的艾米尔的记忆，我大部分都忘光了，开始在废墟都市开店卖东西给人造人。神奇的是，只有「运送物资」这个任务我没有忘记。

假如没遇见2B小姐和9S先生，取回以前的记忆，我现在应该还会在废墟都市跑来跑去，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人吧……连以前的同伴正在受苦都没发现。

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听得见他们的呐喊及哀叹，却无法理解那是什么意思。顶多只会想「沙漠那边有好奇怪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好可怕喔」。

得快点过去才行。到大家那边。

我用了刚学会的瞬间移动魔法。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大楼群瞬间消失，我移动到了沙漠上。然后，眼前是好几颗抬头才看得见全貌的巨大球体，是战斗特化型的艾米尔。

我被迫想起将物资运给在最前线战斗的他们的日子。大家都很温柔。明明那么疲惫，受了那么多伤，变得破破烂烂，还会对我说「谢谢你」、「辛苦了」，慰劳我。

大家同心协力，拼命奋战。战场上的艾米尔们，非常珍惜同伴。跟家人一样，我有点羡慕。因为我这种后方支持型，很少有机会跟同型的伙伴见面，几乎都是单独行动。

不过，正因为是如此为同伴着想的他们，接连失去同伴，才会令他们更加痛苦吧。正因为他们的感情跟家人一样好，只能对耗尽力气的同伴见死不救，才会令他们这么难受吧。

「大家……」

他们好像已经认不得我了。我听见如同野兽的低吼，是失去理智的艾米尔发出的。听见「好痛苦好痛苦」的哭声，还听见「救救我」的呐喊声。

「永远，痛苦……好痛……」

离外星人来袭过了数千年。这段期间，艾米尔们一直在前线战斗。在漫长到会让人失去理智的这段期间——

「为什么……只有我们……」

次数多到无法估计的自我增殖，代表他们失去了数量多到无法估计的伙伴。

「干脆……统统，杀掉！」

「不可以！」

「不需要，这种世界！」
「住手！拜托了！」
可是，我的声音传不到他们耳中。我自己没有足以说服他们的话语。因为我知道……无论我怎么说，他们的痛苦都不会结束。
「大家，住手啊！」
我在大叫的瞬间被震飞。我不可能敌得过攻击力足以与外星人抗衡的他们。即使如此，还是得阻止他们。
我不停接近他们。每次都被打回去、被弹飞。身体凹陷，轮胎掉了下来……不久后，我侧倒在沙漠上，动弹不得。
「艾米尔！」
我听见2B小姐的声音。
「没事吧？」
我看见9S先生担心地盯着我的脸。一定是他们发现我不太对劲，追过来了。
「艾米尔，那是？」
「我……分身的下场。经过无数次的增殖，以及长年来的战斗，导致他们自我崩坏了……」
拥有强大的魔力，失去理智的伙伴。不能放着他们不管。
「我得……做个了断。」
「好了啦！你在这边休息！」
他们把我留在原地，接近巨大艾米尔们。我已经没有力气挽留他们。周围的声音不时会变得微弱，意识快要消失。我茫然地心想，这就是死亡吗？
听得见声音。伙伴们的声音。
「我们很努力喔。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在暴风雨的日子。」
听见「啦啦啦，啦啦啦」的歌声。
「就算伙伴死了，我们也没有气馁，继续奋战！」
我被迫想起话愈来愈少的艾米尔们。他们只能闭上嘴巴，因为一开口就会抱怨，诅咒自己的境遇……
「不过，永远不会结束的战争、永远不会结束的痛苦、永远不会结束的悲伤，对我们呐喊！呐喊这个世界不值得守护！这样的世界没有意义！」
刺耳的笑声响彻四周。我听见辅助机在说「警告：魔素的放出量增大」。
「你……你们！懂得这种痛苦！这种悲伤！这种绝望吗！你们懂吗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打算将强大的魔力一次释放出来，带着不断折磨自己的世界一起上路。
世界？这个世界？这个疯狂的世界？
声音突然在耳边重现。冷淡又粗鲁。不过，很温柔……没错，是有点像2B小姐的那个人的声音。还听见爱讲大道理，像老爷爷的声音。还有平静温柔的声音。最初的艾米尔的记忆正在溢出。像宝物一样珍惜着的记忆，那段旅程的记忆。
「即使如此，这样还是不对的！」
我大叫道。这段记忆，肯定也沉睡在失去自我的同伴们的内心深处，我想唤醒它。

「无论多么痛苦，无论多么悲伤，那些人都没放弃。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能度过难关，一路战斗过来！就算知道会白费工夫，依然必须继续奋战！对不对，凯宁姐！」

我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虽然都比不上他们，还是不得不做。不能放弃！

「因为，这是那个人想守护的世界！」

我感觉到伙伴们猛然回过神来。

我们拥有的记忆虽然是分散的，虽然大部分都在逐渐消失……那个人的记忆，应该还是会残留到最后。

我将体内所有的魔力集中起来，为了阻止同伴们自爆，为了抵抗到最后一刻。

好安静，只听得见风声。我似乎还活着。

「我……真没用，竟然在最后……才想起那么重要的事。」

明明是虚假的记忆，失去重要之人的悲伤却鲜明无比。那非常痛苦，所以我选择逃避。将记忆盖上盖子，试图忘记。因此，连不该忘记的事都忘掉了。

伙伴们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看来成功阻止爆炸了。八成是2B小姐他们伸出援手的关系。

「最后……又给2B小姐和9S先生，添了麻烦呢……」

我看见2B小姐默默摇头。9S先生说「只要修理一下，一定会恢复的」。他们好温柔。

他们明明也一样，每天都要面临艰困的战斗，却完全感觉不出来。为什么活在激战中的人，都这么温柔呢？对了，那个人也很温柔……

我感觉到意识逐渐远去。好几个回忆，不属于我的回忆正在消失。

算了，这样就好。在我如此心想，准备失去意识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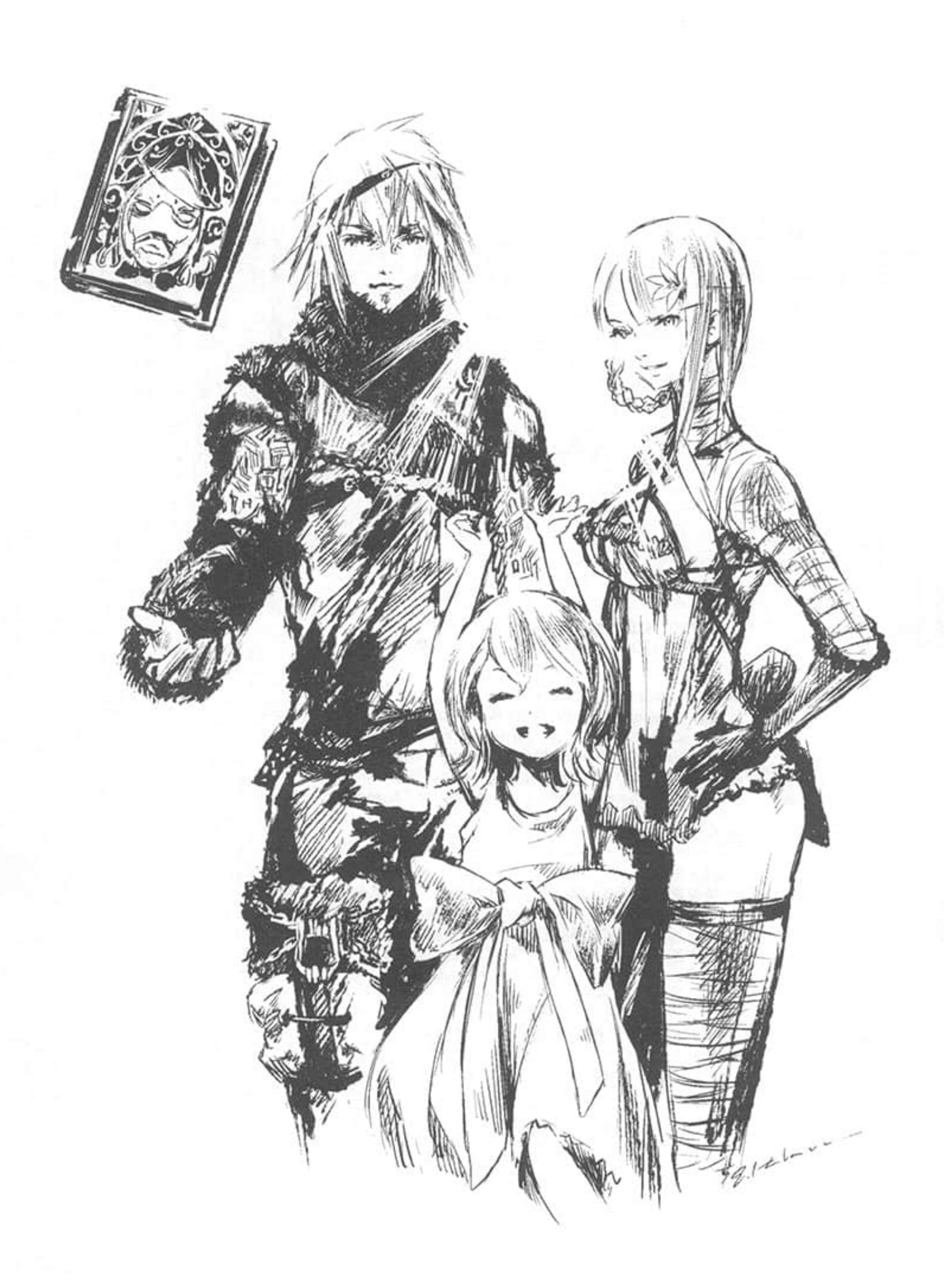
艾米尔——我听见有人在叫我。不是2B小姐，也不是9S先生，令人怀念的声音。我惊讶地抬起头。该不会，该不会……

在模糊的视野中，有一群人微笑着对我挥手，还有一本飘在空中的书。

见到了……真的见到了。月之泪实现了我的愿望。

『欢迎回来，艾米尔。你很努力了喔。』

我起身前往最想见到的人们身边，一面不停呼唤最喜欢的名字。



1. Redmaple：由于我收到的源文件是 txt 文本，所以只能自己重新打包成 epub 以便于阅读使用。